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楊明昱博士

原始佛教會與原始佛法傳播之研究

A study in the Communications of
Original Buddhism in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研究生：姚佩妤 撰

2018 年 1 月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楊明昱博士

原始佛教會與原始佛法傳播之研究

A study in the Communications of
Original Buddhism in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研究生：姚佩妤 撰

2018 年 1 月

致謝

研究所生活一晃而過，回首走過的歲月，心中備感充實。本論文得以完成，得感謝我生命中好多好多的貴人。

首先，誠摯地感謝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楊明昱教授。從一開始的引導，一步一步細心地指導我論文的寫作，更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意見與指導。還有教過我的所有老師們，你們嚴謹細緻、一絲不苟的作風一直是我學習中的榜樣；循循善誘的教導給予我無盡的啟迪。

感謝口試委員施凱華教授和唐大崙教授在論文審查時，細心地審閱，惠賜寶貴的意見與建議，讓我受益匪淺，不僅收穫良多，對於論文的完成更有莫大的幫助，僅此致上萬分謝忱。

感謝碩班的同學們，在我能力範圍不及的地方給予我協助，有你們一路的相伴與照顧，能夠認識你們，真的很幸運。

感謝原始佛教會的導師、師父們及近學的法友們，感謝你們的教導、支持、鼓勵、照顧、關心與陪伴，讓我可以臺灣這片美麗的土地經歷了很多，也成長了不少，最重要的是讓我度過人生中這一段美好、幸福、溫暖的時光。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謝一直默默在背後支持我的父母和家人們在我求學過程中全心的付出與鼓勵，讓我可以專心地撰寫並順利地完成碩士論文，並通過碩士學位的考核。

衷心地感謝這一切美好，也願大家平安、幸福與快樂。

論文名稱：原始佛教會與原始佛法傳播之研究

頁數：214

校系(所)組別：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 學系(研究所)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研究生：姚佩妤 指導教授：楊明昱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佛教是亞洲最重要的宗教之一。佛教的思想在傳播至亞洲各地，乃至世界的兩千四百多年間，其內涵不斷發生著變化，而佛教發展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問題也日益顯現。近兩百多年間，國際學術界追尋釋迦佛陀原始教法的研究逐漸開展。而對釋迦佛陀原始教法的實踐，將以全新的面貌呈現「人間佛教」這一主題。

本研究以原始佛法的弘揚者與實踐者——原始佛教會為對象，探討其理念及社會價值。通過對其核心成員的深度採訪及相關媒體資料的整合與分析，力圖就原始佛教會如何以史學考證基礎，呈現原始佛法，並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落實以因緣法、四聖諦為核心的原始佛法，呈現人間佛教，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討論。另外，本研究也對原始佛教會傳播策略，途徑等進行了研究與分析。

研究表明，弘揚以因緣法、四聖諦為核心的原始佛法的原始佛教會所宣傳的理念與實踐，回應了當代佛教本身與時代性的困境。原始佛教會的發展與其傳播策略，為佛教與社會提供了全新的選擇，從今佛教與社會的共榮。

關鍵字：原始佛教會、原始佛法、人間佛教、因緣法、四聖諦

*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並於保存期限屆滿後，逕行銷毀。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0-03

Title of Thesis : A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Original Buddhism in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Total pages:214

Key word: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Original Buddhism, Humanistic Buddhism, Relevant Influencing, Four Noble Truths.

Name of Institu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January, 2018 Degree conferred: Master of Art

Name of student: Paye-Yiee Yeou Advisor: Dr. Ming-Yu Yang

Double space 姚佩妤 楊明昱 博士

Abstract:

Buddhism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religions in Asia. The teaching of Buddhism varied along with the spreading of Buddhism in Asia, even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the past two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while the Buddhism also faced a great challenge on the adoption to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modern world. In past two hundred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pursuit of the original Buddha Śākyamuni's teaching was conducte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a. The practice of Original Buddhism is a new appearan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research of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their ideas, practices and values for the society. Using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media and depth interviews of the key members of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this project is to show how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prove original Buddha's teaching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practice of outcomes in daily life with a basis of the Theory of Relevant Influencing and Four Noble Truths. In addition,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organization is studied.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spreading theory of Relevant Influencing and Four Noble Truths, offer the new opportunity for Buddhism and society to solve the adverse conditions from times and Buddhism itself.

According to "TKU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olicy Declaratio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on this form is limited to this application only. This form will be destroyed directly over the deadline of reservations.

表單編號： ATRX-Q03-001-FM031-02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問題.....	7
第四節 研究方法.....	8
第五節 理論架構.....	10
第六節 章節安排.....	13
第二章 印度佛教到臺灣佛教與「原始佛教會」.....	15
第一節 印度佛教之源流與遞變.....	15
第二節 臺灣佛教之發展.....	21
第三節 臺灣佛教的困局.....	31
第四節 原始佛教會的成立.....	33
第三章 原始佛教會的組織與運作.....	35
第一節 原始佛教會組織架構.....	35
第二節 原始佛教會之核心主軸.....	37
第三節 原始佛教會之運作準則.....	49
第四節 隨佛禪師——原始佛教會創始兼領導人.....	53
第五節 道一尊尼——尼僧團首兼教會管理人.....	61
第六節 原始佛教會之學法者訪談分析.....	65
第四章 原始佛教會傳播之理念及途徑.....	74
第一節 原始佛教會之傳播理念.....	74
第二節 雜誌、書籍、影音.....	77
第三節 網路、社群平台.....	83
第四節 宣法講座、禪修成長.....	89
第五節 青年團交流、讀書會.....	91

第六節 原始佛教會傳播現況之分析.....	94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97
第一節 研究結論.....	97
第二節 研究建議.....	99
參考文獻.....	101
附錄.....	107
附錄 1：訪談紀錄.....	107
附錄 2：簡介.....	216

圖目錄

圖 4-1：原始佛教會傳播媒介分類.....	77
圖 4-2：原始佛教會發行出版文冊.....	80
圖 4-3：YouTube 平台影音類型比例.....	86
圖 4-4：原始佛教會禪修活動地域及場次分佈.....	90

表目錄

表 4-1：YouTube 平台影音點閱率觀看次數.....	87
--------------------------------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宗教一直扮演極為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論在世界、生命的起源及死亡的解釋，或是求取生存、延續氏族、趨吉避兇、增福消禍，都有宗教參與的成份，參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所需要的心理需求的滿足及回應。信仰就是對生活的理解與感知，因為它，人類才不致於毀滅自己，而繼續存活(托爾斯泰，1879/轉引自葉育鑒，2006)。人類必須能夠針對自身生活的經歷，給予自身能夠接受的解釋或方法，從而建立起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而宗教無疑提供了大量深刻且影響廣泛的選項。而在宗教的發展變遷中，傳播的作用又至關重要。宗教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意識形態之一，從產生那一天起，就無時不刻不在通過傳播擴大自己影響，延續自己的生命（曾傳輝，1992）。

自十七世紀以來，基督信仰及其教會體系即伴隨西方政治勢力的腳步，擴展到世界各地。特別是經由近代的各種傳播技術、工具及途徑，基督信仰及其教會體系不僅成功的發展為普世信仰，更成為社會青年樂於接觸的宗教。反觀原本為亞洲主要信仰的佛教，卻成為世界八大宗教中唯一在信眾成長數、世界人口占比皆下降的宗教（皮尤研究中心，2015），尤其是在信仰人口中，明顯是以中、老年人為主，年輕人對佛教的興趣及接受度是大大不如基督教。這其中，雖然有國家政治活動的影響（如日本明治維新「興神道，抑佛教」的政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南韓基督教的「倍增運動」等），但究其原因，更重要的是，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佛法眾說分歧、自相對立，各教派之間互相誹謗的現象經常出現；在面對社會的各種困難及問題，佛教多倡導採取苦、空、厭離的態度，或是放下、捨棄、逃離一切的辦法，既無法幫助人們切實解決問題，又無法有效的幫助社會、國家朝向昌盛、繁榮。長此以往，佛教的發展不免令人擔憂。

傳播之於佛教絕不只是一種理念、知識和文化的擴展方式，更是佛教在新的社會形勢下不斷延續、發揮和實現自身社會功能的途徑和方式選擇（肖堯中，2008）。黃葳威研究近五十年臺灣地區宗教傳播策略的變遷後發現：隨緣、偏重個人研經修持、籍以弘揚佛法，是佛教團體向人傳遞宗教教義、勸人向善的方式；而基督教則更注重團體溝通與分享，同時鼓勵信徒實踐於日常生活、在團體中學習的方式，有別於佛教的個人性色彩（黃葳威，1999）。從對比中也可以發現，傳播方式與傳播策略的不同，影響了佛教與基督教在臺灣的接受與發展。

伴隨著十九、二十世紀世界環境及中國社會的巨變，偏於保守的佛教團體必須面對如何積極的參與社會活動，關懷利益當下社會等時代問題，傳播內容也開始強調社會參與，超越明清佛教遁世而超生死得解脫的自利行為（沈孟湄，2013）。近三十年的臺灣佛教社會，學習西方宗教組織的傳播方法、技巧、途徑與工具，確實促成善用現代傳播方法的佛教團體獲得發展的利益。二十世紀初的太虛，近代的印順、法鼓山聖嚴、慈濟證嚴、佛光山星雲……等佛教代表性僧人，無不努力於佛教的自救，大力推動現代化、生活化的佛教。這些有識人士的努力，確實使臺灣佛教的體質與面貌，大不同於過往，明顯有別於近代中國大陸的佛教。然而，近代臺灣佛教看似良好發展，卻多只是偏於善用現代組織、傳播方法及工具的佛教團體。獲得傳播利益的佛教團體得以發展、擴大，臺灣佛教的困境依舊不見突破，影響力依然是侷限在中、老齡化人口及自家信徒為主，難以觸及一般社會大眾及年輕人口。

自 2010 年起，臺灣有稱為「原始佛教會」的佛教團體，號稱是傳揚佛教啟教者悉達多的原創思想及教法，大力在美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各地推廣，產生不小的影響及討論，在短短數年內就獲得眾多年輕族群及知

識份子的青睞。其在傳播上也突破佛教以往多限於人際傳播的方式，更多運用大眾傳播和網路傳播的方式，同時強調佛法與生活的結合，解決問題、消除煩惱、開展人生。原始佛教會的接受與流行，不僅僅因為其教法盡量還原悉達多的思想及修行方法，更是在傳播上不同於以往佛教團體的宣教運動模式，在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途徑、受眾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特色。

筆者自 2010 年 3 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接觸原始佛教，經過至今七年的接觸與學習，不斷的親近僧團並參與原始佛教會的法務工作。自 2013 年開始，常年居住在台北內覺禪林，並隨僧團各地弘法，有機會近距離的接觸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的隨佛禪師、道一尊尼及其他比丘、比丘尼法師，也因承擔原始佛教會法務的關係，與參與度各異的法工、法友有豐富的接觸觀察經驗。原始佛教會的發展及原始佛教的弘揚，在臺灣、美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廣泛傳播之際，獲得了教界內部的諸多關注。隨佛禪師的佛法研究及佛教史等學術研究成果，也先後經歷了在網路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到近兩三年的爭論逐漸的消失，但作品卻愈發引人關注的情況，期間並沒有出現有學術界對其研究成果有力的質疑聲。但學界對原始佛教會及原始佛法傳播的內容、策略與途徑，卻缺乏完整且深入的研究。借筆者個人身份經歷的特殊性，本研究以「原始佛教會」為對象，分析其在宗教傳播方面的內容、策略及途徑，探討其流行背後的深層原因，以此理解宗教和傳播的互動關係與主要特性，並為新時代情境下佛教傳播如何突破困境提供一定的實踐參考。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臺灣佛教傳播的相關研究

以「宗教傳播」為關鍵詞，在華藝線上圖書館搜索相關文獻，命中的僅有 20 篇，其中屬於傳播學科的研究僅有 10 篇。雖然宗教和媒體的關係日趨密切，

臺灣宗教媒體的發展熱鬧有餘卻未被深刻理解，研究極為零星，且以使用與滿足觀點、節目型態分析、行銷、組織經營管理的應用探討為主（黃葳威，2003）。

在宗教節目形態分析方面，如葉育鎏（2006）以大愛電視《人間菩提》證嚴法師開示為例，指出宗教節目不應只具有儀式性觀看之需求，《人間菩提》的製作手法，有別於一般國外傳福音或純粹講道之節目類型，讓觀眾與節目間，產生對話空間與教育意義。如果宗教是平和世界的力量，在此電子媒體當道之際，宗教團體更可以利用科技，帶出一種宗教生活觀之示範作用，這就是生命教育。

在閱聽人研究方面，有研究表明，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偏向「資訊需求」，其獲得的滿足也較高，而「休閒娛樂」的動機則較不重視；社會性互動媒體則偏向「心靈安定需求」，但也衍生出對「團體互動關係」的高滿意度；佛教信眾使用宗教頻道時，主要以工具性導向為主（畢盈，2002）。

當臺灣宗教傳播的參與者漸由神職人員、信徒擴大到不具宗教承諾的媒體專業人士，宗教與媒體互動時並非都採取以宗教的權力結構控制媒體的互動模式，而是在宗教/教團外另行透過理性和官僚體制來運作。此一轉變擴大了宗教傳播的內容與傳播對象也不再侷限於宗教的範疇（沈孟湄，2013）。

在佛教的主要傳播方式研究方面，黃葳威（1999）依據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 20 位佛教與基督教的主要代表與媒體負責人，總結出臺灣地區佛教宣揚教義在近 50 年以來通常採用以下七種方式：（一）傳統媒體傳播：電視、廣播、報紙、雜誌；（二）新興媒體傳播：網路；（三）出版品傳播：免費刊物、書籍、錄音帶、錄影帶；（四）人際傳播：個人傳教；（五）組織傳播：法會、講座、參與慈善活動；（六）社區服務：辦學校、夏令營活動、佛學社、幼稚園；（七）文化傳播：

合唱團。

佛教徒所採取的消極策略方式有：（一）隨緣不主動的傳播；（二）研經自修的個人內在自省與悟道（黃葳威，1999）。基督教傳播教義，基本上也採取以上的七種方式，但是與佛教的差異為：基督教更加注重團體成員溝通與分享的互動學習，譬如小組聚會分享、為人代做禱告與祝福，並經常藉由鞏固兩性關係和家庭關係的維繫來傳播教義。此外，基督教經常以音樂、醫療佈道緊密結合，促使其早年深入臺灣地區的原住民社群。

在傳播上，佛教相對基督教更消極的表現還有：臺灣佛教寺廟雖然多，卻都很獨立，年輕一代的佛教人士極力擴展自己的信徒，為了本身的利害關係而相互攻擊。佛教的宣教沒有像天主教、基督教那麼親近民眾，基督教牧師會直接、積極的深入山地、偏遠地區，以音樂活動或醫療慈善去向不識字的民眾宣教。基督教鼓勵信徒於日常生活「從學中做、從做中學」、在團體中學習的方式，明顯有別於佛教濃厚的個人化風格（黃葳威，1999）。

近年來，在臺灣也看到許多宗教團體，為適應現有的社會環境，以更理性、更生活化的方法，來接近一般社會大眾。宗教服務的方式隨著現有的社會環境作出調整，已使信徒或非信徒更容易接受宗教服務，並從中體認該宗教的價值與內涵（夏俊輝，1998）。佛教的做法主要體現在：以「入世/現世」、「淨化」的文化觀，「人間佛教」的觀點出發，以傳播打造人間淨土、淨化人心的理念、或推動「心靈環保」（施叔青，2000）。

綜上所述，臺灣佛教既處於多元發展之際，也面臨了老齡化、弱化、邊緣化、空洞化、難以對抗其他宗教而日益沒落的困境，應該有更多關於佛教傳播的研究，

也更需要更加深入之質化研究出現，而不單是落入效果追求或是表象呈現節目與頻道存在的現況。

二、臺灣佛教團體的相關研究

解嚴以來，臺灣宗教團體在社會蓬勃發展。據行政院調查，宗教團體是臺灣人投入最多時間的社團；國人參與非營利性社會活動者約二成四，以宗教活動居首（行政院主計處，2004）。據統計，2003 年臺灣地區五大佛教團體（慈濟、佛光山、中臺禪寺、法鼓山、靈鷲山）的捐獻收入，統計超過 70 億元。而學術界對於臺灣佛教團體的研究，也主要以這五大團體為主。

沈孟湄（2012）以「慈濟人文志業」為研究對象，從組織傳播的角度，提出這一團體透過五個組織社會化策略來進行內部文化的整合，強化共享的組織價值，並深植文化假設，包括：營隊學習、儀式、體驗、文化網絡、內隱式教導。這些組織社會化策略深深地影響到成員目標角色的塑造，有助於建立集體的認定意識，團結感和忠誠度。

在傳播者研究方面，林曉君（2008）以慈濟基金會為例，研究非營利組織內部領導者的培養與轉化學習模式。慈濟基金會通過從組織化學習，從信念、認同、承諾、使命、一直到傳承的階段，轉化成為使命承擔者時，領導人便已具有堅定穩固的組織信念，其行動力與領導力自然產生。

在傳播方式及行銷策略上，張晴晴（2013）探討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的行銷計劃和模式，即利用為數眾多且分布全台各地的 74 個道場，於每週固定集會中以口語傳播的方式傳達組織行銷活動，將佛法深入與落實於生活的「人間佛教」理念，傳達至一般普羅大眾。

江燦騰（1997）指出，以慈濟功德會的崛起為例，實際上與臺灣在 1970 年代末，外交環境丕變及經濟快速崛起，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再加上當時臺灣對東部原住民有著罪惡感，進而激發慈濟聲望的急遽膨脹，締造臺灣空前的龐大慈善事業。

梁斐文（2005）研究指出，慈濟所採行的行銷手法兼顧品牌行銷（證嚴法師的個人魅力及慈濟救災的鮮活印象）、差異性行銷（從義診及醫療服務著手）及透過設計來傳遞顧客價值（每月百元來救世人），這種多樣化的行銷方式其實已與一般營利組織相去不遠。

以上研究多從非營利組織傳播的角度，關注其領導人、傳播思想、行銷策略等，但具體到傳播主體的理念闡述、傳播的方法策略、組織文化的培育、信眾的反饋等方面，相關的研究卻較少涉及。這也說明目前關於佛教團體的研究相對缺乏，這也是本研究力求回答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原始佛教會為個案，將其看作為一個新興的佛教團體，探討現代性逐漸顯現其弊端，多元化宗教思潮，社會化媒體興起等社會背景下，佛教如何藉由傳播，發揮其安定人心、淨化社會、契世利國的功能，同時也能正本清源、興隆佛教本身的發展。原始佛教會與其他團體最大的不同，即是透過嚴密的史學考證確立認知、實踐的思想根據，進而將教法轉換為生活化的實踐方法。貫通認知、現實人生、實踐方法，實現佛教、現實世界、生活福祉結合不分的目的。最後，最大程度的體現佛教的真實性與人間化，這也是原始佛教會的核心價值。

研究者將從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途徑和傳播受眾四方面切入進行分析，歸納提出以下三個具體的研究問題：

- 一、 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困境為何，臺灣近幾十年佛教繁榮的背後，有何種潛在的困境和危機，以及原始佛教會在臺灣興起的條件及因緣，其思想與實踐如何回應當代佛教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 二、 探討原始佛教會以何種理念與實踐發展，如何立基與現代學術考證的研究成果與精神，實現回歸佛陀本懷的生命教育，統貫佛法與生活，改變身心，體現自利利他的「人間佛教」之本懷。並對原始佛教會創始人——隨佛禪師在原始佛教還原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進行探究，並透過分析，瞭解隨佛禪師在教會中是否具備魅力型領導特質。
- 三、 剖析原始佛教會傳播的內容及途徑，分析其傳播策略，從傳播的角度，分析其現況中不足的原因。從傳播的角度研究原始佛教會的傳播模式，藉由探討原始佛教會的核心理念與價值，瞭解其運作模式。

本研究希望透過以上問題的研究，針對思想根源以及教會思想、組織、傳播與目的之關連性的探究，由內到外地了解原始佛教會的發展動機、目的、意義及問題。藉此個案了解現代佛教傳播的新趨勢——「人間佛教」，並給予臺灣佛教研究提供補充和參考。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為了深入了解以史獻、經學之考證為思想根據，強調人文教育、分享互利、實踐精神、經世致用，並具有宗教背景、組織和群體的「原始佛教會」，分析其傳播理念、組織運作、內容生產以及信眾心理。本研究擬採用深度訪談、參與觀察與文獻探討法等三種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深度訪談

訪談法是指調查者依據調查提綱，與調查對象直接交談，以蒐集語言資料的方法。深度訪談旨在研究現場對話，瞭解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蒐集特定訊息，包括直接引述研究對象之經驗、意見、感受和知識等（歐用生，1989；Patton, 1990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並進一步探求訊息本身所反應的事實真相。所以，深度訪談可以探尋研究對象其言說內容之真實意涵，以及背後的觀念和形成原因，比一般的文本和數據分析更有深度。

訪談進行方式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結構式訪談，即正式訪談；（二）無結構式訪談；（三）半結構式訪談，又稱為引導式訪談（潘淑滿，2003）。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即初擬一份訪問大綱為基礎，再引導個別受訪者與研究者自由互動。研究者作為原始佛教會的參與者，能否比較方便接近並訪談到「原始佛教會」的核心成員及組織者，能夠為本研究提供較為豐富的訪談資料。訪談原始佛教會主要幹部包括其創始人、領導者、資深法工以及信眾，從而更能了解原始佛教會的傳播理念、策略、途徑及效果。

二、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法是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特色，由波蘭人類學家 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 所展開建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生活領域，深入在其社會各個層面的活動中，觀察其政治、經濟、親屬關係、法律、儀式、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娛樂、遊戲、藝術等等，嘗試建立對其文化全面性的了解。（盧蕙馨，2004）

為深入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脈絡，瞭解在地者的觀點與實際行動運行的方式，本研究以參與觀察為主要資料蒐集方法，並輔以深度訪談，以釐清或確認田野觀察的資料是否符合事實（Babbie, 2013/林秀雲譯，2014）。參與觀察的特點是研

究者可以直接走入研究場域，以當地人的方式生活，對在地、自然發生的社會現象進行完整與深刻的觀察，比起社會調查法更能夠發現行動者非預期的行為。

參與觀察者應該盡可能與研究對象建立長期的多面向關係，密切與持續地參與、「沉浸」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用一種接近被研究者的角度去體驗他們的生活，如此才能掌握產製意義的動態過程，獲得觀察與訪談無法獲得的微妙之處（嚴祥鸞，2008；Emerson, Fretz, & Shaw, 1995/符裕、何珉譯，1995）

三、文獻探討法

文獻探討法是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提供所需的資料，並對文獻作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探討法也稱為文件分析法或次級資料分析法。文獻的蒐集可又期刊、文章、書籍、論文、專書、研究報告，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料，進行靜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了解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及可能產生的結果。文獻探討法也適用於政策運作各階段之資料蒐集與分析工作。（陳俊文、楊銘，2015）

第五節 理論架構

本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廣泛，從個體自我認知到群體性的活動以及對社會的影響，無論在對象的選擇，還是對象的多寡上皆有巨大的跨度。涉及的理論，可以從佛法、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等諸多面向中，得到驗證。此處列舉主要的理論分為兩個部分，一、傳播策略為整合行銷傳播；二、新型領導理論中的魅力型領導理論。

一、整合行銷傳播

整合行銷 (Integrated marketing)，即整合行銷傳播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指將一個企業的各種傳播方式加以綜合集成，其中包括一般的廣告、與客戶的直接溝通、促銷、公共關係等 (王福闢，2012)，以消費者作為中心，通過不同傳播途徑及方式，通過全面整合各種關於團體內部、外部的信息及資源，有規劃有系統的傳遞給受眾，建立起受眾與品牌之間的緊密、穩固、持久的關係，從而樹立品牌的優良形象，有效的實現營銷目標 (徐蘇杭，2016)。從管理的面向出發，包含生產、銷售、人力資源、研發、財務等管理元素，並且整合個別分散的傳播信息，從而使得企業及其產品和服務的總體傳播效果達到明確、連續、一致和提升 (王福闢，2012)。整合營銷重在整合，打破了以往僅僅以消費者為中心或以競爭為中心的營銷模式，而著重團體所有資源的綜合利用，實現企業的高度一體化營銷。整合、一體化、一致化是整合營銷最為基本的思路。

王福闢 (2012) 提出，整合行銷傳播必須經由整合才能發揮效果，從品牌的核心價值與需求選擇傳播工具，且依據各傳播工具的特色來運用發揮。運用合適的行銷和傳播計畫上來達成訊息溝通，需要整合的層面包含訊息、策略、創意、媒體運用與效益回饋。從消費者溝通的層面，必須瞭解消費者內在的需求與動機，以及外在影響消費的因素，需要整合的層面分為品牌端與消費者端：

(一) 品牌端： 1. 訊息傳播的整合；2. 行銷策略與執行的整合；3. 傳播工具與內外部組織的整合。

(二) 消費者端：1. 訊息接收的整合；2. 使用與體驗的整合；3. 個人與社群需求滿足的整合。

二、魅力型領導理論

魅力 (charisma) 一詞源自希臘字，意味不凡的天賦，如：過人的智慧、預知的能力等。20 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 Max Weber 提出「charisma」，即「魅力」

這一概念，意指領導者對下屬的一種天然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響力。但從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開始，一些學者對這一概念作了重新解釋和定義，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實了新的內容。魅力型領導理論是指領導者利用其自身的魅力鼓勵追隨者並作出重大組織變革的一種理論。

House 於 1977 年指出，魅力型領導者有三種個人特征，即高度自信、支配他人的傾向和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隨後，Bennis 在研究了 90 名美國最有成就的領導者之後，發現魅力型領導者有 4 種共同的能力：有遠大目標和理想；明確地對下級講清這種目標和理想，並使之認同；對理想的貫徹始終和執著追求；知道自己的力量並善於利用這種力量。

Bass（1985）指出魅力型領導者具有自信、自尊、自主、轉型、與解決內在衝突等特質。這類型的領導者通常能善用其天賦與獨特的人格特質，透過溝通能力及形象塑造影響其追隨者。由上可知，魅力領導系指領導者具有特殊不凡的能力或人格吸引力，成員能夠感受到領導者此一特質，而對其產生情感上的依附。轉型領導強調領導者借由個人魅力來激起成員對領導者的信任與遵從，可見魅力理論乃轉型領導之重要基礎。

根據德國社會學大師 Max Weber（1968）的定義，魅力型領導就是「基於對一個個人的超凡神聖、英雄主義或者模範性品質的熱愛以及由他揭示或者頒佈的規範性形態或者命令」的權威。在這種權威類型下，具有魅力型領導的魅力超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他將這種魅力定義為「存在於個體身上的一種品質，超出了普通人的品質標準，因而會被認為是超自然所賜，超凡的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力量與品質」。這些品質普通人難以企及，往往被視為超凡神聖和具有模範性質，或者至少他們會將具有這種魅力品質的人視為領導。

由於這種魅力超出了人們的正常生活，所以它難以用理性、美學或者別的觀點加以解釋。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有化繁為簡的高超能力，他善於利用符號、類比、比喻以及故事進行溝通和交流。他無畏風險，是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他具有強烈的反理性、反傳統色彩，往往被視作異端。本文將對原始佛教會的創始人——隨佛禪師是否具有魅力型領導特質進行分析。

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闡述研究動機、目的以及方法。此章簡要說明其他國際宗教相比，當今傳統佛教面臨著信眾人口萎縮、信眾老齡化嚴重等問題，而近年來原始佛教會及原始佛法的出現，在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途徑，傳播受眾等方面都與傳統佛教有所不同。原始佛教會與原始佛法為何物，在傳播過程中與傳統佛教的這些不同為何，如何解決傳統佛教面對卻難以解決的困境，將對佛教以及國家社會產生何種影響的探索與分析則成為本研究的主題。

第二章闡述研究的背景。此章從釋迦佛陀正覺起，闡述佛法與佛教傳播在兩千多年間從印度到中國時空變異過程中的發展與流變，並特別展現臺灣佛教的發展與演化；另外，在傳統佛教問題日益凸顯之時，積極回應社會的「人間佛教」應運而生，而「人間佛教」思想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原始佛法逐漸被還原，原始佛教會正在興起。

第三章系統闡明原始佛教會結構、理念及宗旨。此章將深度訪談原始佛教會領導層與主要幹部，並結合現有的公開文本資料進行對比分析，系統介紹原始佛教會的結構、理念及宗旨。並從傳播者，傳播內容，受眾等方面闡述原始佛法與原始佛教會與傳統佛教之異同，以及目前為了解決佛教現階段問題的努力與方

向。

第四章介紹原始佛教會傳播之途徑。此章，從雜誌、書籍、影音、網路、社群平台以及宣法講座、禪修成長、會員內部活動，如青年團交流、家庭關懷、讀書會等方面，全面且不失代表性地介紹原始佛教會的傳播途徑。通過文獻、數據分析與參與觀察的方式，展現這些傳播途徑是如何受到傳播者，傳播內容，受眾等不同傳播過程中因素的影響，以及如何形塑出傳播者的社會形象，傳播內容何以得到傳播，對受眾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與改變。

第五章做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此章，總結回應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並提出相應的建議。



第二章 印度佛教到臺灣佛教與「原始佛教會」

本章從印度佛教之源流與遞變為始，試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勾勒出佛教思想演變的過程，強調佛陀的佛法，如何被改造，並由此逐漸發展出後世佛教的思想。本章主要在陳述基于印度佛教思想的分析與探尋，原始佛教在臺灣的緣起與發展，對中國佛教有興趣者可參看日本著名佛教史學者鎌田茂雄先生撰寫的《中國佛教史》（全八卷）和塚本善隆的《中國佛教史》等相關著作。蓋因原始佛教旨在正本清源，重點在釐清早期佛教思想的演變之因緣，去除最早變造佛教之思想，故特別介紹佛陀原說與阿育王對佛教思想的變造。而對臺灣佛教的發展的梳理，旨在強調佛教內部為相應社會發展的需求，而展開的佛教改革運動，不僅在具體的社會關懷上重塑佛教的形象，更在教法上進行探索與反思，呼應了國際學術界探求佛陀原說的思潮，為原始佛法的還原奠定了社會基礎與學術基礎。

第一節 印度佛教之源流與遞變

一、佛陀的正覺與開教

佛教起源自兩千四百多年前，悉達多正覺的發現，即「苦的真相」，包含「苦的事實，苦是如何發生，苦是如何滅除，滅苦的正道及次第」，又稱為「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悉達多無師自覺、圓滿修證「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而被尊稱為釋迦牟尼（Sākyamuni，意為釋迦族的聖人）、佛陀（覺悟者）。

悉達多，出生於迦毘羅衛城（今尼泊爾境內），父親為淨飯王，母親摩耶夫人。悉達多出生七日後，母親過世，由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撫養成人。悉達多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學習吠陀、五明論、兵法和武術，無不精通。儘管悉達多盡享宮殿欲樂，但他卻悲天憫人，面對眾生的苦難，常思救濟之道，漸漸萌發出家之志。

相傳，悉達多二十九歲出遊於四城門，分別見到老人、病人、死人，而對已身的未來產生極大的憂懼。最後，出遊於北城門時，見到出家的沙門，遂自感於為了消除老、病、死的逼迫，自己應當出家尋求離苦之道。悉達多出家後，尋訪各地名師，追尋遠離老、病、死的方法。他先向阿羅邏迦藍（Āḷāra-kālāma）學習「無所有處定」，後向優陀羅羅摩子（Uddaka-rāma-putta）學習「非想非非想處定」，並精勤的實踐苦行；經過六年的修習，悉達多發現禪定可以讓身心歡喜及平靜，但當出定以後依然是煩惱隨身，面對的是空虛與自疑。

面對修行的困境，悉達多常常反思自身修行何處是發生了問題。一次，悉達多聽聞琴師念調琴口訣「彈琴調弦，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有和音可愛樂」，而感悟到貪念諸欲樂和自虐受苦是兩種極端，都無助於離苦，唯有保持正念，遠離欲樂、自苦的端正生活，才是真正有助於離苦的中道。經過深刻的反思，悉達多放棄了修習六年的禪定及苦行。他先到尼連禪河中沐浴洗滌的身體，並接受牧羊女蘇迦塔的乳粥供養，恢復體力，開始實踐以正念、平和的中道生活作為離苦的修行方法。

根據漢譯《雜阿含》¹、南傳《相應部》的經說共傳，悉達多先安住於正念，即觀察「甚麼是苦？苦如何發生？苦如何消除？」，依此「正念因緣」獲致「正覺」，進而正見到「諸法是緣生，有自我、常、樂的貪愛即有苦，離自我、常、樂的貪愛則離苦」，隨即發現了「面對緣生法，當於可樂境不生貪欲，於不可樂境不生瞋厭」，如是「厭、不厭俱捨」才是滅苦的正道，即「八正道」。其後，精勤實踐八正道，完成諸苦斷盡的解脫，成就三藐三菩提，整個次第及過程稱為「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三十五歲的悉達多，無師自覺和解脫，故被尊稱為佛陀（本

¹譯經師誤譯 *Samyukta Āgama* 為《雜阿含》，此經與南傳《相應部》*Samyutta Nikāya* 是源於同一傳誦，譯為《相應阿笈摩》或《相應阿含》較為準確。

文以下均以佛陀為悉達多的稱謂)。

釋迦佛陀於菩提迦耶正覺之後，徒步走到波羅奈國鹿野苑，為曾經跟隨他的五位苦修者說法，五人見法得度是為五比丘，這是佛陀最初的說法，後世稱為初轉法輪。從此，佛教所謂的佛、法、僧三寶得以確立在世間。佛陀是指自覺解脫的人，佛法是指佛陀發現、體證的滅苦之道，僧伽是指跟隨佛陀修習的梵行者。

不久，佛陀又度化了耶舍等五十六位善男子，此時僧團已有六十一位得法者，佛陀要求他們「兩個人不要走同一條路，並為不認識的人說法」，佛教自此開始流佈四方。在之後的數年間，佛陀陸續在優樓頻螺聚落度化迦葉波三兄弟及其弟子千人，在王舍城度化舍利弗和目犍連（雙賢弟子）及其二百五十弟子，回迦毗羅衛度化釋迦族人，僧團逐漸壯大起來。為了維護僧團的和合清淨，佛陀制定並逐漸完善了戒律制度和僧伽制度，作為後世遵循的範例，保證佛法傳承不輟。

佛陀教化、巡遊各地達四十五年之久，東至瞻波、西至拘唃彌及摩偷羅、南至波羅奈、北至迦毗羅衛，足跡所及遍及恆河中下游兩岸。行年八十，雖受背痛之苦，仍然作王舍城至拘屍那羅之最後遊行，最後入滅於拘屍那羅城外之熙連禪河畔（Warder, 1980/王世安譯，1987；平川彰，1974/顯如、李鳳媚譯，2003）。

二、佛陀教法結集

佛陀滅度後，摩訶迦葉帶領弟子趕往拘屍那羅，途中聽聞跋難陀言「我等於今，始脫此苦，任意所為，無所拘礙」，為免佛陀教說散失，故於當年夏安居期間，號召五百位阿羅漢，在摩揭陀國阿闍世王支持下，於王舍城北七葉窟舉行為期三個月的經、律結集。結集期間，由阿難陀代表誦出修多羅（經藏），其中包含「因緣」、「聖諦」、「食」、「界」、「陰」、「六處」、「道品」是為七事修多羅（印

順，1994)；而由優波離代表誦出律戒（律藏）。自此，佛教有了共同奉持的經、律，這次結集稱為第一次結集、五百結集、或七葉窟結集。

隨後，佛教逐漸向恆河流域以外傳佈，傳教者為了教化不同信仰、文化、風俗背景的信眾，在「依經、依律」的原則下，流傳各地之佛教僧團逐漸發展出「新經誦」²。佛滅約百一十年，摩偷羅的耶舍長老遊化至毘舍離，對毘舍離僧團求取金錢等十事公開提舉違律，但遭到排斥。針對「十事非律」³事件，阿難系僧團長老號召僧團羯磨（佛教僧團的會議），八大長老舉行羯磨，判定毘舍離僧團違律，是為「十事律爭」。僧團羯磨後，諸長老號召舉行第二次經、律結集，又稱七百結集或毘舍離結集。此次結集，是將「第一次結集」集成的七事修多羅，以及佛滅後百一十年間增新的「新經誦」，按照經篇的長短及法數，重新整編成《雜阿含》、《中阿含》、《長阿含》、《增一阿含》（印順，1992）。

三、佛教部派分裂

佛教流傳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現實的佛教教說分歧、宗派林立，佛教的教法、律戒、僧團組織不統一的原因是出自佛教的分裂。佛教分裂的原因，目前廣受人知的共有三種說法，分別代表佛滅百餘年三大僧團的立場。

關於佛教分裂的原因，第一種說法，是佛滅 116 年的「五事異法」⁴，出自阿難系摩偷羅僧團的說法；第二種說法，是佛滅百年因毘舍離僧團受取金錢引起的「十事非律僧爭」，出自西印分別說系僧團的《島王統史》；第三種說法，是西元前 149~146 年（佛滅後 239~242 年）之後的「古新律爭」⁵，出自東印大眾系

2根據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集成》，新經誦指除修多羅外的祇夜和記說。

3依《善見律毗婆沙》卷一所載，十事是指：(1)鹽淨；(2)二指淨；(3)聚落間淨；(4)住處淨；(5)隨意淨；(6)久住淨；(7)生和合淨；(8)水淨；(9)不益縷尼師壇淨；(10)金銀淨。

4 依《大毗婆沙論》卷九十九所載，大天造偈貶抑阿羅漢：「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是名真佛教」，五事內容為：(1)阿羅漢仍有可能漏精，(2)未斷盡不污染的無知，(3)未斷盡處非處的疑惑，(4)要依他人記別才知已證阿羅漢，(5)至誠唱念「苦哉」能起聖道。

5根據《舍利弗問經》，大眾部認為自部堅持古律，「學舊者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也」；而上座部長老擅自增廣

僧團《舍利弗問經》的說法。

除了以上三種說法以外，原始佛教會隨佛禪師有不同的研究發現。隨佛禪師根據佛教各派三藏傳誦、史獻及現代學界研究，探究出阿育王藉政治力量介入「五事異法僧爭」，他先藉王族掌控西印優禪尼僧團，再通過目犍連子帝須的充分配合，雙方利用優禪尼僧團舉行「變造佛法」的結集（編集出《舍利弗阿毘曇論》，採用異道思想篡改釋迦佛陀的教法），並決定「五事異法僧爭」的官方結論。這使得當時佛教僧團無法依律公開舉行針對「五事異法僧爭」的僧團羯磨，並且促成三大僧團各持不同見解的立場，佛教遂分裂為三大派，開始進入部派分裂的時代（隨佛，2017）。

《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傳出，主導了阿育王時期為始的部派佛教發展，該論揉雜奧義書、耆那教的異說，依此創造出完全不同於佛陀教說的「變型佛教」，既造成佛教的變質與分裂，更使佛教偏向迷信、消極、頹廢、避世及脫節現實。後世佛教各部派、宗門編集的經誦及論書，皆融攝了其論義見解。《舍利弗阿毘曇論》提出五類、十八項異說，是否定現實、肯定虛幻理想的論義，既鼓吹過度理想化的聖賢典範，追求完美而不實際的人生表現，也貶抑阿羅漢的證量與表現。不當論義的負面影響，造成人民端正、虔誠與過度善良，面對現實生活卻是失能、無力，日趨沮喪、退縮；雖理念高遠、宏大，卻在現實無法實現，只有追尋空洞理想，脫節現實人生（隨佛，2017）。

部派佛教的根本問題，是教說分歧造成的紛爭。由於不同的教說必會發展出不同的學派組織及宗教利益，學派及利益的差異也必定引起部派的對立，佛教的紛爭終不止息。日後，由於各部競逐，新說紛起，前後竟達十八至二十一部之多

戒律是為新律，“學新者少而是上座”。

(水野弘元，1986/香光書鄉編譯組，2002；佐々木教悟，1967/達和譯，1998)。

四、印度大乘佛教

後世的佛教學人，發現部派佛教具有巨大的負面問題後，遂推動佛教的革新運動，這即是西元前一世紀興起的「大乘運動」(印順，1979)。大乘的革新佛教運動，應當不是為了破壞部派佛教，實際是為了改革部派佛教引起的負面、消極、退縮、頹廢的人生觀，以及厭離現實人生的偏差(隨佛，2017)。

大乘佛教的起源，主要有三：(一)源自《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及菩薩信仰；(二)改革部派佛教之消極、避世等負面發展的信願；(三)佛弟子對佛陀的懷念。雖然出自革新部派佛教弊病的「大乘運動」，動機是為法、為教、為眾生，但是「大乘運動」的主要的推動者，是深受部派佛教思想影響的僧俗二眾。「大乘運動」的推動者，依舊陷在《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論義思惟，無法真正走出《舍利弗阿毘曇論》造成的負面影響(隨佛，2017)。

部派佛教促成了「大乘運動」的開展，發展出後世的大乘教派，其主要教說變化，根據近代印順法師的研究，約略可分為：(一)起於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三世紀，以《般若經》為主的性空大乘；(二)起於西元四至五世紀，以《瑜伽師地論》為主的唯識大乘；(三)起於西元五至七世紀，以《楞伽經》為主的真如大乘；(四)起於西元七至十二世紀，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為本的秘密大乘(印順，1985)。

四世紀笈多王朝時期，婆羅門教復興而被稱為印度教，大乘佛教發展飽受威脅，遂日漸衰微。大乘佛教為了求發展，日漸融合印度神教，重視儀軌與咒術的攝眾，秘密信仰的特色乃日漸顯著(佐々木教悟/楊曾文譯，1989)。西元七世紀，

回教侵擾印度，印度民族起而對抗外來的入侵，西元八世紀拉傑普特人建立了波羅王朝，該王朝信持的就是秘密大乘。西元九世紀，巴基斯坦地區人士的蓮花生入藏傳教，奠定今日西藏密教的基礎。十一世紀末，回教入侵印度，印度佛教終告法脈斷絕（水野弘元，1986/香光書鄉編譯組，2002）。

從探討印度佛教的起源，乃至遞變的原因與過程，可以發現當佛教失去務實、積極、解決身心及生活憂苦的利世特色，走向消極、避世、脫節社會的道路，即不再廣受社會大眾的參與及信受，特別是要面對年輕人、社會菁英份子的質疑及拒斥。因此，變質的印度佛教即無可避免的日漸邊緣化，乃至消亡於現實社會。由印度佛教之起源及遞變，可以推知原始佛教會致力還原原始佛法，積極推廣原始佛教的原因、動機、目的。

第二節 臺灣佛教之發展

一、臺灣佛教的發展歷史

通常認為西元一世紀中葉的東漢時代，佛教便已傳入漢地，但佛教傳入臺灣的時間，約在十七世紀中葉的明末清初時期（野上俊靜，1966/聖嚴譯，1993）。在臺灣三百五十餘年的開拓史，經歷不同歷史階段的主權變遷與政治社會發展，又依時代的先後，佛教分別受到來自福建、日本及江浙三大地域佛教的影響，同時還有從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等地傳入的南傳佛教，形塑出臺灣佛教複雜、多元的文化性格。

佛教在臺灣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是滿清統治的蒙昧期（1684至1895），此時臺灣佛教主要源自閩南佛教傳統，傳燈法脈歸於禪宗臨濟宗的流派；二是日據時代的初興期（1895至1945），雖然臺灣佛教的主流仍以漢系佛教之禪宗與淨土宗為主，但融入了齋教信仰，並受到日本佛教的影響，因此呈現出

與中國佛教截然不同的宗教氣象；三是國民政府遷臺後的重建期（1949至1987），漢傳佛教成為臺灣佛教的主流，漢傳佛教在臺灣有了復興的機會，至於日式的居家佛教及齋教發展則隨時代而逐漸式微，轉為一般佛教寺院，或轉成為一貫道的信仰；四是臺灣解嚴後的多元發展期（1987至迄今），新的宗教團體相繼成立，佛教在這種開放的政策中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佛教教育也正是被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中，「人間化」的佛行事業使得佛教的各項社會參與提高，對社會教化的影響力也增強，臺灣也成為華人佛教信仰圈最具有現代性特色的地區（施乃瑜，2008）。

學界對臺灣佛教的發展演變研究，如江燦騰（2012）是從政經社會環境的變遷角度切入或如陳家倫（2012）是從全球化角度作局部性探討。臺灣佛教從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的演變，本研究從教法思想與現實人間社會相應性兩個角度來考量，將之分為三個階段：（一）1949至1983年；（二）1984至2009年；（三）2010年迄今。臺灣各宗派的佛教，立足、開展於臺灣這片土地，必然涉及兩個關鍵性問題，即教法思想的根據、教法思想的人間實踐性，也唯有從這兩個角度去觀察，才能瞭解原始佛教會對臺灣的意義及價值。以下即就國民政府遷臺以後的臺灣佛教，進行三階段的歷史回顧。

（一）、1949至1983年

自1949年國府遷台，大陸的佛教界大德與青年僧隨著落腳定居臺灣，至1983年印順法師《雜阿經論彙編》出版，臺灣佛教主要有三方面的發展。首先，根據進行「去日本化運動」（闕正宗，2004；江燦騰，2012），革除日本殖民時代遺留的家庭式佛教，並承續大陸隋、唐以來老莊化的漢傳佛教，也同時沿續明代以來偏向會通佛、儒思想的儒化佛教（隨佛，2011）。

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初，中國太虛大師率先提倡「人生佛教」，以發揮大乘佛教的「菩薩行」為宗旨，希望佛教能夠立足於現世，來改善社會，端正風化。人生佛教有兩大主軸：1.革除以超薦、度亡為主的佛教弊病，避免佛教陷入消極、避世、脫節現實社會；2.以「人乘」為主，重視人生教育，引導走入現實人生。受到太虛大師的啟發與影響，印順法師在後來提出「人間佛教」，強調其真義在於闡揚佛陀乃是「由人成佛」這一事實，使佛法面對現實社會，因病與藥地對治人間的種種問題。太虛大師善於融貫，相近於中國傳統佛教的思想；而印順法師強調對佛法應以辨異的態度，這是一種較徹底的理性化思路，它揚棄了傳統的民間佛教信仰對於佛陀的神化，轉而提倡「法與律合一」、「緣起與空性的統一」，以及「自利與利他的統一」的理論原則（印順，1989）。

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港臺興起的新型佛教團體和佛教文化事業，均以面向現代社會和人生為主要特徵，以創辦新式教育、融貫現代科學文化精神、借助現代傳播途徑來弘法傳教，努力契合現代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關注人生，服務社會，並在隨應時代的不斷除舊創新中賦予佛教以新的活力，開拓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發展的新途徑。目前，臺灣佛教以印順法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星雲法師為代表而分別提倡的「人間佛教」，逐漸成為臺灣佛教的思潮與實踐運動。發展於臺灣的「人間佛教」，在教理思想及社會實踐面，依不同的提倡者而有不同的闡述。

1. 印順法師

印順法師依據和強調的「人間佛教」，是依《般若經》、《中觀》為主的「緣起即性空」教說（印順，1983a；印順，2000），強調「性空唯名」為本的「人間佛教」（昭慧，2012；隨佛，2016）。

2.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懷著對漢傳佛教的使命感與責任心（聖嚴，2011），自認繼承臨濟、曹洞兩大禪宗法脈，並「承接印度佛教根本思想，肯定藏傳佛教優良面，但以漢傳佛教為立足點，.....將印度佛教（包括巴利語系）乃至藏傳佛教，引為源頭活水，滋潤、來助成漢傳佛教的發揚光大於現今及未來的世界」（聖嚴，2011），自創中華禪。

3. 證嚴法師

證嚴法師以法華三部作為靜思法脈、慈濟宗門依止的經典，其中《無量義經》更是慈濟宗門的宗經，以《無量義經》經文「靜極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即是靜思法脈（證嚴，2008），以勤行能靜思，利他即利己的理念，開展「靜思法脈勤行道，慈濟宗門人間路」，回歸心靈靜寂清澄的境界。

4.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大力提倡「人間佛教」，基本上是融合各宗派的「佛光學」（星雲，1999），以八宗共弘，禪淨律三修，顯密圓融，廣開教化之門。

臺灣的「人間佛教」運動，多是延續太虛大師的精神，強調佛教應將焦點聚焦於人、重視教育，發展慈善事業，積極利益人間，力求擺脫消極避世的人生態度，扭轉社會對佛教的負面印象。但此類人間佛教運動，思想上依然提倡的是隋唐佛教的宿命業報，真常唯心等觀點，只是在具體的作為上，重在對慈善事業、教育事業的支持，其流弊在於大力推廣善法的同時，卻不強調佛法超凡入聖的解脫之道，致使佛教徒對世間善法與佛陀解脫之法的界限模糊，使佛教世俗化。

推動臺灣「人間佛教」的這四位法師，以印順法師宣揚的思想最具有佛教歷史的根據與思想論據，其「人間佛教」思想，強調解脫的佛法，彰顯佛法的神聖性，其「人間佛教」思想的立基點不是從事業形式而開展，而是源自對佛陀教法的探索，致力還原人間佛陀。印順法師沿續在大陸時期對「印度佛教」的研究，「深信佛教於長期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所以要瞭解佛陀的真實教導，必須藉由印度佛教的考證，才能「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練之」（悟因，2009），繼續「初期佛教」與「（大乘）菩薩道」的學術考證研究。印順法師遷居臺灣後，於 1971 年寫成《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發現初始傳誦的教說「第一次結集」集成的經說，不是四部阿含，而是只有《雜阿含》當中的七事相應教，稱之為「相應修多羅」（印順，1971）。印順法師接著於 1983 年再編寫成《雜阿經論會編》，肯定指出「原始結集『相應修多羅』，以後集出的是『祇夜』、『記說』，也泛稱『修多羅』。『相應教』不斷的傳出、集出，到別編為四阿含時，以『修多羅』為根本而成經說總集的『相應阿含』，部類已非常眾多，更有未結集要結集，內容太廣大，於是有第二結集，分為四部——四阿含。」（印順，1983b）

同時對於探尋原始佛法的方向，印順法師（1983a）提出現存的『雜阿含』與『相應部』，都屬於部派的誦本，從此以探求原始佛法，而不是說：經典的組織與意義，這一切都是原始佛法。另外，印順法師於 1983 年針對《雜阿含》原有的結構與次第，編纂成《雜阿含經論會編》一書，該書為佛陀原說的探研，提供古老經文文獻之比對與整理的基礎，可說是印順法師對於佛教最後、最大與最重要的貢獻。（隨佛，2010）

在探究原始佛法的教說上，印順法師的研究發現確實為後來的探究者，提供了可貴的資料與意見。原始佛教會的隨佛禪師自言：在探究、還原原始佛教的道路，深受印順法師研究成果的啟發與幫助。在「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方法上，

「人間佛教」的傳播與發展，必須相應於務實、積極、解決身心及生活憂苦的原始佛法，否則「人間佛教」即如同喪失活水源頭般的蒼白失色、乾涸無力。

（二）、1984 至 2009 年

印順法師對於印度初期佛教與大乘菩薩道的探究，自 80 年代起深深影響臺灣佛教界菁英，研究阿含聖典的內涵，比對漢譯《雜阿含》及巴利《相應部》，當中古老經法的共說，逐漸成為臺灣佛教學人作為探尋佛陀原說的重要根據及方法。學風影響所及，諸多有識之士，在瞭解印度佛教演變史實，重新學習早期佛教聖典之後，發現南傳佛教及大乘菩薩道的教法及信仰，存在著脫節現實的偏差與存續的困境，並深切反思佛教的傳續與前途。

受印順法師的影響，「般若中觀」的大乘學人，對於『阿含聖典』的學習，早期佛教的態度，較為正面及熱切。然而，「般若中觀」學說誤將「空」視為「緣生法之實相」，採取「直接觀空，諸法皆空」的禪觀法，背離了「觀因緣法，建立緣生法的正見，再破除常、我妄見」的正統禪法次第，形成本身固有難改之「禪觀次第錯置」的禪法缺陷。一部分學人開始轉向南傳佛教，致力於「佛陀古道」的追尋，卻不知南傳佛教的教說源頭，原是改變古老經說、建立「菩薩信仰」與「菩薩道教說」之分別說部（隨佛，2010）。

基於學習及信受的教說傳誦，不僅有古新不分的問題，更揉雜了佛教各部派彼此分立、矛盾難合的部派義說，使得大多數的學人陷在教說分歧難解的困境當中，無法得知「佛陀原說」的真正面貌。另有一部分學人，根據初期佛教分流史的探究，以及各部派傳誦之經、律、論內容的比對，釐清各部派增新的部派義說主張；再進一步針對《雜阿含》及《相應部》經法共說，對照各派部派義說，將出自「經說增新」、「部派融攝經說」予以排除，保留「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

經法共說，作為探究、還原「佛陀原說」的真實根據，最終顯現「佛陀原說」，這也就是佛教學術界歷經兩百餘年所尋覓的「原始佛教」(隨佛，2012)。

隨佛禪師以親身經歷的觀察，提出近代臺灣佛教依序的四項發展：「阿含聖典風潮的形成、中觀學派對南傳禪法的學習及融攝、南傳銅鑠部佛教興起於華人社會、佛陀原說的還原與原始佛教的重興」。在這改革佛教思惟的四項發展過程中，形成「人間佛教」、「原始佛法」兩條發展路線，其中分別有：印順學眾為主的「般若中觀思惟之人間佛教」、南傳佛教學人為主的「《巴利三藏》之南傳佛教」、原始佛教會學眾為主的「原始佛法之人間佛教」等三類學人(隨佛，2010)。

前述三類學人中，隨佛禪師是先後經歷第一、第二類的學法歷程，最終自行轉為第三類學人。隨佛禪師自述「學法四十餘年，先宗仰隋唐老莊化的漢傳菩薩道，再進而改宗為『般若、中觀』的初期大乘菩薩道，又再改宗為南傳部派佛教之『經法傳承』，最後才回歸於『佛陀原說的原始佛教』」(隨佛，2012.9a；隨佛，2015)。

(三)、2010 年至迄今

依隨佛禪師的自述：1990 年 2 月 22 日，自身對「緣起法」有了新發覺(隨佛，2016)；1993 年開始探研「阿含聖典」(隨佛，2010)；1996 創立修學南傳佛教傳誦，遵循「依經識經，不依論」的中道僧團成立；2002 年中道僧團轉變為「傳承阿難系與優波離系之原始經法共說」，奉守「第一次結集」之經法、禪法、一乘菩提道，遵行南傳僧律，以部派分裂以前之聖弟子僧團為依止，發展為傳承原始佛教的中道僧團。

2006 年隨佛禪師開始在紐約傳法，並創立內覺禪覺會(後改名原始佛教會)。2008 年隨佛法師根據漢譯《雜阿含》及巴利《相應部》之古老修多羅的共說，釐清部派佛教共說，編寫成《相應菩提道次第》，還原被區解、隱沒約二千二百

餘年之因緣法、禪法、菩提道次第的原貌（隨佛，2008）。2009 年傳法馬來西亞，創辦原始佛教會；2010 年中道僧團在臺灣創立中華原始佛教會，同年創辦宣傳原始佛教的《正法之光》雜誌，舉辦原始佛法講座、禪修營、青年團、家庭關懷，網路、影音傳法，積極向臺灣各界傳揚原始佛教。2010 至 2017 年間，隨佛禪師接續在澳洲、美國、臺灣、中國大陸傳法，並創辦各地原始佛教會。

二、臺灣之佛教系統

從 1987 年解嚴後開始，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自由化，臺灣的中國佛教會失去掌控臺灣佛教地位。在全球化的風潮下，臺灣佛教與外地佛教是日益增加交流、互動，南傳佛教的代表性作品與當代南傳著名法師的著作，陸續在臺灣翻譯出版⁶。

當臺灣部分漢傳菩薩道學人，在臺灣或前往緬甸、泰國等南傳佛教國家，接觸、學習南傳佛教後，即可能發生改宗依止南傳佛教，甚至到南傳佛教國家受戒為南傳僧人，並在臺灣創設南傳佛教道場。譬如在泰國受戒已過世的明法法師，於 1994 年成立的嘉義新雨道場（2002 年改名為法雨道場）；緬甸受戒的大越法師於 2008 年創立的臺灣原始佛教中心；緬甸受戒的觀淨法師於 2008 年創立臺灣南傳上座部學院等，經常邀請南傳著名禪師來台弘法教導禪修，增進南傳佛教在臺灣的佈教發展（陳家倫，2012）。這一類學人是多是偏向探尋「原始佛法」的路線。

另一類「般若中觀思惟」的學人，主要是印順法師的學眾或仰慕者。例如：

⁶例如，葉均翻譯的南傳《清淨道論》、《南傳法句經》、《攝阿比達摩義論》，分別於 1987、1988、1993 年在臺灣出版，1980 年代末有《南傳大藏經》日文版的翻印，中文版翻譯本於 1993 年由元亨寺出版，南傳法師如 泰國的阿姜查（Achan Chah）、佛史比丘（Ajahn Buddhadasa）、隆波田（Lungpo）、緬甸的馬哈希（Mahasi Sayadaw）、帕奧（Pk-Auk Sayadaw）、班迪達（U Pandita Sayadaw）等的著作先後引進臺灣翻譯出版。

傳道法師、弘印法師、厚觀法師、昭慧尼師、性廣尼師等，分別於住持的妙心寺、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弘誓學院，皆繼續闡揚、實踐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理念。某些學人也學習、融攝南傳禪法（性廣，2006；昭慧，2011），豐富己學及運用，另一方面積極投入「人菩薩行」，倡導環保意識與保育活動，參與社會、政治改革運動，提倡性別平等理念（邱敏捷，2013）。

這一階段的臺灣「人間佛教」，除印順法師學眾一系以外，聖嚴法師的法鼓山、證嚴法師的慈濟系統及星雲法師的佛光山，也在同時期蓬勃發展。聖嚴法師以「提升人的本質，建設人間淨土，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弘揚漢禪佛教」，從1989年起歷經多年籌畫建設，於2005年10月完成法鼓山世界教育園區，並開宗立派，正式成立「中華禪法鼓宗」，推動修行弘化、禪修、文化、教育及關懷事業。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無論國內外慈善、醫療、教育、人文、賑災及環保志業，在此一時期均廣為發展，並在2006年10月成立「慈濟宗」。星雲法師以「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教法」，從事企業化、現代化、國際化的經營，從文化出版、教育辦學、弘法活動、慈善事業、國際弘法，廣開化眾之門。

這一時期的臺灣佛教，除前述「人間佛教」與「原始佛法」兩條發展路線外，另有惟覺法師的中臺山系統的興起。惟覺法師以漢傳禪宗禪法度眾，1987年於北臺灣萬裡靈泉寺首次主持禪七之後，持續開辦禪修，吸引這時期臺灣工商社會急劇發展下的都會政商名流與中產階級，快速聚集大批追隨學眾，成立中臺僧團，在全國各處廣設精舍道場，並於2001年在中臺灣埔里完成巨資興建的中臺禪寺，與佛光山、法鼓山、慈濟，並立為臺灣四大佛教系統之一。（黃昭順，2004）

四大佛教系統中，佛光山發展最早，把佛教包裝成快樂、華美、富貴的「人

間佛教」形象，吸引大批民眾瞭解和信仰積極快樂的「人間佛教」；慈濟功德會弘揚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大愛之道，定位於慈善公益事業為主的發展；法鼓山以培養佛教人才，提升教育品質為己任，推展百年大計的佛教高等教育；而中臺山的禪修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的弘揚和開辦，鼓勵人們了生脫死。不同的發展定位為每個道場吸引不同的信眾和人才，呈現出豐富多采的發展態勢(李海峰，2017)。

不同佛教系統的發展模式也體現在各宗的人格特質上。印順法師一生著作等身，弘法不輟，被譽為「玄奘以來第一人」⁷。然而，由於其身體狀況和內在人格的局限，在落實「人間佛教」的理念上，印順法師並沒有很高成就，而被人批評為「重思想、輕行動」；另外，基於大乘佛教之立場，印順法師在佛法探究中，沒有徹底回歸於佛陀教法，終以般若中觀為根本宗旨。

證嚴法師禮印順法師為師，但她沒有走學術道路，而走慈善救濟的社會實踐之路。證嚴法師以悲心創立慈濟功德會，教富濟貧，救度眾生，被稱為「東方德蕾莎」。受其個人魅力感召，慈濟人對證嚴法師有一種近乎個人崇拜的狂熱，客觀上成為慈濟內部的凝聚劑；另外，慈濟過於入世的慈善理念，以及商業化模式和財務不透明，廣受非議。

星雲法師擅長組織規劃和經營策略，又有過人的社交才華和弘法能力，在十幾年間，他住持的道場從宜蘭雷音寺到高雄佛光山，進而遍佈全臺，走向五大洲。星雲法師首開風氣之先，在電視臺製作第一個弘揚佛法的節目，並把「人間佛教」包裝成歡欣快樂、突破守舊形象的宗教，讓人們對臺灣的佛教大大地改觀，吸引了眾多企業界和政界人士參與其中。然而，星雲法師涉入政治過深，宗教政治化，

⁷藍吉富教授為導師圓寂而特撰追思文〈玄奘以來，一人而已〉，發表於2005年《妙心》88期。

且佛光山商業味道過濃，世俗化明顯，都為人所詬病。

聖嚴法師是知名的學問僧，也是臺灣第一個博士僧人，長年投身佛學理論研究。他創辦法鼓山，倡導默照禪，使禪學與都市生活相結合。聖嚴法師定義法鼓山為「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佛教教育團體」，首提「心靈環保」運動，引領臺灣社會「心靈改革」之走向、顯示出他的前瞻性眼光。聖嚴法師以建設人間淨土，作為他實踐「人間佛教」理念的方法與目的，以佛教僧伽高等教育作為法鼓山的理想與信念，不同於其他佛教團體，這些都與聖嚴法師個人生命經驗和特質、背景的面向有直接關係（施叔青，2000）。

臺灣四大佛教系統，所弘揚的佛法皆不離隋唐佛教的源頭，為佛教在世間的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成了臺灣佛教的鼎盛，而印順法師就佛教教義進行的整理探究，也成為世界佛教學術界的重要進展。

第三節 臺灣佛教的困局

從臺灣當前的社會發展來看，臺灣社會在現代化、自由化過程中，價值觀混亂、道德失序、社會結構的不確定因素增強，現代人在權利擴大、選擇增多的自由社會中卻益發焦慮不安、無所適從。政治與道德的紛亂造成現代人對於工具性價值的文化霸權憧憬破滅，純粹理性也無法給予心靈出路的指導，科技發展更不能因應提供適應變遷之全面性需要（施乃瑜，2008）。所謂的風險社會到來之際，臺灣社會企圖重新轉向宗教來尋求身心安頓的依靠，宗教成為社會精神支撐的確定性因素，為快速變遷的社會發展提供了穩定群眾心裡的重要力量。（Beck, 1986/汪浩譯，2004）

然而，儘管宗教信仰成為現代人身心安頓的重要依靠，但佛教近年來在臺灣並未獲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信源佛教的以中老年人甚至變得難以吸引年輕人的

注意及認同，日趨老化、沒落。畢盈（2002）對臺灣地區佛教信眾收視行為的調查發現，佛教信眾的輪廓為：年齡約 40 歲以上，教育程度中下，多半從事傳統的農林漁牧礦產業工作，家庭中多半已有子女，會分配較多時間參與佛教活動。隨佛禪師指出，這主要是因為佛教長期受《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影響，教義嚴重扭曲，導致學眾長期熏習之後，漸漸脫離社會與現實生活，面對二十一世紀西化的風潮，現今佛教實無法吸引年輕人與社會菁英階層的參與，佛教的未來實在堪慮。

皮尤研究中心（2015）在世界宗教報告中指出，佛教是世界八大宗教中唯一在信眾成長數、世界人口占比皆下降的宗教，主要原因在於佛教信徒集中在日本、中國與其他亞洲區域，這些地區皆為出生率偏低的國家，但是現今的佛教似乎並不鼓勵信眾多生養子女。不過，今日臺灣佛教面臨的困境不僅僅和出生率低相關，佛教在傳播上與其他宗教的差異也值得研究者思考。

毋庸諱言，解嚴後的臺灣佛教，無論在道場硬體建設，還是在文教軟體方面都獲得長足的發展。但是在表面興盛的背後，也存在許多問題和困境，主要表現為：佛教事業的過度世俗化、商業化，教義思想的偏差，修證體驗的貧乏，社會批判意識的淡漠等。佛寺越蓋越多越大，僧侶住眾卻很稀少，硬體建築粗俗簡陋，或者流於豪華富麗；經懺佛事、水陸法會，氾濫嚴重，弘法仍以方便法門為主，信眾大都停留在消災求福求功德，求財增壽等俗世利益的追求。寺院道場沒有修道的氣氛與情操，宗教精神迷失而走入商業氣息，完全世俗化。這種內在貧乏而外在興盛的局面，必將對臺灣佛教的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另外，臺灣佛教山頭林立，隨著寺院經濟的發展，在大量吸納社會資源的同時，也在大量消耗自身宗教資源，造成重複建設和大量資源浪費，如在佛教大學

的籌建、宗教法的修訂、僧伽人才的培養、宗教福利整合等問題上，臺灣佛教界都未能取得一致共識。江燦騰（1991）曾告誡必須考慮到佛教資源的合理分配問題，不要將臺灣社會環境所能提供的資金，作幾乎窮盡式地汲取，而要考慮合理吸納和開銷。

儘管「人間佛教」在臺灣佛教界逐漸成為主流思想，但其自身面臨的問題和困局也比較明顯：對修證傾向的貶抑，可以說是俗化佛教的土壤和催化劑，今天臺灣佛教界庸俗化的風氣瀰漫，可以說與這樣的「人間佛教」影響不無關聯。

第四節 原始佛教會的成立

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路線，基於闡揚佛陀乃由人成佛之事實，強調對佛法辨易的態度，以佛法面對現實社會，對治世間的諸多問題。印順法師，有別於推廣世俗化的佛教，而是強調佛法的神聖性，試圖從佛法思想入手，推行「人間佛教」，但其弘揚的般若中觀的思想，唯破不立，雖在態度上推動佛教積極入世，但就其思想本源，依然未能提供佛弟子勇健的認識論。但印順法師晚年的學術成果，卻為清本溯源為釐清原始佛教與佛陀本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將佛陀的原說範圍鎖定在「七事相應教」中。（印順，1983b）

出家於南傳緬甸僧團的 Ven. Bhikkhu Vūpasama 尊者（隨佛禪師），基於印順法師的研究，深入對《相應阿含》（《雜阿含》）及南傳巴利聖典《相應部》的比對研究。經由多年的探究、確證及實踐，已完成古老經說與佛法沿革史的對照及考證，並且將古老經說、禪法、菩提道次第之原貌予以還原，重現了「佛法」的原說。隨佛禪師為了在世間宣揚、傳續佛陀的真實教法——十二因緣、四聖諦、一乘菩提道，依「緣起四諦」為核心實現世間、出世間通達無礙的「人間佛教」，成立了原始佛教會。原始佛教會（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成立於 2010

年，以回歸釋迦佛陀教導之原貌，確立奉守「原始佛法與律戒」之中道僧團，體現「依經依律、尊僧和俗、性別平權、政教分離」之原始佛教教團為宗旨。（隨佛，2008）

原始佛教會雖然成立於 2010 年，但隨佛禪師公開宣揚「因緣法」是從 1990 年農曆 1 月 22 日開始，至今已滿 27 週年。信眾遍佈臺灣、中國大陸、美國、馬來西亞、澳洲等世界各地，正式皈依信徒眾約有近 3000 人。

中道僧團的修持，重視因緣法的正見與身心的覺觀，還有離貪生活的落實。中道僧團以常年禪觀的方式修行，奉守終生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也沒有代為收受、管理金錢與供養的「淨人」。中道僧團的僧伽不主動向人索求供養與護持，受取食物的方式為居家信士自行辦食供養於僧前，以及托鉢化食於市、受請供養，僧眾雖是隨施受用而不揀擇食物，但為了遠離殺生及物癮的束縛，所以不受用魚、肉、煙、酒、檳榔，還有許多消遣性食品，如咖啡、可樂、汽水、茶、糖果……等零食也不受用，這是為了遠離無謂的口腹欲求，並且多餘的飲食、衣服、臥具、醫藥供養也不受用。此外，中道僧團的僧眾只有在為人說法前受取供養，在於說法後則不受取佈施供養。（隨佛，2015）

從太虛大師「法界圓覺」、印順法師「性空唯名」，乃至隨佛禪師「緣起四諦」的「人間佛教」運動，歷時百年。類似於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百年「人間佛教」運動，從思想上溯流尋源，回歸佛陀本懷，從歷史社會變化的角度，探索並重新評估佛教之思想、價值及社會功效，重現了釋迦佛陀的認識論、人生觀與價值觀，體現了佛教徒及社會知識分子對佛教的救亡圖存及促使佛教利益社會的不懈努力。

第三章 原始佛教會的組織與運作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是原始佛教會，故本章首先介紹原始佛教會的組織架構與理念，其次描述主要創立者的重要成就及歷史定位，最後討論原始佛教會成立以來，對其傳播受眾的影響。之所以採取由團體到個人的介紹方式，原因有一、本文研究重點在於原始佛教會，二、原始佛教會強調集體，而不刻意突顯個人，三、原始佛教會的成立與運作僅為創立者生命經歷的一部分，其理念與創立者精神之所在，雖有緊密的關聯，但畢竟本研究不以人物介紹作為重點。原始佛教會作為新興的佛教團體，其最顯著、有別的與他宗教團體的特點即在其理念，即「原始佛教」之內涵及現代化操作。本研究中，引言的部分，未作特別標識，即來源自筆者整理的訪談資料（詳見附錄一）。

第一節 原始佛教會組織架構

原始佛教會從組織架構上來看，分位三個部分，第一、由出家僧侶組成的「中道僧團」；第二、由在家護法組成的「現代釋迦族」，第三、由出家僧侶、在家護法共同參與的社會團體「原始佛教會」。筆者通過深度訪談及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的整理分析，對原始佛教會的組織架構進行梳理。其組織說明如下：

一、中道僧團

由信奉《七事修多羅》的古老經說，受持銅鑠律為本的僧人組成。由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美國及世界各地華人為僧團主體的中道僧團，分為比丘僧團、比丘尼僧團等兩部僧團。

（一）、導師：中道僧團導師。

（二）、中道比丘僧團：1997 創立於臺灣。

（三）、中道比丘尼僧團：2000 草創於臺灣，2014 年確立。

二、現代釋迦族

由信奉《七事修多羅》的古老經說，皈信原始佛教，護持中道僧團，受持五戒、九戒的居家學眾組成，分為導師、指導僧團、釋迦族群。

(一)、導師：中道僧團導師。

(二)、指導僧團：中道比丘僧團、中道比丘尼僧團。

(三)、釋迦族群：分別有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美國及世界各地華人為主體的現代釋迦族群。

三、原始佛教會

由信奉《七事修多羅》，受持銅鑠律的僧人，守持五戒、九戒的居家學眾，共同組成原始佛教會。目前有臺灣、美國、澳洲、馬來西亞等教會。教會成員分為三部份：

(一)、教會導師：由中道僧團導師負責擔任原始佛教會終生導師。

(二)、中道僧團：擔任理事長、理事。

(三)、現代釋迦族：擔任理事、監事、會員。

作為傳播原始佛教的原始佛教會，其創立人及導師隨佛禪師（2010）稱，原始佛教會的本質，是以信仰釋迦佛陀、奉守十二因緣法、三十七道品之四聖諦，以教育為本的佛教團體。原始佛教會依據古老可信的經說、律戒，確立佛法及僧團的傳承。而原始佛教會擔綱教育的主體，是奉守經律的中道僧團。中道僧團、現代釋迦族、原始佛教會必需嚴守師生相承的佛教倫理。中道僧團導師是僧團、現代釋迦族、原始佛教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師長，「依經、依律」的擔任傳續經法、禪法、律戒的責任。中道僧團是現代釋迦族、原始佛教會的指導僧團，負責向各方宣揚經法、禪法、律戒，維繫原始佛教會的運作及發展。

第二節 原始佛教會之核心主軸

原始佛教會網站（www.arahant.org）稱，原始佛教包含兩個內涵：「原始佛法」及「人間佛教」，故其傳播發展也確從這兩個方面進展。「原始佛法」重點在對佛陀教說的求真求實，而「人間佛教」則體現出在四諦因緣的智慧下展現出的現實人生自利利人的和樂共榮。

弘揚、推展原始佛教的原始佛教會作為以教育為本的佛教團體，其教育準則、教育方針、教育結構及運作準則將在本章結合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及筆者對原始佛教會核心成員的深入訪談內容進行提煉分析。

一、教育準則

按照筆者對原始佛教會的創始人隨佛禪師及核心成員的觀察與訪談整理，筆者歸納出原始佛教會的教育準則。其教育準則略可分為以下五項：依據史實，依據《七事修多羅》的古老經說，依據戒律，尊重社會規範，以及尊僧和俗。

（一）、依據史實

原始佛教會將其定位在弘揚原始佛教的佛教團體，面對社會各界對於原始佛法的為何，如何界定原始佛教的範圍等問題，原始佛教會始終將史學考證和學術探究作為教理的基礎。

當被問及原始佛法的根據是什麼這一話題時，隨佛禪師也是給予了學術性的依據範圍。經，依據：巴利《相應部》裡面的「七事相應教」以及漢譯《相應阿含》裡面的「七事修多羅」的共傳部分，並結合其他史料綜合分析；律，依據三本古律《摩訶僧伽律》、《五分律》及《十誦律》的綜合研究。

“...原始佛法的根據...如果從比較學術性的說法，歷史性的說法，就是佛滅後當年，第一次經典結集，所結集出來的，釋迦牟尼的思想言論集，那叫做——經，也就是目前在，巴利《相應部》裡面的「七事相應教」，以及漢譯《相應阿含》裡面的「七事修多羅」的部分。這是屬於在學術上所研究的，第一次經典結集提出來！...(以及)釋迦牟尼佛在世所制定的，他對他學生團體生活跟個人生活的規範，那就是——戒律。就是依據的，我們可以說是目前所流傳在佛教的三本古律。第一本最古的律可能就是《摩訶僧伽律》，然後再來就是屬於有部的《十誦律》，然後或者是，我們這個西方分別說部的《五分律》。

《摩訶僧伽律》代表大眾，《十誦律》代表阿難系的，《五分律》代表分別說系的本部化地部的。其實這三本律是，研究三大部系，所依止律的重要依據。” 隨佛禪師（2017年9月24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而這些史學的考證也是經由世界學術界長達兩百多年及隨佛禪師個人的努力而得。在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中，幾乎每一期都有關於隨佛禪師對佛教史獻的考證文章，期間除了旁征博引三藏的原典，考古文物發現，也大量引述對比國際學術界頂尖學者的研究成果，如，臺灣印順導師、美國菩提比丘、泰國佛使比丘以及日本學者平川彰、水野弘元等。在筆者對隨佛禪師進行深度訪談中，隨佛禪師特別針對印順導師對探尋原始佛教所做出的貢獻做出感謝。

“對於原始佛法的探究，少不了印順導師他所研究發現的，必須從現在所流傳的說一切有部《相應阿含》、與南傳銅鑠部《相應部》當中古老「七事相應教的共說」當中，去探尋原始佛法。這樣的一個研究

心得與發現，對於接續後續的學人探究原始佛法的真相，是有極大的重要性跟貢獻，我個人對印順導師是尊敬的，是感謝的，是深深刻刻的感激他的貢獻。” 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9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秉承重視史實考證的態度，原始佛教會所有關於佛法、戒律的教說皆有所本。而隨佛禪師對史料、佛法的學術考證，使原始佛教會在原始佛教領域獲得了解釋權和話語權。而這種重視史實考證的務實態度與科學精神相契合，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理性、求真的人群。

（二）、依據《七事修多羅》的古老經說，依據戒律

根據筆者的參與觀察，自 2010 年筆者接觸原始佛教會以來，每次七日或十日的禪修活動，乃至一日的公開弘法活動，只要涉及到佛法的核心因緣法，中道僧團僧眾在講解佛法時，必然會引經據典，以學術研究的成果作為解讀經說、律典的依據。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中文章，更是強調了基於史學考證的原始佛法，對於原始佛教的重要性。

佛教在傳播的兩千多年間，發展出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派別及宗派，大的類別說，有南傳佛教、漢傳佛教及藏傳佛教，更深細的說，宗派之多更是數不勝數，例如，為華人社會耳熟能詳的隋唐八宗。教法的不統一與宗派林立使佛教內部彼此排斥，不能團結，僧團及在家護法的凝聚力不強。統一的教法戒律基礎則成為教會團結的重要保障之一。

原始佛教會成員嚴格按照史學考證的態度，研究佛法，依據學術考證得出的「第一次經典結集」集出的典籍及研究做為依據，並以律藏的研究成果作為持律

的依據。而依經、依律的教育原則將有助於原始佛教會在教法的一致與團結，並合於現代社科研究的方法論。有效的預防了個人心證或內在欲貪，而產生離經說法、自創一派的不良影響。

在筆者進行的深度訪談中，隨佛禪師對於佛教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分裂出多種部派的原因予以解釋與說明，並對此強調持戒，特別是持「金錢戒」的重要性。隨佛禪師表示，佛教分裂的原因拋開政治干預等外因不談，佛教分裂的一個核心點在於佛教內部僧人以見解上、戒律上的不同，作為抬高自己、建立自己宗教利益的結構。佛教團體是由不同的人群組成的，對教法的不解、對戒律的持守本就參差不齊，這是平常的事。而把教法的不同、戒律的不同，作為教派分裂的原因，則是將教派的分裂予以神聖化、合理化，背後實則處於建立個人的名位與權威，目的是獲得宗教利益，歸根到底的原因是內心的傲慢與貪婪。傲慢的對治只能透過人格培養，而貪婪的制約則可以通過戒律加以約制。因此，隨佛禪師特別強調守持「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錢財」的「金錢戒」，以消除出家人追求金錢利益的誘因。為了消除未來原始佛教會分裂的潛在誘因，一、在教法的分歧上要予以消除，要遵循從經典文獻考證出來的佛陀的教法；二、戒律的實踐上，除了該有的守持的戒律以外，中道僧團特別重視落實不受持、積蓄，使用金錢的戒律。

“...2000 多年來，佛教也都一直都在分裂，那麼這些分裂表面上看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差異或者僧團規範上的彼此不相同，所以造成的分裂，深入的了解，我們可以看到另外壹個因素...，僧團分裂的理由，其實內在有很大的核心點，就是佛教內部的僧人藉由見解上的不相同，戒律上的不同調作為擡高自己、建立自己的宗教利益結構，從佛教的系統中確立自己的宗教利益系統有莫大的關聯。” 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9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我們避免原始佛教分裂的作法，其實就是所有教法的思想回歸佛陀的教說，戒律除了原本佛陀教導的戒律以外，特別重視落實金錢戒守持，那麼在實際我們的作為上運作上呢，我們也有我們的作法。”

隨佛禪師 (2017 年 9 月 29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原始佛教會對於在家護法的釋迦族，則依據九戒、五戒為本，兼顧端正的社會規範。

(三)、尊重社會規範

原始佛教會尊重社會約定俗成之善良道德、社會規範。社會規範的形成必有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合理性，故應當予以尊重，特別是良善的道德。這也是北傳佛教、南傳佛教以及絕大多數宗教團體所共有的特質。呼應良好的社會規範，提倡高尚的善良道德是一個正面宗教或社會團體的基本條件。在訪談中，隨佛禪師提出，任何良善的道德、社會規範都值得尊重，但也特別強調，這個佛教的功用，不能僅僅從道德的層面來討論。

“...不論是政治，或者是學說或者是宗教，或者是制度，基本上都不能違反人類社會共守的基本道德。如果違背人類社會公認的基本道德，那大概很快就會被人類社會所唾棄與淘汰。...”隨佛禪師 (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關於尊重社會約定俗成之善良道德、社會規範原則，原始佛教會的中道僧團有個值得我們探討的特點。雖然中道僧團的戒律傳承是來自目前的南傳佛教，但

中道僧團卻不食魚、肉。在南傳佛教，根據托鉢「不揀擇食物」的原則，在不見殺、不聞殺、不為己殺的前提下，僧伽可受取魚、肉。而北傳佛教則歷來有「愛護生命」，不造殺業的原則而要求僧侶禁止肉食。南、北傳佛教界就是否可以食魚、肉這論點爭論不休。一些南傳佛弟子，指責堅持食素是提婆達多的徒眾，而北傳則對受食魚、肉不以為然。隨佛禪師（烏帕沙瑪比丘）就此問題專門撰寫了《不食肉與慈心之道》一書，解釋中道僧團不受食魚、肉的原因。

隨佛禪師（2005）指出，一、佛陀的教導重於息止身心苦惱的智慧，並不認為藉由食物種類的揀擇，就可以決定身心的淨化與解脫，反對提婆達多「不受用魚、肉」可速證聖果的主張。二、更進一步提出，佛陀時代的古代印度社會，沒有分工細緻的現代產業結構，人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多數不存在養殺、獵殺的行業。出家人在「見殺、聞殺、為我殺」的魚、肉供養也是不受施的。一方面強調遠離殺生，另一方面，佛陀時代的印度社會並不具足現代社會，消費促進生產的社會基礎。三、從佛陀制定的戒律來看，「不殺害生命」的戒律強調不害他、不令他生恐怖的慈悲，而「不可任意破壞草木」的戒律，是說人為了生活雖可合理的取用草木，但基於尊重依附草木生存的生命及傳統的泛靈信仰，則體現出現代環保及尊重良善的傳統民俗信仰、避免與善良風俗對立的態度。

中道僧團依循佛陀的正道，雖了知食物的種類無助於解脫，但為慈悲關懷生命，也為尊重華人佛教社會的良好傳統習慣，在現今的工商業社會結構下，奉行為不殺生而不食魚、肉。

（四）、尊僧和俗

通過對原始佛教會成員的深度訪談並分析原始佛教會的活動，可以發現原始佛教會尊崇傳續佛教法脈、奉獻社會的僧團，團結、和諧世俗大眾的價值準則也

非常明顯。原始佛法會強調法脈傳承，從早晚課的頂禮佛法僧戒文中可見一斑。其內容從「至心歸命釋迦佛陀阿邏漢正等覺者」，「至心歸命因緣法、四聖諦三藐三菩提」(佛、法)「至誠禮敬召集正法律的大迦葉阿邏漢正等覺者」、「結集正法律五百阿邏漢正等覺者」乃至歷代的阿難系經師、優波離系律師的傳承聖弟子(法脈傳承)最後為「至心歸命住持世尊正法律離欲解脫僧團」(僧)、「至心歸命相應四聖諦、清淨解脫戒」(戒)。

中道僧團特別重視佛教法脈傳承，這不僅是基於史學考證的結果，更是基於尊師重道的基本修行素養，有利於僧團、教會的團結。而嚴持戒律，特別是守持金錢戒的做法，以及積極忙碌的弘法生活形態則表現出奉獻社會的人間典範。原始佛教會不僅強調教會內在的團結，更團結、和諧世俗大眾。基於原始佛教會自身定位為教育團體，不是宗教，在看待現代佛教及其他宗教時，隨佛禪師指出，原始佛教會關心的不是人們的信仰，而是人們的困難和苦惱。也因此對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及普羅大眾予以關心和幫助。

“...原始佛教不是宗教，原始佛教會也不是一個宗派。我們關心的不是人們的信仰，我們關心的是人們的困難跟苦惱。你信什麼宗教、做什麼職業，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我們關心的，是你有什麼樣的問題？你有什麼樣的苦惱？甚麼是我們可以幫助你？我們關心的是這件事。...”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所以，對其他宗教的人，我們認為他們是生命的朋友，是在「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的道路上」的同行者，只不過大家的做法不同、經驗不同、看法不同。只要不違反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跟良善行為，我們都一樣的關心與尊重，我們並不會把他們當作奇怪的人，或者有罪的

人。我們沒有這種心態。”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
姚佩好訪問

另外，中道僧團分別在 2011 年、2016 年成立四聖諦佛教會、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雖然原始佛教會的主軸在宣傳佛陀的原說教導，在思想上確實不同與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但原始佛教會並未與其他現有的佛教教派產生競爭、對立的關係。原始佛教會為了團結佛教各界，力求尋找、強調彼此的共同的價值，先後為了團結南傳佛教而成立的四聖諦佛教會，為了團結漢傳佛教而成了三階念佛彌陀禪，力求減弱、消除彼此的對立與衝突，利益不同信仰的人群，從而實現佛教界、社會的共榮。在筆者對隨佛禪師的深度採訪中，也對此問題進行了特別的探究。

“...我們並不是跟其他現有的佛教宗派要作競爭、對立的一種關係。我們的重點是要幫助這個社會，幫助佛弟子，能夠回到現實的世界，面對現實的人生，可以務實實際的解決問題，讓他人生更好，我們的目的在此。...我們的重點還是在人，讓人更好，讓社會更好，這才是我們整個核心價值跟目的。...”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我們成立四聖諦佛教會是為了跟南傳佛教有一個更和諧往來，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讓社會更好一個的平台。...”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我們成立了這個彌陀禪學會。不想因為我們宣揚原始佛教造成漢傳佛教跟原始佛教無謂的對立，也不喜歡學習原始佛教的人去排斥漢

傳佛教，所以我們成立彌陀禪學會。...我們強調三階念佛就是提醒這些持名念佛，祈求往生，發願遠離這個現實世界的這些念佛人，能夠體會念佛的真義在實相念佛，回到眼前現實的世界，而不要脫離現實的人生。...這是希望能跟漢傳佛教有良好的關係。這兩個會和傳播原始佛法有什麼關係呢？尊重、交流、合作，共同幫助眼前的世界。”

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二、教育方針

根據筆者對原始佛教會的觀察與體會，筆者歸納出原始佛教會的教育方針是以務實實際，經世致用，重於現世，自利利人的方針來引導學眾。

原始佛教會以弘揚佛陀原說為己任，經由親身的實踐及學術的考證，隨佛禪師解釋佛陀說法的核心為因緣法緣生法、四聖諦及三十七道品（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和八正道）。而隨佛禪師更是將原始佛法是什麼，很簡要的概括為「了解問題，進而務實、實際的解決問題」，就是整個原始佛法的核心。而因緣法、四聖諦的精神，則成為佛法的認識論及方法論。隨佛禪師曾在說法中，將因緣法、緣生法描述為：「因緣」是影響，而「緣生」則是影響效應的呈現。也就是說，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在影響的效應下表現出來，沒有個別性、單獨性與獨立性，而那交錯影響的實況，也就是佛陀所說的「因緣、緣生」。而這種認識論，也必然導致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四聖諦。筆者與隨佛禪師訪談紀錄如下：

“面對實際的問題（苦），瞭解這個問題如何發生（苦集）？那麼從問題如何發生的？明確掌握，發現問題，如何解決？（苦滅）從緣起法（因緣、緣生）的基礎，才能確立，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這叫做

解決問題之道，那麼在佛教裡面叫做滅苦正道，所以緣起法跟解決問題的正道合起來，我們在佛教把它叫做四聖諦。” 隨佛禪師（2017年9月24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根據筆者的觀察，原始佛教會的教導，不是像一般的宗教或教化團體，重點強調某種固定的知識、理論解釋體系是正確的，或陷入真理性的討論，而是旨在引導學法者建立務實實際的生命態度與實踐方法。傳統的佛教中因果業報或宿命信仰的認識論，讓當事者接受現實的方面是有其功效的，但是對於解決實際的問題，改善局面的作用則非常有限。

舉例來講，一對夫妻關係失和，用傳統佛教的觀點來看，多被解釋為彼此過去生是冤親債主，此生彼此是來討債的，而傳統文化中的宿命觀點，比如八字不合等解釋，都可以讓彼此容易接受現實，但卻對現實生命的開展收效甚微。而原始佛教會的教導，則根據因緣法、四聖諦的精神針對此類問題，會在當下具體的情境中，具體分析這對夫妻關係失和的原因，例如，性格特質、彼此的經歷、當下對自己與對方的期待等予以切實的引導與發現。

簡要來說，原始佛教會的教說，不提供放之四海皆準、以不變應萬變的標準答案作為生命信仰的依止，而是教導在具體的問題實踐中，面對問題、了解問題的原因，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經驗與能力。而這種務實實際、重視現實的精神，也合乎於當代的人本思想、寫實主義與科學精神。

原始佛教提供的這種務實實際的態度，不免和傳統佛教脫節於現實的情況顯現出了非常大的反差。因為認識論的不同，會導致迥然不同的人生觀與生命實踐。而因緣、緣生的認識論結合四聖諦的方法論，則為重視道德理想的佛教，提供了

迎合時代現實需要的一種途徑。這種不同觀點與生活態度，也在筆者訪談隨佛禪師就原始佛法是否順應時代的發展問題中得到體現：

“...（西方社會）經過文藝復興運動以後，他們逐漸從人生活中的目的就是為了讚美神、崇拜神、信仰神、依賴神，這樣的生活、生命態度轉變成為應該重視現實的世界、重視現實的人生、重視現實的生活，重視人的世界。...社會之所以能夠向前前進發展，必須面對實際現實的問題，務實的解決問題，不然這個社會很難向前進，個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所以西方社會在文藝復興與運動以後，逐漸的進步，進步的速度逐漸超過了東方的社會。...現在社會的潮流是什麼，時代的發展是什麼？其實就是文藝復興運動，（及）接下來的發展。...如果我們佛教本身不能回到原始佛法這樣的務實實際、人本的精神，而停留在這種改變後的、這種脫節現實的佛教，那麼佛教勢必要被現實的潮流，現代的潮流逐漸淘汰。” 隨佛禪師（2017年9月24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這種脫節現實的佛教，對年輕人是不會有吸引力的，只對老年人，有一種寄託的作用。因為老年人就是，面對的就是不久以後的死亡，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死後在看不到世界他會如何，所以對於談論看不到的世界的佛教，才會特別有興趣。年輕人，離死亡還遠，他們要的是現實對他們有幫助的教育，所以他們對講這種死後形而上抽象的佛教，興趣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當佛教被年輕人拒絕的時候，佛教就會變成有今天、沒有明天。...佛教能夠對現實的社會有幫助，能夠經得起時代發展的衝擊，佛教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務實、實際、人本。並且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跟精神，解決問題，開展人生，度越

煩惱。...”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原始佛教會採用務實實際的精神，學以致用的學風，則必然產生重於現世的作為。有別於傳統佛教的宗教服務，原始佛教會以宣法講座、禪修課程、人間關懷等為主要活動，不進行懺悔過去生的業障、超度亡靈等宗教服務。隨佛禪師曾多次強調，「好話趕快說，好事趕快做」，傾力於當前，努力的耕耘積極面對生命的態度。並且在探望病患與臨終關懷等活動中，重點在於關心當前面對的生命，給予適時的關懷與祝福。

在關於鬼神的問題上，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南傳佛教都有強調鬼神、護法諸天的傳統，原始佛教會對此問題不予強調。原始佛教承認鬼神的存在，卻認為這不是佛陀傳法的重點，關於「玄奇鬼怪」的內容，並不是一般人生活的需要，現代年輕人需要學習的是務實的佛法，這才是生命的要點。這也體現出原始佛教會重於現世、務實實際於現實生活的態度。

原始佛教會提倡的自利利他精神，是基於「因緣法、緣生法」的認識論。任何一個緣生法的呈現，都在眾多影響中呈現，而其呈現也是影響。所以，這種認識論不是以孤立的角度去對一個個體或事物產生價值判斷。原始佛教會的教導，提倡奉獻生命給社會，但也強調自利，不同一般於將自利、利他分割成兩個彼此獨立的價值取向，原始佛教會從「因緣緣生」的認識論認為自利利他是一件事，而不是兩件事。

傳統的佛教，強調道德理想，提倡利他性。筆者的接觸很多傳統佛教的學法者，虔誠認真的實踐利他，甚至不顧自己的狀況而利他，使自己及家庭陷入困境，反而使家人、朋友對佛教產生不滿的情緒。原始佛教會所舉辦的課程曾提到，鑒

於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合作的社會體系，任何良善的行業，都對社會有著積極的貢獻，所以認真的工作，解決工作中的實際的問題本身，就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因此更提倡學法者認真的在工作中承擔責任、創新、發展。正當的自利的過程中，本身有利他的影響。傳統道德性的利他的觀念，以側重點多在於損有餘而補不足，強調財富的重新分配；而以因緣緣生的認識論來看待自利利他，則多考慮雙贏，共榮。道德性的思考問題和務實實際的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的差異。由此可見，此方面不同對學法者生命開展的影響不可忽視。

第三節 原始佛教會之運作準則

筆者總結原始佛教會運作準則如下，並根據對中道僧團核心成員的深度訪談而探析運作準則的施設原因。

一、政教分離

原始佛教會堅守「政教分離」的準則，教會重在關心人民及社會的平安、公義、和諧、團結及繁榮，種種有利社會大眾的佛教教化與利世作為，不參與任何政治團體，也不涉入任何政黨的立場及運作。政教分離的原則的確立，是基於歷史的經驗。無論是美國或歐洲，在歷史的發展中也逐漸確立了政教分離的範例。

從佛教歷史的發展來看，根據隨佛禪師的學術考證成果，佛教經歷的第一次全面的對教義、僧團的改造是來自阿育王，而這種改造對佛陀正法的弘揚造成了巨大的傷害，而御用僧團的出現，也開啟了佛教僧團與政治的結合，深刻的影響的改變了佛教的歷史發展軌跡。宗教與政治權力的結合，歷史上比比皆是。在漢傳佛教的發展過程中，王權政治的涉入，影響深遠的案例有：梁武帝的建康教團，制定了漢傳的菩薩戒本；實際是回教徒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宗教政策，用世俗官僚體系結合僧團的管理，既嚴重扭曲佛教的發展，弱化佛教的正常功能，並使佛教

淪為助其穩定統治的工具。

種種政教結合的經驗顯示出，政治勢力處於其政治目的，往往試圖控制、利用宗教（佛教），而佛教的政治化，也使本無意在佛教中參與政治的學法者，不得不融入利益與權力的爭奪，而忘失了學法滅苦的重點。處於政治格局的多變性，與政治結合的宗教、宗派也多受政治的影響，而受到政治傷害。

根據筆者的觀察，中道僧團成員不參與任何政治團體，也不可有地域觀念，必需以出家人作為自己的第一身份認同，也絕不涉入任何政黨的立場及運作，不參與政治投票，以及為政治站台。討論政教分離的模式的可能性，筆者認為在王權、集權的時代，政教分離的原則，多沒有合宜的社會環境基礎，所以教會無法不受到政治影響的強力干預。而在民主理念興起的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原則，因民主制衡機制的出現，則在實現上有其可實行性與優越性。

二、僧教一體

中道僧團的作為，是傳承原始佛法、開展「人間佛教」；原始佛教會的發展、運作，是經由原始佛法的運用，發展利樂人間的「人間佛教」。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的存在及發展，是交融不分、互為表裡。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作為傳播者的中道僧團和原始佛教會，傳播的主體是原始佛法，而這兩者密不可分，互為表裡。傳播主體體現了傳播者的思想與目的，而傳播者的行為則是傳播主題的展現。

三、尊僧和俗

在原始佛教會網站的表述中，中道僧團以無私奉獻的作為，發展教化世人、利樂社會的佛教。原始佛教會的指導是中道僧團，也是由奉行佛法的居家的現代

釋迦族組成，僧團、團結現代釋迦族、和樂社會大眾，是原始佛教會的運作準則之一。而就其內部的運作行為分析，原始佛教會強調師生倫理，學法者處於對出家人的說法、戒行的信受，表現出了發自內心的尊敬。而原始佛教會，不僅在理念上強調內部團結、和樂社會大眾，在弘法活動中也確實積極的利益社會大眾，並為了團結佛教界的不同人群，建立四聖諦佛教會與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

四、財政獨立

根據筆者幾年來的親身觀察，中道僧團堅守「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的僧律，任一僧人皆無有個人錢財、金銀或有價證券，只接受必要的飲食、衣物、臥具、醫藥等實物供養。而原始佛教會的運作及發展，不同於個別的僧人，是必定需要人、物力的支持。任何支持、贊助原始佛教會的金錢或資產，只用在教會的運作使用，是採行獨立、公信、合法的管理方法，不屬任何僧人或私人使用。出家人在教會擔任的工作就是推動法務，因為教會是按照政府規定的組織，所以僧人會看財務報告、但不經手金錢，這些財務都是有居士義工來負責收支，合格的會計師去核實，出家人看報告監督，避免在家居士處理的過程中出現不當狀況。而教會的所有資金，則都用於弘法及教會發展，不能用在出家僧團的身上。而其目的，在出家僧侶來說，持金錢戒，是為了避免出家人為了金錢利益的而爭奪對立。

“...出家人在教會擔任的工作就是推動法務，決定法務的推動，那麼教會所得的十方善款，則教會有兩個到三個會計和財務，出家人也沒有介入，所以這些負責金錢的事情都是由可信的在家弟子，或者也包含我們教會對外聘請的合格的會計師來監督。因此這些財務都是一清二楚，出家人並沒有介入，所以這些支出、收入都有合格的會計師的核實，那麼許多經手的是我們教會的義工法友兩三個人，不會由一個

人來處理的。...”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9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僧人住在道場裏基本上就是修行和弘法，所以他就像一個學校，學校就是公的，所以凡是道場裏面的水電這種公共開支，水與電，或者所謂土地、房屋的稅金，這一律都是公款付出，人家護持道場的公款來支出的。那麼道場裏面的所謂的日常運作的所有一切，都是由居士拿實體上來，比方衛生紙、紙張或者所謂米、油、瓦斯這些，全部都是由居士另外來供養這個道場的運作，而不是由出家人拿錢去買，那麼供養道場的金錢呢其實就是作弘法用途以及所謂的水電支出，其他所有的內部運作、使用、吃的、所有一切，都是居士另外拿上來實體物，所以出家人在這一點上也沒有碰觸接受金錢的問題。”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9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原始佛教會的這套做法，在佛教界乃至宗教界都算是非常的少見且可貴，故在傳播上，中道僧團及原始佛教會常常面對多方的因不了解、不敢相信這樣行得通而產生的質疑，而經由實際的接觸、觀察、驗證後，反而對僧團、教會及學法者本身產生了非常良好的正面影響。

五、專款專用

根據筆者的實際觀察，原始佛教會的收納、支出，是採行分項法務、各有支助、個別支出的原則，使支持者的贊助款項與資產，既能合乎教會法務使用，也遵從支持者的意願，並且杜絕可能的財務弊病。

筆者有豐富的親身經歷，某次活動某項目的收納不夠，另外的項目的收納充足，但卻不能損有餘而補不足，只得針對不夠的項目再行籌措，完全遵循專款專

用的原則。而清楚、認真的實踐這些原則，使原始佛教會在家學眾對自己的發心的使用也非常放心，有益於其學習的信心，並對其實踐原則等面向，有積極的教育作用。

第四節 隨佛禪師——原始佛教會創始兼領導人

隨佛禪師（Ven. Bhikkhu Vūpasama），修學佛法至今已四十餘年，在世界各地創辦「原始佛教會」，是還原、振興已經隱沒約有兩千二百餘年之原始佛教的法脈傳人。隨佛禪師修行前期深入漢傳各宗各系（北傳佛教系統），對印度菩薩道之「般若」、「瑜伽」與「如來藏」等三系思想，特別是對《般若經》、《中論》的思想與「禪宗」的禪法，有深入的體會與教學經驗。其後受印順導師影響，探尋佛陀原始教法。隨佛禪師出家於緬甸銅鑠部僧團（南傳佛教系統）。其後對於佛教教法的探究與修行，主要的研究是「從佛教傳承的最古老教義中，探尋佛教初始時期的教法，並致力於釋迦佛陀教法、禪法及菩提道次第原貌的探究、闡揚與實踐」。隨佛禪師不僅在思想層面從法義上還原原始佛法，更在行動上建立依經依律的中道僧團弘揚原始佛教教說。本小節依筆者的深度採訪，從法與教兩個方面探究，第一，探究其還原原始佛教的原因，以及還原「原始佛教」的困難與何以可以完成這樣一件難得的工作。第二、從原始佛教會導師的身份，探討原始佛教會發展遇到的困難，並就其原始佛教會創立者、導師的身份，探討其領導魅力。

一、還原原始佛教

根據筆者的深度訪談及這些年聽法的經歷，隨佛禪師從小至少就具備幾個特點：（一）少年老成，沉靜善思，好讀書，善學；（二）原生家庭的經歷，使其很早就開始面對世間的種種煩惱及痛苦；（三）自年幼起即主動的承擔起對自己生

命的責任；（四）不信不做則已，若信若做，就是全力付出的實踐派；（五）從小接受傳統文化的人格教育；（六）具備現代科學素養的西式教育人文精神。

進入佛門的原因則是對生命的追問，因不滿足「一神教莫名其妙的就相信一個造物主」，也不喜歡「像一般神道，只是不斷祈求神明的庇佑」，「覺得佛教有一些思想內容和個人努力的自我要求，感覺比較合情合理，所以就信仰了佛教。」而這一信，則是對漢傳佛教二十年的全身心投入。

隨佛禪師進入佛教後，則先後受到了當時佛教界重要的高僧大德的影響，如廣欽老和尚，懺雲法師，煮雲法師，印順導師等。「信仰型的學習、投入，或者是苦修型的信仰與投入，或者是思想型、教育型的研究，大多都有過經歷。」在這全身心投入的二十年間，少年、青年時期的隨佛禪師遇到的師長們，現在看來在當時都極具代表性，是信仰型、苦修型、思想型的佛教修行者的典範。而隨佛禪師從小便沉靜善思、能讀好學，以及若信若做便全力付出的特質，則使其成為解行並重的佛教修行者，不僅研究三藏經典，同時也身體力行的實踐傳統佛教的修行法門。這種經歷，放在傳統佛教的標準中，被認為是特別出色的修行者。（隨佛，2016）

然而，在二十年的漢傳佛教的投入中，慢慢的就覺得用不上，對於實際的人生使不上力，發現所學到的佛法，總結就是對現實人生的懷疑，對現實人生的否定，以及對不屬於現實人生的一些美好境界的追求與信仰。這些對現實人生的問題和需要，關係不大，幫助也不大。而個人的一個經歷，突然發現，傳統所學的佛教有脫節現實的問題，隨後一些新的，更深入的發現，讓其確定以前所學，確有問題。而這些重要的發現，則發生在 1989、1990 這兩年間，是對因緣法、緣生的發現。之後三年間，比較著重的所在，是追尋真正的佛法與生活的結合，表

現其所對佛法的體會跟經驗。選擇去緬甸南傳佛教出家，只是為了回歸佛教僧人的真正面目，利益社會。隨後發現南傳佛教的問題，教法過於消極，在這期間，憑著 1989、1990 年間對佛法的發現與體會，依著這樣的基礎，深入南傳經典——五部巴利聖典的研究，從而發現傳誦的問題。隨後，隨佛禪師則開始進行北傳、南傳經典的對比研究，試圖在南、北傳經典及史獻中探尋、還原隱沒不彰的佛陀原說，不僅完成了佛陀原說的還原，並創立了中道僧團與原始佛教會。（隨佛，2016）

從其修行的經歷可以看出，隨佛禪師是在認真投入佛法修行後，在漢傳佛教教法的反思中，一次特別的經歷，對因緣法、緣生法有了切身的發現，而依著這發現的經驗與體會，在南、北傳及史獻資料中，找尋務實的根據，探索佛陀的原說，運用嚴密的考證來證明自己的經驗與體會，避免相信個人經驗的弊病。這個過程，則體現出隨佛禪師不強調個人主義、而重視根據、考證的態度。

再回過頭來看到傳統佛教的教理，隨佛禪師在與筆者的訪談裡則談起「個人經驗提出傳統漢傳佛教，基本上已經比較傾向於慈善工作、神秘信仰，還有一些哲學理論，三者混在一起的宗教。它雖然有著慈善的外衣，以及給予人們寄託心靈寄託的功能，並且提供喜歡探討問題人士的滿足知識胃囊的需要。但畢竟覺得，太過脫節現實。南傳佛教也差不多，雖然所宗的經典，所依止的信仰，或者教派不一樣，但是大概差不多，並且更消極。」雖然隨佛禪師指出其經驗中傳統佛教就教法上的問題，但也未否定傳統佛教對社會的功能和意義。

當討論到還原原始佛教的困難時，隨佛禪師將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概括為四點：（一）對佛法的體會，對現實人生的認知與體會，這是思想層次的一個困難。

（二）要對經、律、論、史獻及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充分的了解、掌握，並進

行交叉核實，洗練出經得起學術考證且最符合真相的說法。這是研究工作能力的一個困難。(三)基於第二點材料的龐雜，研究者需要有相當的耐心、恆心與毅力，還有耐得住佛教界的質疑、攻訐。(四)經得起宗教利益的誘惑。

“...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倒是有一些，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簡單來講可以分成三大類。第一類就是你個人對佛法的體會，或者說對現實人生的認識與體會，這是屬於你個人的所謂思想層次的一個困難。第二類的困難是什麼呢？因為談到的是佛法，所以這方面，絕對不是你發表你個人的意思的一個舞台，不是你發表你個人思想，把個人的思想當作佛法的這種自我表現，一定是要有根有據，而且這個根據呢，是要讀學術研究班的，能經得起檢驗的一個根據，所以這第二類的困難就是佛教內部經、律、論、史獻，還有國際對歷史研究，這些研究的內容的瞭解，充分的瞭解，掌握並且加以交叉核實，釐清洗煉出當中所最可能最說得過去的真相，所以這個第二類的困難是很大的，這是屬於研究工作上的不容易。第三類困難是什麼呢？第三類困難就是，你個人要有相當的耐心、恆心、毅力，因為這樣的研究肯定是要花相當大的時間，因為資料史獻太多太龐雜，而且要釐清整理出一個最大可能的交集結論很不容易，所以花的時間很多，所以你一定要有相當超過常人的耐心、恆心而且毅力，並且研究出來的內容肯定跟現有的佛教會有很大的差距，必定是吃力不討好，要有相當的艱韌的意志，耐得起佛教社會的質疑跟負面評判，不畏困難地做下去，這是第三類的困難。當然最後應該還有一個，當你逐漸地做出成績的時候，你要經得起宗教利益的誘惑，如果經不起宗教利益的誘惑，那麼所有的研究就會變成一種追逐利益的一個手段，那麼一個人的思想層次也就會下降，那麼同樣的一個人的艱毅的毅力各種方面也就會瓦解，那同樣

的這三類的困難，也都會不具備條件，那也就解決不了，你要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也就會做不到。...”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在筆者看來，隨佛禪師還原原始佛教有其異於常人的優勢：（一）其先有對因緣法的體驗，則可以為其在研究中提供檢驗的標準，確立合宜的方向；（二）深受印順導師等學人的影響，隨佛禪師深入三藏及現代史學、社會學，具有優秀學術研究基礎；（三）本身個性及傳統佛教修行（無論是信仰型、苦修型）的全身心實踐，磨礪淬煉出超常的耐心、恆心與毅力；（四）信仰道路的不斷修正及人事經歷，使其能夠孤獨的面對質疑與攻訐，不受宗教利益的誘惑。

因其個人的這些異於常人的優勢，使其在眾多研究探尋原始佛法為何的大潮，因實際的困難，逐漸退卻之時，能夠繼續不斷的研究考證，最終完成原始佛教的還原。

“對我個人來說，似乎只是將我對佛法的體會透過經獻、史獻的研究能夠獲得證明，我人生的路並沒有走錯，所以我個人的困難倒是不大，那麼支持我繼續前進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对這個現實人間的關懷。... 每一個生命都活在這個人間，受人間的滋養而存續一生，應該很自然地要良善地影響跟回饋現實的人間，這談不上是什麼偉大的情操，這應該是一種生命的當然...”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二、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創始人及導師

隨佛禪師，不僅像印順導師一樣，作為思考者、研究者，在佛法探尋研究上

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他還更兼具強而有力的執行力，起而行動，建立中道僧團與原始佛教會，作為實際弘揚原始佛教思想的承載者與推動者，以實際的社會行動影響社會生活。對於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的定位、教育理念與運作原則等在本章第一節、第二節都有所敘述、分析。

當討論到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在弘揚原始佛教的阻礙與困難時，隨佛禪師則表現出了非常達觀而自然的態度。阻礙多來自佛教徒的阻礙，對原始佛教破壞、攻訐、打擊、誹謗多來自佛教徒，如南傳佛教、漢傳佛教或藏傳佛教。因為原始佛教跟他們是不同的，所以被認為是附佛外道，認為研究所得是對其惡意的批判，這種阻礙從實際到網路比比皆是，這是最大的阻礙。例如在網路平台、現實的人際傳播中，在 2013 至 2015 年間出現了大量的對原始佛教研究的攻擊，但 2015 年之後，隨著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的不斷刊出，原始佛教的全貌逐步呈現，2015 年之後網路上關於法義探討的爭論漸漸止息，中華原始佛教會在原始佛法研究上得到了話語權，但來自佛教內部基於現實利益的攻訐、打擊、誹謗依然廣泛存在。而人們學法困難則是很多人對原始佛法比較生疏，加上傳統佛教傳予一般人士有關早期佛教的負面印象，所以對原始佛教也有連帶性的心裡包袱。

“這些的困難是南傳佛教的困難，是傳統漢傳佛教的困難，是密宗的困難，是一般社會大眾的困難，不是我們原始佛教會的困難。”隨佛禪師（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隨佛禪師就此問題，回答的角度是站在彼此雙方及社會環境的立場上，綜合看待該問題，並不以是非對錯來討論實況，而是以人事的困難來看待所面對的問題，提供可提供的幫助。

隨佛禪師作為僧團和教會領導人，以下我們來討論、分析隨佛禪師是否具備魅力型領導的特徵。根據德國社會學大師 Max Weber（1968）的定義，魅力型領導就是「基於對一個個人的超凡神聖、英雄主義或者模範性品質的熱愛以及由他揭示或者頒佈的規範性形態或者命令」的權威。而 House（1977）更提出了魅力型領導的具體特徵：（一）高度自信，（二）支配他人的傾向，（三）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而根據 Bennis（1985）的標準，魅力型領導者有四種共同的能力：（一）有遠大目標和理想；（二）明確地對下級講清這種目標和理想，並使之認同；（三）對理想的貫徹始終和執著追求；（四）知道自己的力量並善於利用這種力量。

若就僧團和教會的領導而言，隨佛禪師對釋迦佛陀、佛法、僧團與聖戒展現出非常堅定的信念，極具宗教精神。就筆者親身體驗及觀察，聽法的學員，大多被其對佛教的熱誠、對社會的責任所打動，其說法在充滿理性的思辨之餘，也非常具有情感的感染力。而這種感染力，來自於對佛教的責任，憂患意識，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關心，對生命苦難的體諒與幫助。隨佛禪師在說法時，常常結合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分享自身的修行經驗，也將人群常見的偏差認識、心態，深入的剖明給學員，並引導學員自我察覺，而針對群體的、社會的問題，也指出個體所產生的認知、情感偏差而造成的錯置。

House（1977）提出的魅力型領導的具體特徵，隨佛禪師符合第三點，「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相信這一個特質，絕大多數人會肯定。而第一點，高度自信，則要視情況而定。在隨佛禪師教導的因緣法、緣生法的體系中，第一步便是要看具體的現實為何，只有在對現實的明見的基礎上，產生當下合宜的回應，而這種模式則強調務實實際，實事求是。隨佛禪師以身作則，對現實不同面向的反覆觀察，不斷進行多方面的核查，才做出判斷。如果說對於判斷力表現出信心，

這是有的，但不會出現一般高度自信而驕慢獨裁的特質。而第二點，支配他人的傾向，就筆者個人來看，則若用影響他人，引導別人的行為則比較合宜，有些法友會談及隨佛禪師有些時候非常的「霸氣」（堅定，不妥協），但鑒於學法者對於隨佛禪師的特殊的尊敬（有些為崇拜），隨佛禪師的確非常具有影響力。需要強調的是，在與弟子、學眾相處方面，隨佛禪師非常重視尊重對方的自發選擇。雖然會對弟子、學眾的自相矛盾出予以點撥、教導，但還是強調，清醒自主的選擇、並為之自我負責的態度。隨佛禪師不提倡「管人」，認為管理人的主觀動機存在迷思矛盾，而應該啟發、引導及教育，但前提是對方有主動學習的意願。

而就 Bennis(1985)的標準，隨佛禪師對僧團教會都有非常明確的發展方向，及應當恪守的原則。也非常重視將對於佛陀的崇敬、佛法的內涵、僧團團結清淨的可貴，僧團傳承的重要與困難，相應解脫戒的實踐經驗明確的傳達給中道僧團的僧眾與在家學眾。而對佛法的實踐與探尋、還原原始佛法更體現出其對信念的探求與執著。佛法重視自我觀察、發現，隨佛禪師自覺也善用這些經歷與體驗。

如此看來，隨佛禪師基本上是符合上述的魅力型領導的諸多標準的。但是從佛法的角度來考察，佛教不認為有所謂的「本來面目」，佛法認為一切都是因緣中的呈現，有那個因緣，沒有固定的那個人。所以，不同的人認識的隨佛禪師，是不一樣的，對每個人來說，他們的經驗也都是真實，也都是不同。有的學法者，看到了隨佛禪師「霸氣」的一面，有的學法者，看到了隨佛禪師「慈悲」的一面，不涉及一個「存在」的對，則另一個錯的情況。

因緣有呈現的多面性，而個人經驗的判斷也不僅和隨佛禪師相關，也與個人經驗相關。有的學眾，對隨佛禪師的修行過程中的感應故事，非常重視，則產生了強烈的信服的情感，相信隨佛禪師一定是再來人；有的學眾，覺得隨佛禪師長

相莊嚴、行止威儀，心有所契，而產生學法的熱情；有的學眾，則是服膺隨佛禪師的說法的理性和系統，言之有物，實事求是；有的學眾，則是感動於隨佛禪師的對國家、對佛教、對社會、對人民的深厚情感... 筆者曾問過隨佛禪師，是否介意別人對其進行是否具有魅力型領導特質的評價，隨佛禪師表示不介意，指出各有所見，原因即在於此。

第五節 道一尊尼——尼僧團首兼教會管理人

本節將主要從兩個方面介紹道一尊尼，第一、道一尊尼是南傳佛教比丘尼戒律傳承隱沒七個世紀以來的首位華人比丘尼，並為中道比丘尼僧團的首座。南傳佛教比丘尼戒律傳承對佛教女性修行者而言，意義重大。第二、道一尊尼是跟隨隨佛禪師近學時間最長的弟子，深得隨佛禪師的禪法，深具樸實無華的禪師風範。道一尊尼參與原始佛教的還原、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成立，目前擔任中華原始佛教會會長一職。道一尊尼的介紹可見於附錄（二）。

一、南傳戒律傳承首位華人比丘尼

佛教歷史上的女眾出家，始於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可見比丘、比丘尼二部僧團在佛陀時代即以確立。阿育王時期，王女僧伽密多將比丘尼戒律傳承傳入錫蘭（斯里蘭卡）。在佛教戒律的規範下，比丘尼僧團需依附於比丘僧團，且比丘尼傳戒需要二部僧團的共同參與。考慮到女性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比丘尼僧團的發展需要比丘僧團的支持與照顧，其規模與影響遠不及比丘僧團。由於回教、婆羅門教的入侵，無論在印度、錫蘭還是緬甸，比丘尼傳承存續的記錄止於公元十三世紀。（宣方，2003）

道一尊尼，出生於臺灣淳樸純樸的農家，勤奮聰穎，孝順父母，照顧家庭。

1987 年進入佛門，先在傳統寺廟發心，後研讀佛學院，精勤學習大乘經教，特別是印順導師宣揚的印度初期大乘之般若、中觀學說。1994 年，親近隨佛禪師學法，自此走入「四聖諦佛教」的學法道路。1998 年於印度菩提長老座下出家。隨佛禪師為其取名 Tissarā，取義於公元 344 年，錫蘭比丘尼鐵索羅等來華，為中國確立比丘尼僧團。

依此處可見，隨佛禪師對比丘尼僧團在華人世界的確立早有規劃。2000 - 2005 年間，道一尊尼一方面受學於隨佛禪師，深入探究《相應阿含》與《相應部》當中的古老經法，尋覓「佛陀原說」的真義；二方面隨同僧團行腳遊化於臺灣各地，體驗頭陀行、塚間修。2007 至今，道一尊尼在美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各地遊化傳法。2014 年，道一尊尼，於錫蘭受比丘尼戒，成為南傳佛教比丘尼戒律傳承隱沒後七個世紀以來，首位華人比丘尼。

談及女性修行者在佛教界的地位，無論是「女性業力重」，還是「女性出家，佛教早滅五百年」亦或「女轉男身才可成佛」，對女性修行者的歧視，在南傳佛教、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都十分普遍。原始佛教會，提倡回歸佛陀本懷，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消除對女性修行者的歧視與偏見。

在深度訪談中，道一尊尼談及佛教女眾修行者面對的社會環境的困難，比丘尼僧團處境的困難與不易，但這不代表女性無法修行證道，女性應該認真努力做現在可以做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泰國、斯里蘭卡及緬甸，他們的女眾僧團，是非常的少的，然後也非常的不容易。...原始佛法在臺灣的一個推展，屬

於新一代的一個教導，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一個傳統的學習體系下，要去對於人們的認知上，或者情感面向（上）的推翻，其實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女眾)本來在地位上就是因為傳承的因緣，而比較不被重視。但是這並不代表女眾是沒辦法修行的，經典裡面佛陀的教導，並沒有性別的問題。...”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建立尼僧，對於社會（會有）一個正向的影響。然後尼眾的一個整個學習上面，依於原始佛法的學習，一樣可以讓我們達到身心苦惱的息止，這遠遠超過於性別上的一種問題。...”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我覺得對於女眾來說，修行沒有不可以的，也沒有所謂的少修五百年這件事情。因為佛陀說的是因緣法，所以在現在做我們可以做的就是了。”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作為比丘尼戒律重興的第一位華人比丘尼的道一尊尼和中道僧團之比丘尼僧團承擔著艱巨且極為重要的責任。在女性社會地位及作用日益凸顯的當代社會，中道僧團之比丘尼僧團及戒律傳承的確立，對佛教內兩性平衡、互助的發展意義重大。

二、樸實無華的行者風範

道一尊尼是跟隨隨佛禪師學習時間最久的出家僧侶。二十幾年間，見證隨佛禪師還原原始佛教的過程，並長期經歷行腳遊化的生活，體驗頭陀行、塚間修，積極推展原始佛教，也是原始佛教會主要的創立者之一，是隨佛禪師弘法度眾過

程中最重要、最信任的助手，目前擔任中華原始佛教會會長一職。

根據筆者的觀察，道一尊尼親切自然，行事認真低調。承擔原始佛教會的諸多重要法務頗為繁忙，卻時刻不忘關心其他的僧眾及學眾。尊尼常常與大眾分享與經典相契應的身心發現，在日常的話題中，引導學眾專注於自身的身心觀察。

根據筆者的深入訪談，道一尊尼學法及出家的因緣即在希望解決身心的問題，止息內在的煩惱，但在傳統佛教的學習中，卻因認知的問題（傳統佛教中決定論的因果業報觀念）遭遇困境，直到遇到隨佛禪師指點後，才心開意解。故其特別強調最初確立正確的知見的重要性，而後事事念念都應回歸自己的身心，極具禪師風範。

“...探尋自己生命的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才是，當時接觸佛教的時候，想要更深入的走進去的原因。...”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
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沒有學佛的時候還好，學了之後愈學愈不好。好像愈學路愈窄，愈學人際關係愈差，愈學愈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為什麼？因為所學到的，主要的認知是有問題的，那在過去所學習的都是告訴我們，...（遇到問題就是）業障現前...然後使不上力。”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記得在第一次遇到隨佛長老的時候，把自己這樣的身心的狀況告訴了長老，就是現在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苦惱，無所適從。長老用很簡要的、很精簡的兩句話，就讓自己的身心回到現在的身心，回到現前身

心的一種狀態，然後讓自己親自去體驗，引導讓我去體驗到，現在，就在現在。身心其實是可以很寧靜的。...”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就如在佛陀在經典裡面所說的，「現見法，滅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涅槃」。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身心的經驗當中，讓自己毅然而然的覺得自己生命想要走的道路就是這樣的。”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佛法教導我們的是讓我們離於苦的束縛，想要遠離苦惱，就必須於現前自己身心所束縛的所謂的苦惱當中去發現與去面對。它沒有絕對的好與不好，也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每一個人現在面對自己身心狀況，然後做自己可以做的，不會互相比較，就是努力於現在自己可以的，它是一個很積極，而不是一個很消極的態度。所以，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有意義的呢？” 道一尊尼（2017 年 9 月 24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第六節 原始佛教會之學法者訪談分析

本小節的訪談對象為原始佛教會成員，包括出家人群體（中道僧團成員及實習僧）以及在家居士群體（持九戒釋迦族及持五戒釋迦族），深入訪談分析其學法經驗及學法後改變。根據訪談的內容，本節行文將從以史實考證為基礎的原始佛法探尋突破宗教迷障，以及務實實際的生活態度的確立兩個面向入手。其中受訪者包括：

（一）明證法師 中道僧團比丘尼（大學畢業後即出家修行，迄今十餘年）

- (二) 正啟法師 中道僧團比丘實習僧 (青年、留美藥學博士)
- (三) 正律法師 中道僧團比丘實習僧 (青年、化學博士)
- (四) 開晟 持九戒釋迦族法工 (青年、網路新創公司創業者)
- (五) 法正 持五戒釋迦族法工 (臺灣地區法工長)
- (六) 法摩 持五戒釋迦族法工 (青年、馬來西亞吉隆坡法工長)

一、以史實為基礎，原始佛教的還原打破宗教認知的迷障

當被問及是什麼讓受訪者進入原始佛教的學習時，受訪者都是來自傳統佛教的學眾，在學法的過程中遇到了無法解釋的困惑。而在接觸到原始佛教後，心中長期糾結的困惑豁然開朗了。

受訪者明證法師則從更直接的身心修行現況分享經驗，雖然出家修行為了減少煩惱同時奉獻人生，但在追求修習禪定的修行過程中，身心導向與迴避問題的心境，反而未能肩負其應有的責任，實與出家的初衷相背離。而學習到原始佛法後，才了解到佛陀的解脫之法，不是禪定，而是正定。是在生活實際的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解脫，方才切實達成自他互利的修行利益。

“其實當初選擇出家修行的想法很簡單、很單純，就是想要「減少煩惱」，並且過「奉獻人生、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因為過於重視專注於自己期待的禪定體驗，在生活當中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忽略或屏蔽很多自己該面對的責任，以及該有的待人接物態度（認為事情越少越好，人際關係越簡單越好），結果煩惱沒有減少，也沒有利益他人的能力，跟我學習佛法的初衷越來越遠。” 明證法師（2017 年 10 月 23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個人就心無旁騖的投入在所面對的人事物上，一起面對，同甘共苦，這樣一方面學習增上，一方面奉獻人生，正符合當初個人出家的初衷，過著『自利利他』有意義的人生、內心想當滿足，當有一次，我看到禪林的佛堂後面掛著一對對聯，上頭寫著：「原始佛法正向一乘菩提道；人間佛教實現自利利他行」的宗旨，正符合了我此生所嚮往實踐的方向，既然方向一致，情感也投入其中，在團體中相處能和諧共榮，自然會盡力維護與背負責任一同前進。” 明證法師（2017 年 10 月 23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受訪者正啟法師國中期間就接觸漢傳佛教，更是在大學時代，就參訪佛教名山、名寺，其中也被漢傳佛教的修行者的投入認真及崇高的道德理想所感動，但是因其理工科的學習背景，始終對純粹信仰性的法門以及充滿神秘依歸的法事無法契入，囿於對宗教的崇敬，而多反思檢討自己的不足，但心中仍然無法開解所學到的佛法與現實經驗以及現代教育之間的衝突與落差。而接觸到原始佛教會後，正啟法師對佛教發展歷史、思想流變的梳理以及因緣法緣生法的學習，有了新的認識視角，瞭解到應如何看待不同文化認知體系的系統性衝突。

“...隨著自己研究北傳佛教越來越清晰之後，便開始研讀一些北傳的經典，也有去一些有名的祖師道場參訪。我心裡會覺得：“廟，其實大不大不重要，廟裡有沒有傳法的人才最重要，因此，當時去拜訪了很多在中國大陸有名的祖師道場，以及一些比較有名的法師，比如：淨土宗的祖庭東林寺（廬山東林寺）、雲居山徐老和尚的真如禪寺、黃梅的蘇如古寺等，我也參訪了一些當時比較有名的出家人。...覺得他們有非常令人感動的部分，就是宗教情感與道德上比較崇高，令人感動。” 正啟法師（2017 年 10 月 03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我自己是一個理工科學生，對於一些神秘的宗教體驗，並沒有切身經歷，因此，覺得自己不具有研究與討論的一個背景和依據。” 正啟法師（2017 年 10 月 03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後來，接觸到了原始佛教，也就是隨佛長老之後... 師長對於佛教歷史史獻方面的考據與考證，讓我從一個社會學，或者說一個歷史發展的角度，能夠重新去看待佛教的誕生，以及佛法傳播的過程。...(瞭解到) 在這個傳播過程中，為什麼會出現派別林立、思想混雜多元的情況？...” 正啟法師（2017 年 10 月 03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在這個過程中，我對於原始佛法的還原過程是清晰瞭解的，這種研究與學習，讓我很能夠瞭解到，也很清楚的看到：為什麼佛教的現況會是如此？並且能夠知道佛教發展的脈絡——這個部分屬於從對佛陀教法的厘清方面，說明我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教法。” 正啟法師（2017 年 10 月 03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以因緣法和四聖諦的智慧來看，他是與我的科研背景，以及我學習到的科學精神完全不抵觸的。... 當我以因緣法和緣生法的角度去研究，包括去研究歷史、研究事情何以至此的時候，彷彿又多了一個維度，然後能夠看到這些東西其實並不衝突，發現他是在何種因緣下，去產生這樣一個事情。所以，對我個人而言，學習原始佛法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讓我免去了很多現實生活中一些問題，以及問題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這是屬於從認識論的角度去看待。” 正啟法師（2017 年 10 月 03 日）。訪談稿/姚佩好訪問

受訪者正律法師表示，學習傳統佛教期間，隨對佛教頗有好感，但覺得學佛很好，但不一定要出家。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無論研修何種法門，其心中仍然長存疑惑與糾結，常年的於教理的困惑，使其對修行雖有情感上的嚮往，實無實務上的門徑。直到遇到隨佛禪師，了解原始佛法，心中疑惑被解開，豁然開朗後，就決心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理性認定的道路。

“我當時已有接觸佛教，對佛教也頗有好感，但還是認為在家學佛就好，不一定非要出家的...陸續接觸了一些中外佛教學者的書，尤其是印順導師的書，讓我對佛教的認識發生很大改變，以前確信無疑的開始動搖，轉而開始讀阿含經，包括一些南傳的書，但始終無法契入。一方面，無法捨棄大乘；另一方面，也無法契入阿含，在接觸原始佛教前，我就是在這樣矛盾的心緒下度過的。曾有過一個想法，不要再研讀什麼經論了，等退休後老實念佛往生就好...搜到大師父的十二因緣略講，聽完六講，我當時就確信這是佛陀正法，過去很多的疑惑都被一一解開，豁然開朗，法喜充滿。隨後幾個月，好像又恢復到剛學佛的精進狀態...以前想出家的念頭再次升起，並在不久成為現實...在家學佛就好，何必出家？這個問題就像是考試及格就好，何必盡全力呢，但凡這麼想大概及格也是困難的。認定自己的道路，就全力以赴...” 正律法師（2017年10月03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受訪者法工法摩，也發現面對佛教界就何為佛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現實困境。而隨佛法師對佛教史、佛教發展史的學術考證，以及依經解經的說法，是其確立對佛法信念的重要因素。

“接觸佛教許多年之後，發現到目前佛教各宗派在詮釋佛陀的教法時有不同的觀點，各有說法。例如，有的說法傾向宗教的傳說，有的說法是哲學式，也有的說法是傾向唯心的宗教經驗等等。對於這些不同的觀點，心裡有些疑問到底該如何抉擇作為個人學習佛法和修行的依據。” 法摩（2017 年 7 月 20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經過一段時間聆聽法師的弘法，我對法師引用學術界的考證結合他本身有關經法研究的結論，越來越有信心。另外，向法師學習了第一次結集的經文後，這些經文的內容解答了我之前許多有關對佛法的疑問。所以，最終我就選擇了繼續向法師學習原始佛法。” 法摩（2017 年 7 月 20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受訪者法正的說法也十分有趣，通過和隨佛禪師學習，他發現舊有的佛法中的問題，從對過去、未來的思索與期盼中，回歸到現實現世的耕耘與努力。

“...原來有一個佛陀的原始的教法，在當世我們就可以得到了一個，有機會可以得到解脫，而不需要經過了三大阿僧祇劫，也不需要奇奇怪怪的儀式活動，透過自我身心理解、瞭解，來看待自己生命的問題，來看待如何面對世間這錯綜複雜的一切。我想這個是慢慢深入了之後，已經從外在的儀式，經懺，慢慢的深入到這些本質上的探究，讓我很 有層次、有方法的來瞭解原始佛法是什麼。” 法正（2017 年 9 月 20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二、務實的面對、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與煩惱

當被問及，通過原始佛教的學習，得到的最大的受益為何時，大家共同的表

示，是能將佛法應用於生活，切實的提高了在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一種說法，和原始佛法教所推廣的原始佛法的重點因緣法四聖諦的精神相呼應。

受訪者法工開晟表示，學習原始佛法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了，並舉了親身的事例，來說明從傳統佛教的「因果」觀念走出後，務實積極的看待生活後的轉變。此處需特別強調的是，傳統佛教的「因果業報」，與原始佛教的「因緣業報」不同，因果業報強調的是作為導致必然的結果，因緣業報強調作為既是一種影響。前者隱含決定論的認識論，後者則為因緣論的認識論。而受訪者開晟的經驗分享，也和前文分析的相應證，以決定論解釋世界，不能提出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方法，只能讓人情感上的接納現況，甚至迴避問題，這種一種模糊、固定的解釋系統，重在呼應人的情感，無法對繁複、多變的世界提供有效的認識方法。可以說是一種反智的認識論。

“當學習到長老的教法的時候，通過長老的教導瞭解到什麼是原始佛法之後，對自己的身心改變有很大（幫助），而且也讓自己覺得在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會解決問題。” 開晟（2017 年 10 月 3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因果」的這種觀念在我沒有接觸原始佛法之前，我是極其深信的。我去開公司，那我去開公司的過程中，我覺得最近我倒楣了，那我就會認為可能是我上輩子什麼做的不太好，那可能我覺得是我這輩子的業報來了，所以在那個思想上我會歸咎到上輩子或者是歸咎到之前，沒有去以一個証實的想法去想，我在做這個事情中真正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它產生的原因是什麼？我怎麼去繼續解決這個問題，而是用一種像打麻藥一樣的方式，讓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心裡得到平安，然

後用另一種方式去努力，所以就覺得這種方式，其實是一種不太健康，也不太妥善的一種學習或者說對待人生的一種思維模式。” 開晟
(2017 年 10 月 3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受訪者法工法摩表示，對原始佛教的學習，讓自己不再追求脫離現實的宗教體驗，從而認真的解決生活中很實際的問題。

“學習原始佛法最大受益是就是讓我從宗教的迷思跳脫出來，不會去追求和嚮往脫節生活的宗教體驗，而是回到現實的生活來，務實應用佛法應對生活的種種狀況，踏實的面對眼前的生活，努力在當前。這讓我的生活重心和規劃有所調整，不會只以宗教本位為考量，而是依於生活的現況來安排和規劃。” 法摩 (2017 年 7 月 20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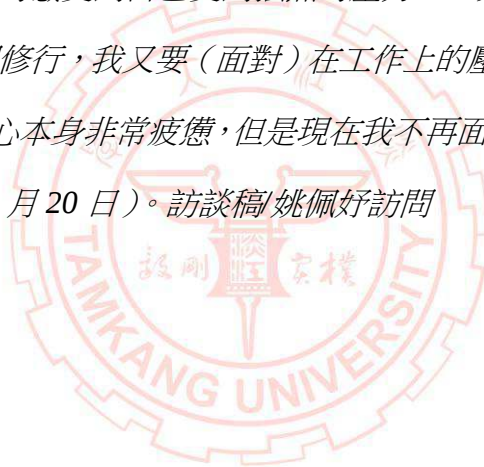
受訪者法工法正表示，學習原始佛教前，自己受到傳統佛教教法的影響，有避世傾向，而這種態度對其工作生活影響巨大。學習原始佛教後，其就修行的認識全面改觀，了解到修行即是在解決問題中修行，而不是逃避問題中感受修行的成就。將重點放在面對解決問題，而不是逃避、避免問題，以求沒有問題。

“...傳統佛教的學習當然慢慢的就會相對的比較被動，比較就像大師父說的邊緣人，我不計較別人到底做了什麼，我只在意的是，我現在本身來說，我自己可以怎麼樣的潔身自愛，怎麼樣可以出污泥而不染，怎麼樣子可以脫離這個世界社會的運作...最好沒有什麼人接觸，沒有什麼樣子的碰撞，沒有什麼樣子的往來，這是在傳統佛教來說，經過十四五年的學習之後慢慢給自己架構起來的人生態度。我曾經跟法

通說過一件事，因為我在外商工作，外商的老闆問我說，你接這個工作，那你的薪水想要多少？我給他的回答是，您看著辦好了。” 法正（2017 年 9 月 20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透過了原始佛法的學習之後我重新看到了自己可以發揮的部分，更積極的投入不管是家庭、工作，或者是在屬於佛教，原始佛法推廣上，我更積極的投入。...以前我對於一個目標的設定之後的投入我會覺得相對會有挫折，會有壓力，但是現在，在這樣的學習裡面我覺得我會積極投入，但是這方面的壓力可以說相對的減輕了不少，也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受到強烈的壓力。...以過去來說，我面對人群我又要想修行，我又要（面對）在工作上的壓力，這中間的拉扯，其實讓我身心本身非常疲憊，但是現在我不再面對這樣的議題。”

法正（2017 年 9 月 20 日）。訪談稿/姚佩妤訪問



第四章 原始佛教會傳播之理念及途徑

本章首先對原始佛法會的傳播理念進行必要的介紹，其次就原始佛教會傳播途徑進行分類式的介紹與分析，旨在說明原始佛教會利用不同的傳播途徑對原始佛教進行傳播，不同途徑之間相互搭配，最後利用整合營銷理論就原始佛教會現階段的傳播現況進行分析與評價。

第一節 原始佛教會之傳播理念

原始佛教會的傳播理念，立基於原始佛教會的教育準則、方針、與結構（詳見第三章內容）：尊崇古印度史實的釋迦佛陀、佛法、僧團、律戒，並以此作為原始佛教的思想依據及生活教育核心，依據務實、人本、和諧、精勤、同利的原則，善用現代社會的各類傳播方法，推廣解決困難、開展人生、度越苦惱的人間生活。根據筆者對其傳播資料的整理及分析，其傳播的內容可分為兩類：一、尊崇史實的佛法僧戒，二、推廣務實、人本、和諧、精勤、同利（自利利他）的人間佛教。其內容可概括為：

一、尊崇史實的佛法僧戒

（一）、釋迦佛陀：信仰人間史實的釋迦佛陀，針對後世流傳之神化、超人化、理想型的各種信仰，一律尊重、不辨論、不涉入。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每一期目錄旁的聲明表明此態度，免於陷入無謂的對立與爭論：「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二）、原始佛法：回歸佛初滅當年「第一次經律結集」集成的經法——《七事修多羅》，消除《舍利弗阿毘曇論》揉雜於佛教的消極、厭世、形上論說，還原十

二因緣法、三十七道品統合一致的原始佛法。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每一期目錄旁的聲明確立了研究原始佛法的經典範圍：「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一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相應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三)、人間僧團：敬仰智覺、守律、務實、人本、自利利他且傾力教化現世人間的原始佛教僧團。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每一期目錄旁的聲明確立僧教一體的原則：「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四)、解脫聖律：相應四聖諦，以「厭、不厭俱離」為準則，開展契合現實人生、自利利他的賢聖解脫律。

二、推廣務實、人本、和諧、精勤、同利（自利利他）的人間佛教

筆者根據隨佛禪師課堂教課將「人間佛教」的精神內涵整理如下：

(一)、務實：釋迦佛陀的教育，奠基在十二因緣法。十二因緣法的精髓，是務實面對身心、生活、群我之間交涉發展的實況，依此發現「解決困難、開展人生、度越苦惱」的正確道路。

(二)、人本：人的能力有限，生活的過程與經歷有限，一生可以參與、實現與幫助的有限。在有限的一生，傾力關懷現實的人生與人間。

(三)、和諧：有相處才有了解，有了解必要有尊重，尊重才有和諧，有和諧才能合作，有合作必要有同利，有同利才會有團結。若有團結，即有和諧、美好、穩定的社會，有平安、幸福的人間。

(四)、精勤：人生沒有不變的美好生活，也沒有不變的困難與苦惱，必需精勤不懈於正確、有益的作為，才能解決困難、開展人生、度越苦惱。

(五)、同利：若只利益自己，必得不到支持與接納；若只利益他人，我也不支持與接受。彼此不滿意，卻彼此可以接受的事，一定是同利。務實的生活態度，是開展實際可及的同利人生。(隨佛，2016.7)

在傳播內容上看，以上兩個部分相輔相成，互為表裡。前者側重於以史實研究為基礎的原始聖教的形象的確立，旨在重塑受眾對於佛陀、佛法、僧團、戒律的新認識。後者則以佛法的認識論為基礎，傳播雅俗共賞、生活中切實可用的核心價值與經驗分享，旨在切實利益受眾的生活。正面形象的確立，有利於受眾信心的建立，加強後者傳播的有效性，例如，增強受眾的重視程度、減少疑慮、增強參與意願；而切實有效的經驗實踐與價值分享，在受眾行止有效後，則可進一步增強正面形象的確立。

根據筆者對原始佛教會導師隨佛禪師的訪談中，隨佛禪師認為，以人為本，重視多元傳播途徑，是有效傳播的基礎與方法；而能夠讓受眾獲得、累積利益，是傳播開展的重要保障及動力；將「生命的真實面，有利人間的智慧及方法」分享予受眾，並讓受眾獲得實際的利益，讓受眾尋得原始佛教的真、善、美，得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是傳播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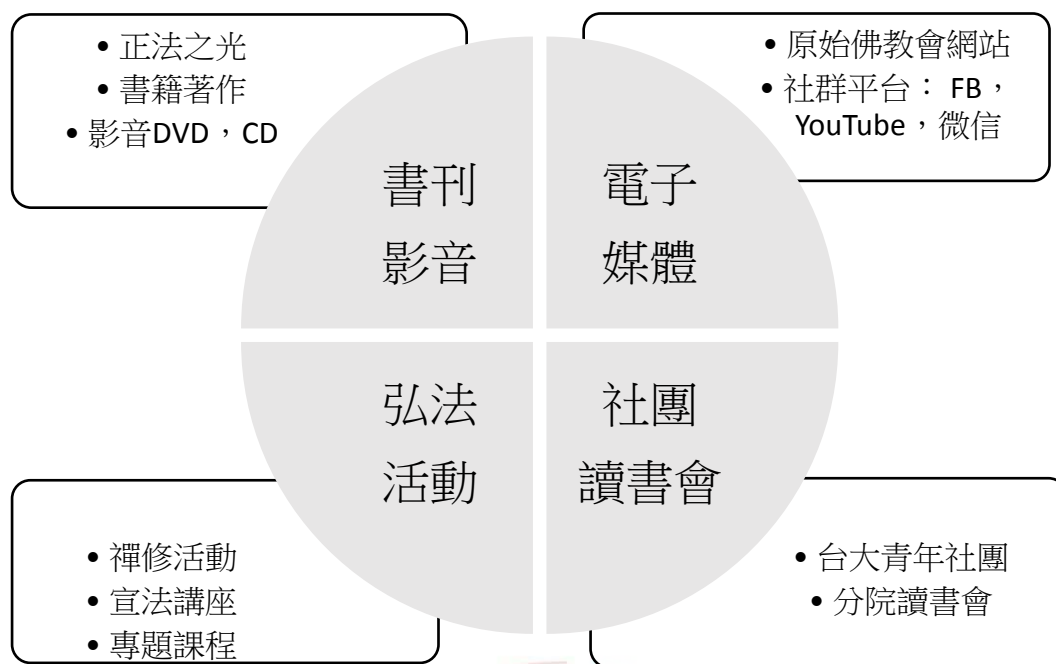


圖 4-1：原始佛教會傳播媒介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二節 雜誌、書籍、影音

雖然傳統媒體不斷面臨新媒體的挑戰，但是傳統媒體的優勢也十分的明顯。傳統媒體多是單向傳播，少數精英掌握發言權，更重視內容，有較高的門檻，具有重複性，全面性（李艷，2014）。適合真實的，權威的，有依據性的信息傳播。也因其傳播的門檻較高，而獲得相應的信息的過濾及整合。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的問題已不再是缺乏選擇，而是如何處理過量的信息。（馬兵，2013）接受信息影響的過程，不僅僅是信息傳遞的問題，也需要考慮信息影響的面向與效果。在目前來看，傳統媒體仍在人群中有較高的公信力（韓振峰，2008）。對於確立品牌，傳遞依據性、權威的的信息，特別是對於教育與宗教團體，還得大大依賴傳統媒體力量。

原始佛教會於傳統媒體的利用方面，則主要通過書籍、會刊雜誌、以及影音

DVD、CD、影音播放器等。

一、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

（一）、發行概況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早期為月刊，於 24 期後改為雙月刊或季刊，目前（2017 年 10 月 6 日）為止，業已發行 52 期。每期於臺灣印刷繁體版 1200 本，於馬來西亞印行簡體版 1500 本，皆採免費索閱，並寄送各佛教團體、圖書館、學眾或訂閱者；另外發行繁、簡體電子書版，傳佈於原始佛教會網站，供十方大眾免費下載，主要流佈於華人世界。

（二）、發行內容

1.教源確立：

此部分內容主要確立原始佛教教脈和僧團傳承來源，以及原始佛教傳播宗旨。相關文章主題為「隨佛而行」，主筆者為原始佛教會導師——隨佛禪師，文章內容多為依據佛教經律史料考證分析，確立原始佛教教脈傳承。另外也會因應當時佛教界相關論點，提出分析見解。

2.經史辯證：

此部分內容主要依據漢譯《相應阿含》及南傳《相應部》，以及相關律典、佛史考證。文章主題為「古老經說」、「佛史溯源」及「善知識語」。

3.學習分享：

主要內容為教會弘法過程中，參與者之互動學習心得，文章主題為「心得分享」、「活動感言」、「法友感言」等。

4.弘法報導：

記載僧團及教會成立以來之相關宣法講座、禪修活動等報導，文章主題為「弘法記實」、「正法新聞」、「特別報導」、「法師專訪」。具有記錄文本的作用。

5.訊息公告：

提供近期之宣法或禪修等相關活動訊息，以利讀者瞭解教會課程並及時參與學習，主要為「活動預告」。

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雜誌的主要作用如下：1、即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特別是隨佛禪師，將還原原始佛法的學術考證成果公諸於眾，成為原始佛教確證的窗口；2、為僧團弘法、學員學習留下歷史記錄。

雜誌作為傳統的媒體之一，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雜誌，具備雜誌的優點與不足。其傳播的優點體現在：一、《正法之光》雜誌針對性與知識性很強，主要針對原始佛教會學眾，及對原始佛教還原有興趣的學人，因其雜誌內容具有大量前沿的學術考證文章，使其較偏向於學術性，受眾群體多具備良好的知識水平；二、《正法之光》雜誌製作精美，格調高雅，引人注目；三、其長篇文章較多，受眾需反復的閱讀，增強了傳播的重複性。其不足是，時效性較差，就教會活動的報道，大幅度的慢於臉書、電子報等電子媒體平台，其雜誌上的廣告，多是作為歷史留檔使用。

二、書籍文冊：

（一）、發行概況

自 2003 年以來，中道僧團及原始佛教會陸續出版有關原始佛教之書籍文冊，內容除了原始佛教經律禪法之講述，也包含原始佛教歷史考證、佛法智慧生活應用、修道弘法行迹傳記及對傳統佛教教派（淨土宗）的教義新解。

（二）、著作內容概述（以下著作者皆為隨佛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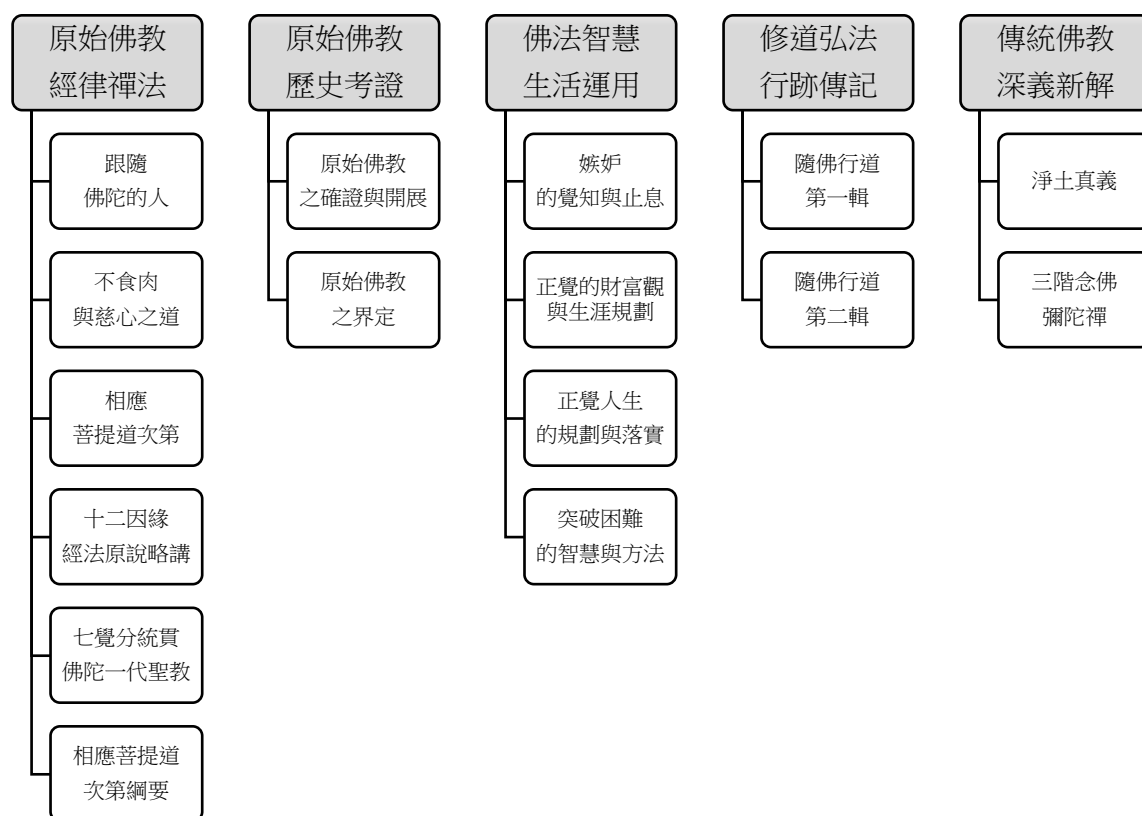


圖 4-2：原始佛教會發行出版文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 經律禪法：

(1)《跟隨佛陀的人》：這是在原始佛教會成立之前，2003 年由「菩提伽耶內覺禪林」（原始佛教會前身）所出版之第一本文刊，內容簡潔扼要，主要說明中道僧團修行依止之教法與戒律，以及禪林學則。（2005 年出版）

(2)《不食肉與慈心之道》：以不食魚肉之觀點，釐清南傳佛教、漢傳菩薩道及原始佛教在戒律認知上的差異，進而闡明現代佛弟子如何在不違佛法內涵下，正確嚴謹的守持戒律。（2005 年出版）

(3)《相應菩提道次第》：此部著作詳細說明修證原始佛法的次第，堪為自部派佛教以來，恢復佛陀原說之第一本重要著作，內容包含佛教部派分化之史證、部派教義流變分析，並依據佛教第一次結集聖典中的「七事修多羅」，爬梳整理出

前後一致，統貫相應的佛法修學次第體系。(2008 年出版)

(4)《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此書為佛教核心教義—十二因緣法之講述，對佛教專有名詞如五陰、六觸入、無明與名色識食等的定義與解說，釐清自部派佛教以來，依舍利弗阿毗曇論的錯誤十二因緣說法。(2014 年出版)

(5)《七覺分統貫佛陀一代聖教》：說明七覺分（七菩提支）為佛教完整的禪修次第與方法，統貫佛門三十七道品，並分別解析七菩提支的內涵。(2015 年出版)

(6)《相應菩提道次第綱要》：此書為「相應菩提道次第」之提綱挈領，擇要說明學習原始佛法者應瞭解之重點，如舍利弗阿毗曇論對佛教發展的影響，四部聖典考證及在古老經法中，真實之菩提道修證次第。(2015 年出版)

2. 原始佛教歷史考證：

(1)《原始佛教之確證與開展》：說明「原始佛教」為兩大主軸——原始佛法與人間佛教之融貫，採取「以史探經，依經證經，以經驗史，經史相應」之研究方法，辨析世俗化佛教與人間佛教的不同之處，並引證闡明原始佛法之內涵。(2010 年出版)

(2)《原始佛教之界定》：依據中西方學界考古證據及學術研究，界定佛教發展史實中各階段用詞，並提出「原始佛教」此一界定用詞之定論。(2015 年出版)

3. 佛法智慧生活應用：

(1)《嫉妒的覺知與止息》：此書為運用原始佛法認識身心，並解決當前身心的問題與苦惱之禪觀代表著作，以「嫉妒」此一普遍常見之人類經驗現象，依著原始佛教的禪法，觀察「嫉妒」發生的原因、過程及內容，進而明白息止此一問題的方法並付諸實踐。(2011 年出版)

(2)《正覺的財富觀與生涯規劃》：該系列為三個主題貫串——正覺的財富觀、正覺的認識及正覺的生涯規劃。以原始佛教的智慧重新看待「財富」，建立對「財富」的正確認識與運用方法，顛覆以往賺錢等同貪心的傳統佛教思維，並提出務實觀點與做法。(2014 年出版)

(3)《正覺人生的規劃與落實》：直接點明長期修學佛法，卻總是感到停滯困頓的普遍問題。安於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而不願參與和改變，是修學佛法者不能前進的關鍵原因，本文為每週日共修課程之開示連載，為修學原始佛法者，開啟可貴的視角與務實的做法。(2014 年出版)

(4)《突破困難的智慧與方法》：依著對因緣法的智見，本書提出面對人生困境時的十個智慧與五個方法，重新建立對「困難」的認知，調整面對「困難」的情感應對模式，並提出實際做法藉以改變困難的因緣，使問題減少，生活更好。(2015 年出版)

4. 修道弘法，行跡傳記

《隨佛行道》第一、二輯：此兩本著作為原始佛教會導師四十餘年之學法弘法行道自傳，書中詳細記載禪師為了解決自己生命的內在問題，在學法過程中所遇到的人事物及其啟發，乃至親身對佛法的發現與驗證，決意終身奉受法教，弘道利生等事蹟，為日後原始佛教人物歷史提供不可取代之第一手資料。(2016，2017 出版)

5. 傳統佛教，教義深解

(1)《淨土真義》：相應於原始佛教教義，攝受持名念佛之淨土學人，善巧方便引導回歸佛陀真實教法。(2014 年出版)

(2)《三階念佛彌陀禪》：介紹彌陀法門的三階步驟：一、實相念佛；二、定心念佛；三、實相念佛。(2015 年出版)

從傳播的角度來說，書籍，特別是專著，在傳播中易於在受眾心目中呈現權威性。特別是隨佛禪師的學術論著，多會先部分在原始佛教會會刊《正法之光》刊登，隨後將完整版公注於眾，筆者推斷一方面這是因為學術論著不易於一般受眾閱讀，完整版的一次性公佈，易使受眾產生較大的心理壓力而退卻，而不利於傳播；另一方面，分階段的發佈，有利於引發受眾對傳播內容的持續性的注意。

根據筆者的觀察以及書籍讀者的回饋，一般的信眾對於《正法之光》中的學術考證內容及隨佛禪師的學術論著，如《相應菩提道次第》等，深感閱讀的難度較大而難以深入研究。但這並不礙於信眾對原始佛教信心的建立，由於這些學術作品論證有理有據、旁徵博引，給受眾以有理有據的印象。學術研究的受眾和社會一般受眾不同，在認知與思辨能力上存在巨大的落差。但社會一般受眾在雖沒有能力閱讀分析學術文本，卻對經過學術論證的教法的神聖性與權威性產生特別的信心。這一點也是原始佛教會學眾與其他宗教學眾的不同特點之一，即其信奉的佛法，不與現代的學術考證、科學相矛盾，並可經受學術上的挑戰與考驗。

三、影音 DVD、CD、影音播放器

說法影音碟片、CD、卡帶及播放器的廣泛傳播，曾是佛陀教育基金會的淨空法師傳播教說的重要方案。這類傳播品，特別適合於對新技術不甚熟悉的年長的受眾。隨佛禪師的說法影音 DVD、CD、影音播放器也被作為結緣品。鑒於網路傳播的迅猛發展，DVD、CD 碟片等逐漸被新型的網路平台取代，故說法影音的介紹，將放在網路社群平台中介紹。

第三節 網路、社群平台

新媒體的發展與應用，不斷在消解傳統媒體的邊界（趙青青，2016）而互聯網、電子通信技術的發展，也使信息傳播，突破了傳統媒體在時間、空間、製作方面的局限。新媒體具有高時效性，靈活性、針對性、病毒性等傳播特色（慕夏溪，2010）。新媒體傳播過程中更重視受眾的參與，屬於雙向傳播，更強調去中心化，個性化，迎合受眾的愛好，是消費時代的發展方向（魏然，2015）。

筆者認為新媒體更多的是從形式上，方式上創新，傳遞高品質的內容。人們

在興趣、愛好的個體化追求之余，依然有群體性的穩定化的情感需要。傳統媒體和網路、社群平台等新媒體應成各自發乎優勢，彌補彼此的不足，以達到多方面傳播渠道的結合，傳遞形式各異但內容主題一致的信息。隨著網路的普及及應用，原始佛教會在傳播上充分利用網路資源及社群平台。原始佛教會設立了官方網站、臉書主頁、微信公眾號、微博、Youtube 視頻、優酷視頻、騰訊視頻等社群平台的賬號。以下，將對官方網站及臉書、Youtube 視頻社群平台做介紹及分析。

一、官方網站

原始佛教會官方網站 (<http://www.arahant.org/>) 有專門法工負責運營，是原始佛教會所有弘法資訊的匯聚地，成為學法者瞭解諮詢、查找資料的主要資源窗口。其主要欄目如下：

- (一) 原始佛教：原始佛教介紹，中華原始佛教會與四聖諦佛教會的介紹，以及世界各地原始佛教道場的資訊。
- (二) 佛史探略：敘述從古至今的佛教發展史。
- (三) 中道僧團：介紹中道僧團及其傳承。
- (四) 原始佛教禪法：與禪法相關的文章與影音。
- (五) 學習正法：隨佛長老法語、中道僧團法師開示文章、佛法專論與佛法問答。
- (六) 人間佛法：將佛法落實在生活的應用文章，以及法友心得投稿。
- (七) 網路電視：宣法影音的匯集。
- (八) 法訊及護法：活動預告與線上報名，活動報導，以及募款資訊。
- (九) 出版刊物：正法之光雜誌及電子書下載或線上閱讀。

中華原始佛教會官方網站在 2017 年 5 月經歷過一次改版，由純 HTML 搭建的 Web 1.0 網站，改版成用 Drupal 架設的 Web 2.0 網站，改善了網站的顯示外觀、可擴充性、易用性與互動性。自 2017 年 5 月新版網站上來以來，至 2017 年 11

月止，網站訪客數總共達四萬九千多人，網頁點擊次數達三百五十多萬次。以 2017 年 11 月數據為例，每日平均有 456 人次訪客，平均一萬五千多次網頁點擊。網站訪問量前四名的地區，恰好是原始佛教目前在世界上的四個主要教區——臺灣、大陸、美國、馬來西亞。

二、臉書平台

原 始 佛 教 會 Facebook 粉 絲 專 頁

(<https://www.facebook.com/Saddhammadipa>)，

由負責文宣法務的出家法師帶領一組法工運營。法師負責監督、指導、聯繫與建議；法工負責製作內容，包括影片製作及剪輯、臉書貼文的文稿撰寫、海報的設計、法語桌布的製作等。臉書平台上的內容，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隨師筆記、學佛釋疑：整理隨佛長老上課宣法內容，以及正法之光雜誌的精選文章，摘要成短文貼上臉書。

（二）法語選粹：將隨佛長老的智慧法語，結合美麗風景照，製作成精美的電腦桌布貼上臉書。

（三）地方翦影、活動報導：報導世界各地中道禪林的活動訊息。前者以影片為主；後者以文字、照片為媒介。

（四）五陰世間：選取傳播媒體公開發表的正向、勵志影片，搭配隨佛長老的主題開示，分享給臉書法友。

（五）活動宣傳：張貼活動海報，預告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活動以及上課訊息。

其中最受歡迎的貼文類型是隨師筆記、學佛釋疑與法語選粹。

三、Youtube 視頻平台

原始佛教會於 2011 年 10 月成立「原始佛教中道僧團」Youtube 頻道，截至 2017 年 11 月為止，已上傳 200 部影音短片。

(一)、上傳影音類型

多數為教會導師—隨佛禪師之相關開示，另有因應時事專題及報導等短片，以下就其主題內容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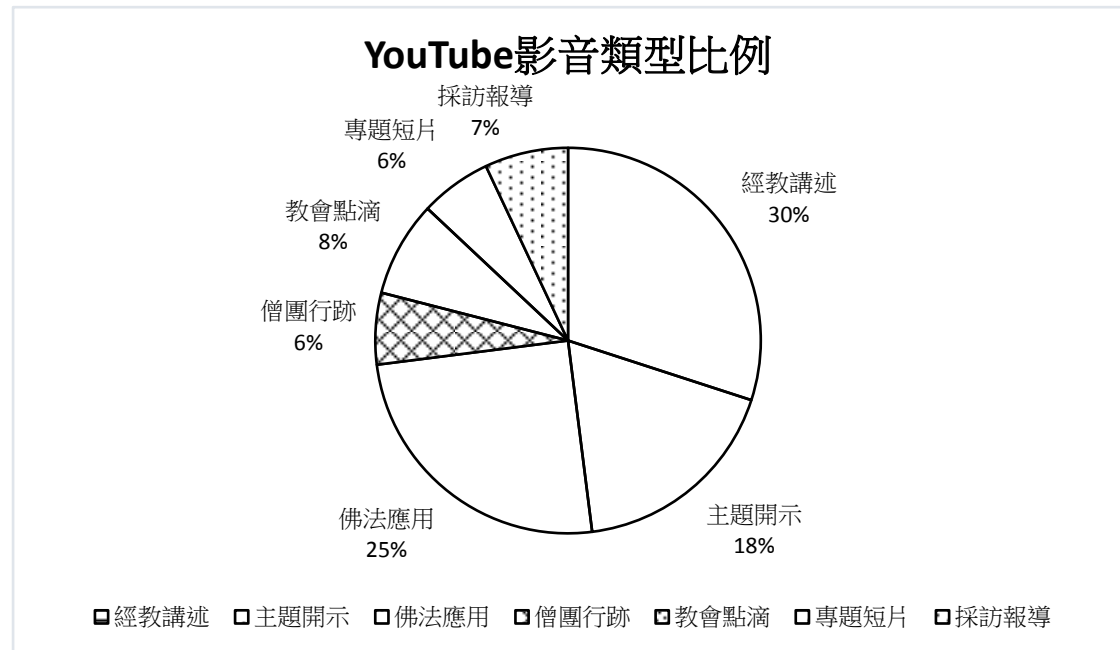


圖 4-3：YouTube 平台影音類型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1.經教講述：主要依據漢譯《相應阿含》及南傳《相應部》聖典，宣說原始佛教之經教禪法。如「原始佛教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原始佛法的禪法與生活的統貫」、「七覺分統貫佛陀一代聖教」、「一乘菩提道次第」、「佛陀親傳之禪法」、「生死輪迴的集法與滅盡」、「淨土真義」等影片。

2.主題開示：針對特定主題宣說，如「現觀緣起」、「正念正智」、「生老病死與解脫」、「止息生苦」、「五條束縛身心的繩索」、「如何檢越煩惱的度越」、「禪觀三要」、「尋與覺」、「心理的特質與修行傾向」等。

3.佛法應用：以原始佛教的觀點，啟發不同的思維角度，重新認識生活的問題，並提供解決的方法。如「原始佛法 v.s 現代心理學座談」、「突破困難的智慧與方法」、「開展人生光明的智慧」、「佛法對事業、家庭與社會的幫助」。

- 4.僧團行迹：介紹原始佛教會中道僧團之成立，僧團修行依歸及戒律持行。如「佛陀弟子僧」，「跟隨佛陀的人」，「中道僧團僧托鉢」。
- 5.教會點滴：內容包括原始佛教會活動、法工感言等，如「原始佛教會—緬甸慈善與供僧」，「原始佛法的力量—在青年的臂膀」，「原始佛教會法工學法感言」等。
- 6.專題短片：此為對時事或特殊主題所製作之短片，如「悼念五月的哀傷—媽媽請愛我，不要為我哭泣」，「折翼的青鳥」，「佛陀與我們同行」等。
- 7.採訪報導：主要為佛教有線電視採訪教會導師、原始佛教會禪林啟用及教會活動等相關報導。如「採訪 4—原始佛教」，「2011-11-05 因緣法是正覺之本」，「高雄中道禪林啟用採訪報導」等。

（二）、Youtube 點閱分佈

此點閱率排名前二十五部之影片內容來看，「經教講述」類的影片所占比例最高，共十三部，總點閱次數為 261,269 次，其次為「主題開示」類影片，共有九部，總點閱次數為 194,145 次，「佛法應用」類有兩部，總點閱率是 34,860 次，最後是「專題短片」類，僅一部，但點閱率高達 199,565 次，推測是本片內容性質較為一般大眾所知或喜好（歌曲演唱），而「經教講述」類的影片不意外的在點閱數及熱門影片佔比上排名第一，反應出點閱客群的偏好。學習原始佛法或對佛法感興趣者，對「經教講述」、「主題開示」及「佛法應用」類的影片偏好明顯，日後當可針對影音內容及點閱客群做更詳盡之相關研究與分析。

表 4-1：YouTube 平台影音點閱率觀看次數

影片名稱	點閱次數	觀看分鐘數
你鼓舞了我，讓我超越自己	199,565	614,862
原始佛教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一）	44,962	541,099
原始佛教的禪法與生活的統貫（一）	43,066	801,736

現觀緣起	40,172	674,542
生老病死與解脫	29,439	491,618
七覺分統貫佛陀一代聖教	23,134	576,814
原始佛教的禪法與生活的統貫（二）	22,586	524,113
佛陀親傳之禪法（一）	22,067	316,421
原始佛法 vs.現代心理學座談（上）	22,024	288,688
原始佛教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二）	21,888	396,458
正念正智	18,050	395,500
原始佛教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三）	17,993	313,062
止息生苦	17,572	322,168
原始佛教的禪法與生活的統貫（四）	17,157	417,602
五條束縛身心的繩索	16,944	320,997
如何檢閱煩惱的度越	16,801	295,502
尋與覺	16,755	277,978
生活息苦之道	15,278	356,590
原始佛教十二因緣經法原說略講（四）	14,698	303,100
分別禪法（一）	14,974	284,530
淨土真義（二）第一集	14,763	333,160
原始佛教的禪法與生活的統貫（五）	13,916	389,301
原始佛教的禪法與生活的統貫（七）	13,396	324,955
原始佛教的禪法與生活的統貫（六）	13,380	312,669
佛法對事業，家庭與社會的幫助	12,836	287,079

資料來源：2017 年 11 月 21 日。本研究自行整理

網路作為新媒體，其作用與價值不可忽視，網路的運用使信息傳播的成本變

的越來越小。原始佛教會所設立的官方網站、Youtube 視頻平台、臉書平台等，多類似於產品信息展示的窗口，屬於比較早期的網路產品，在功能上，網路的確大大加快了原始佛教的傳播速度。網路學法也逐漸成為新時代絕大多數人，參與瞭解原始佛教的主要修行途徑之一。相對來說，網路的匿名性、極低的得到信息的成本、沒有身臨其境的情感投入等特點，使學法者獲得很多的信息，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受眾出現難於專注、對特定信息的處理的深度有待加強等問題。因此，對於不瞭解原始佛教的人群，可以通過網路讓大家有一個接收訊息的途徑並進一步的瞭解；在加強網路產品互動性的同時，也應該積極的將線上的人群，引入宣法講座、禪修成長等線下活動，在場景中獲得體驗，加強情感投入，從而影響傳播的效果。

第四節 宣法講座、禪修成長

與上述傳播途徑不同，現場參與宣法講座、禪修成長營，為受眾提供了更有利於傳播的時空環境，使人們增強了儀式感與現場感，也需要更多的時間、精力、情感等方面資源的投入。原始佛教會在宣法講座、禪修營中所傳播內容的深度也有異域上述傳播途徑（受眾多接觸過上述傳播途徑的信息，而主動進一步的了解與學習），也強調個體化的傳播與互動（例如，針對禪修者具體身心問題的小參與在普羅大眾面前的提問與解答）

一、禪修活動

自原始佛教會 2010 年成立以來，截至 2016 年 12 月為止，已舉辦過八十場之禪修活動。禪修地點偏佈臺灣、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大陸及澳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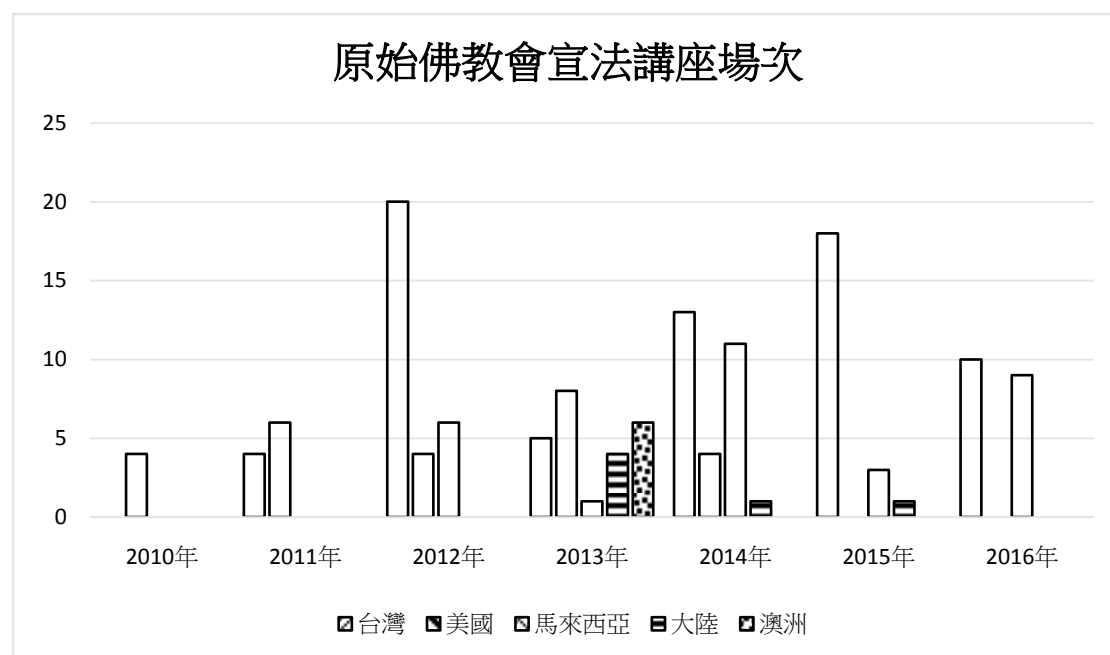


圖 4- 4：原始佛教會禪修活動地域及場次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專題課程

有別於傳統佛教以舉辦法會或誦經拜懺，或是像一神教信仰，必需固定禮拜等方式，原始佛教會每週日舉辦聽法共修，並開放國內外各地禪院連線，令學眾能在忙碌的現代生活中，持續不斷的學習佛法。另外也會在每年度定期開辦系列課程，讓已接觸或未接觸原始佛法的學眾，有進一步的機會深入了解原始佛法。

根據筆者的觀察，對於主動尋求皈依儀式的人群來說，僅僅通過線上學法，瞭解信息的受眾即主動要求皈依的寥寥無幾；而通過線下的禪修營、宣法講座、專題課程等的人群則因對原始佛教更深入的學習效果與身心投入而要求皈依。在此，我們將網路傳播的課程與線下的傳播的課程進行對比，可以分析得知，網路背景下的學習與線下課程相比，劣勢有，（一）由於自主性大，對於不熟悉的內容，學習者常常主觀的過分注意自己的心裡順序，而忽略了學習內容本身的內在邏輯次第；（二）學習者的思維容易中斷；（三）沒有有經驗者的指導，面對過多陌生的信息，無效學習或低效學習的可能性大幅增大；（四）學習者的情感投入

缺乏，也缺少機會感受傳播者的人格魅力；（五）面對宗教，多數人在認知水平、辨析能力缺乏經驗，面對互相矛盾的價值與結論時，容易因不知如何抉擇的困難而放棄學習或減弱學習的動力。因此，線下課程成為具有更深入的，具備更好的傳播效果傳播形式。兩者搭配可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

筆者摘選了《正法之光》中參加禪修、宣法、課程後學員（馬來西亞的法莊、法日、法泳以及臺灣的法睽）的心得。透過這些心得可以反映出，學員參與實際線下活動後，知見與情感的改變。

在禪修時，師父強調修行是對自己生命的明白，要有方法，走出自己的路，不要期待，內心才能安穩。...佛法寶貴，但重點是要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轉引自《正光之法》，23:47）

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才是行者的人生、生活和道路。修行人正確的心態應該是：內可度越憂苦，外可利益眾生。故此，學法者應該：（一）努力改變自己，讓別人願意與你相處，並在互動中得到利益...（二）與大眾同甘共苦，不要只想得到好處，而不想付出。（三）不期待別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轉引自《正光之法》，25:56）

師父簡要的為我們講解十二因緣法、八正道、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和七菩提支，用各種不同的比喻讓學眾更容易懂；還苦心教導學眾：遇到困難不可逃避，，生活中沒有困難是偶然，有困難是正常，一定要用智慧在生活中解決苦難。這次禪修，讓我更了解十二因緣的重要性...（轉引自《正光之法》，30:48）

第五節 青年團交流、讀書會

一、青年團交流

原始佛教會在台宣教的初期，受眾多來自傳統佛教，多是學佛已久、想進一步深入佛法並解決困惑的老參型學佛人，因此法友群平均年齡偏高，而通過年長者對青年人傳播佛教內容，有其價值觀念差異、社會文化地位不同等限制性。針對青年人習慣將情感的重心放在同儕身上的心理特質，需要構建以青年人帶動，青年人互動分享，共同成長，並兼顧向年長者學習經驗的教友體系。為了讓原始佛法也能利益現代年輕人，解決其身心矛盾並引導正向處世觀念，因此於 2016 年 11 月籌備台北地區中道青年團，於 2016 年 12 月正式成立。以 18~35 歲未婚青年為主要對象。

由於成立只有一年，青年團如何吸引年輕人眼球，激發他們參與意願並使其在參與過程得到利益，相關的組織、活動規劃和運作都還在摸索階段。青年團一開始是由兩位較年長的青年法工（法三、正展）擔任執事，在中道僧團出家法師的指導下，進行活動策劃與帶領，除原始佛教會的日常活動外，也為青年團特別策劃活動，以滿足年輕族群的身心需要。已舉辦的活動包括：

（一）連絡團員情感的烹飪班、一日戶外旅遊、攝影外拍活動。

（二）增進對原始佛教會弘法事務參與度的法工同萌（即在禪修營、宣法講座與僧團托鉢等活動中，與年紀較長的資深法友一起擔任法工）。

（三）與原始佛法生活應用相關的電影欣賞、讀書會與主題講座。

隨著原始佛教會的開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其中。青年團成為培養佛教新一代人才之儲備計劃。除了加強團隊意識的集體主題活動外，其培養主要設計兩個部分，一是對佛法、宗教系統性的教育，使其一方面清晰的了解佛教發展的脈絡，確立原始佛法的信心與受用，另一方面也了解到宗教思想、宗教儀軌對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及心理學基；二方面是通過親身體驗（如朝山、禮佛、參訪、

禪修等) 增強其情感的深度, 並和年長者聯誼, 構建起各年齡層互相分享生命經驗, 以及法友資源互助平台, 從年輕一代加強佛教在家學眾的團結並為彼此提供社會支持。

二、讀書會

原始佛法的基礎內容已經陸續有系統的刊行為文字, 僧團宣法影音或採訪報導亦流通於網路, 參與各期禪修營、共修的法友人數亦逐漸增加; 共讀會的方式於焉展開, 原始佛法的傳播的主力是人, 藉由文字、光碟、影音, 學友們不僅個人能深入的重複循序漸進學習, 參加共讀時進一步深入的相互討論、激盪, 更深刻理解原始佛法的修行理趣。

原始佛教會的讀書會是教友的互助體系的一個環節, 其運作是採「共讀」的方式進行, 居於指導角色的中道僧團法師會針對各地共讀不同參與者, 提供共讀材料選擇的大方針, 材料或出自《正法之光》雜誌中的不同專論, 或出自隨佛長老的原始經法專輯或開示專集等。

各地讀書會最大的特色就是互動式的學習環境, 採大家輪流當領導人的方式進行, 針對每一次討論的重點帶領大家進行討論; 參與者每期可能有一兩次做領導人的機會, 每次組員的回饋對參與者而言都是很好的審思, 讓大家每次共讀都有收穫與進步。因應互動與深入討論的需要, 每個讀書會限定 20 人以內, 人數一旦超過即會予以分班。

讀書會有持續性和計畫性, 並以閱讀為活動中心, 所以參與者的討論是以共讀的材料為中心進行, 「共讀」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每次讀的進度都一樣, 讀完再共同討論, 因為大家都有讀過, 所以都是有備而來, 如此討論才有主題和範圍,

不至於天馬行空，可讓討論更深化，並催化參與者原本停留在膚淺的認識進到更深入的層次。

曾參與讀書會的正律法師表示「由於小組成員來自不同背景，參與者皆能學習依因緣尊重個人差異，並能內在自省明白讀書小組成員要注重合作學習和主動學習，需要花多少時間準備、承擔部分責任、和成員討論到何種程度取決於主動的參與，沒有人會勉強，大家沒有太多的壓力，也增加了互動的時間，促進了彼此的感情。參與者能藉由這樣的共讀環境成長，對佛法的學習更加的系統，有根有據。另外一個非常珍貴的是，能在這樣的過程中，將自己生活中的經驗分享給其他人。」

第六節 原始佛教會傳播現況之分析

整合營銷傳播是以受眾為核心重組傳播資源，綜合協調各種形式的傳播方式，以統一的目標和統一的傳播形象，傳遞一致的產品信息，實現與受眾的雙向溝通，樹立品牌，建立品牌與受眾長期密切的關係，有效的到達傳播與行銷的目的。

原始佛教會的傳播合於整合營銷傳播的理論框架。先就此理論進行傳播現況的分析。原始佛教會的傳播有統一的目標：尊崇古印度史實的釋迦佛陀、佛法、僧團、律戒，並以此作為原始佛教的思想依據及生活教育核心，依據務實、人本、和諧、精勤、同利的原則，善用現代社會的各類傳播方法，推廣解決困難、開展人生、度越苦惱的人間生活。傳播亦有統一形象：原始佛法、人間僧團。不同的傳播途徑，雖然有不同的出家法師、法工參與或主導，針對於目標和傳播形象目前都高度統一。

其原因在筆者看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僧教一體的理念傳統，原始佛教會

的法務開展都有統一的規劃，並有出家法師的參與，重大的決定也都需獲得僧團的認可；二、由於原始佛教會成立時間不長，發展規模還有限，人員整編精簡高效，對於原始佛教會的理念也高度統一；三、目前的階段，原始佛教會的現階段性任務鮮明，重點突出，確立原始佛教的話語權與解釋權，創造僧團戒律傳承的因緣，因此不存在明顯的目標分歧。

原始佛教會在樹立品牌的效果上是成功的。參與過原始佛教會線下活動的人，對宗教，特別是佛教，都會建立起從歷史發展審視宗教演變的視角，亦通過對原始佛法的學習，確立原始佛教品牌在佛教界的辨識度，將原始佛教與傳統佛教進行不同類別的劃分。

從原始佛教會傳播的現況來看，其傳播是以受眾生活的現實中的認知困難為主要目標的。目前傳播者與受眾的雙向溝通，似乎不足。線下的活動例如禪修營、共修課程等，多為出家僧侶與法工的單向輸出與啟發，並維持非常高密度的課程強度，在課程中，傳播者與受眾的雙向互動較少。這種情況的好處是，受眾有了更多的機會瞭解傳播者所要表達的思想重點，而缺陷在於受眾的積極性未能夠充分的調動，並給予教學成果的反饋。

筆者認為造成該情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從組織發展的角度來看，原始佛教的現階段任務是確立原始佛教的話語權和解釋權，建立尊教一體、重視團體的傳統，這種做法可以篩選出願意改變自己、真正積極主動參與付出、不求在人群中突顯自我的學眾，以組成合於原始佛教會理念的核心出家僧侶團體和核心在家護法法工團隊。二、原始佛教會組織在成長的過程中，其逐漸獲得教內關於原始佛法的話語權與解釋權，但高水平人才的教育培養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對佛法的體驗及教會理念的深入內化，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原始佛教會作為教育團體，

不同於形式統一的宗教服務，教育本身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的投入以及針對性。原始佛教會成立的 7 年間，隨著原始佛教會國際性弘法的高速發展，基於僧才、法工的培養教育不能速成的現實，必然在弘法過程中，出現傳播者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該情形會隨著弘法經驗的累積而改善。三、隨佛禪師個人不攀緣的修行風範亦對此現象有一定的影響。隨佛禪師每次上課結束後便離開，不私下主動和學眾互動，不以經營的方式和大眾結緣，符合佛教傳統上不攀緣的優良修行道風。很多人學法多年，都沒有和隨佛禪師面對面、一對一的交談過。而此種學風，也造成了習慣大多數時候單方面的付出的僧團，此種情形，可通過增加互動性課程，而得到改善。

此種情況，確實有利於篩選出認真為法、踏實行法的學人。但對於一個教會來說，需要面對形形色色的人群。而加強互動性，增強受眾的情感確認與投入，是建立長期密切關係的基礎。在最近一兩年中，青年團的成立，現代釋迦族的推廣，讀書會活動的開展，都是為了加強學眾之間的互動瞭解，增強學眾的主動性的調動。

具體的傳播途徑方面，在網路技術下即時互動也漸漸形成，無論是社交軟件 line 的族群，微信的交流群等，都在線上給予了學法者更多的互動機會。而多元的傳播途徑的統籌有機的搭配，為更好的傳播原始佛教提供了可能。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釋迦摩尼佛陀入滅以來，距今已有 2450 年。阿育王時代，政治強權涉入僧團，變造教法，致使佛陀的原始教導隱沒不顯，取而代之的是佛教思想的不斷演變，教內派系林立。佛教也不斷顯露出其避世的傾向，社會功用止步於道德勸化及情感慰藉，對現實生活的開展作用甚微。十九世紀以來，探尋原始佛法的學術運動興起並蔚然成風，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原始佛法的全貌在二十一世紀初得到了全面性的還原。隨佛禪師，作為還原原始佛法的完成人，建立中道僧團及原始佛教會，旨在推廣傳播具史實基礎的原始佛教。本論文介紹了原始佛教會及其傳播媒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文獻調研與參與觀察，分析了傳統佛教所面對的內質性與時代性的困境如下：

- 一、佛教內部教說雜亂，相互矛盾，莫衷一是
- 二、宗派林立、對立分散、缺乏凝聚力
- 三、認識論不利於解決問題
- 四、傳統佛教的思想，不合於進取的時代精神

針對以上傳統佛教存在的困境，學界、教界一直在尋找解決困境的方法。本文介紹了，原始佛教會針對以上佛教困境而提出的辦法以及原始佛教會的理念。根據文物史料考證，追本溯源，還原佛陀原說，建立尊崇史實的佛、法、僧、戒佛教傳承。以歷史發展，社會學的研究角度，認識佛教發展的流變，理解現存傳統佛教的貢獻、價值與面對的困境。統一教說，回歸釋迦摩尼佛本懷，僧團依經依律，避免僧團及教會的分裂，以理念價值的統一、組織結構的完善、制度理念的進步來避免僧團教會的分裂。

強調因緣法四聖諦的認識論，從當下發生的問題中，實事求是的觀察問題的呈現，發現問題的原因，消除產生問題的影響，以解決問題。旨在以因緣法四聖諦的佛法智慧，發現現實生命「生活更好、困難更少、遠離煩惱」的正確道路，實現出家、在家修行方向並行不悖的實修道路。基於緣生的正見，體認積極努力影響的重要性，積極參與時代，強調分責分權之分際。

作為教育團體的原始佛教會，肯定現存傳統佛教的貢獻與價值，針對其困境，提出解決的辦法，力求與傳統佛教搭配合作，共榮佛教，利益社會。而原始佛教會的傳播，利用整合營銷傳播的策略，利用不同的傳播方法和傳播途徑，例如、屬於大眾傳播的書籍影音、電子媒體，屬於人際傳播的禪修、弘法活動，力求從不同面向確立以史實研究為基礎的原始聖教的形象，重塑受眾對於佛陀、佛法、僧團、戒律的新認識，並以佛法的認識論為基礎，傳播雅俗共賞、生活中切實可用的核心價值與經驗分享，旨在切實利益受眾的生活。由於原始佛教會成立時間尚短，受到其組織規模的局限，其傳播策略與方法，雖然可見端倪，但在資源的有效統合，還有待進一步的優化與改進。原始佛教會的傳播策略是有階段性的，目前仍處於確立原始佛法，初步確立人間僧團及戒律傳承的階段，所以目前其教法的傳播中，較偏向於出家僧團單方面向在家團體的傳播輸出，缺乏廣泛地對在家居士進行行為規範與積極性的調動。

作為第一個從學術角度介紹、研究原始佛教會及其傳播的研究，筆者近距離的觀察、採訪原始佛教會的創立者、近學者，對原始佛教會的理念及教育方針的歸納與總結亦得到了原始佛教會核心成員的核對與確定。可以說，本研究成果客觀、言簡意深的介紹了原始佛教興起的時代背景與原始佛教會的組織架構、理念、方針以及傳播途徑。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雖然筆者已經接觸原始佛教會和中道僧團多年，親身的觀察並針對核心僧侶、法工做了大量的深入訪談及資料整理，但本研究依然存在較多的研究限制，核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原始佛教會成立的時間較短，自 2010 成立至今僅 7 年的時間。作為一個教育機構，有賴原始佛教會成員傾力的努力以及互聯網時代傳播的便捷，原始佛教會對原始佛教的傳播發展已經是非常的迅速。但針對於一個團體或新興宗教力量來說，7 年的時間還是非常的短暫的。原始佛教會目前還在其確立原始教法，成立僧團、培養優秀僧才的預備階段。所以本研究只能偏向於介紹本階段的先有的內容，例如教法確立的合理性及權威性，而對教團的人員性格多元性、以時間為主軸各階段的分析發展的情形、對在家信眾的性格分析等都為能具體的涉及，這個部分的限制來自於研究素材的不足或單一。

原始佛教還原過程，主要是由隨佛禪師一人完成。鑒於其絕對原創性的研究與發現，遠遠超出一般佛教學眾的研究討論範圍。類似於印順導師當年開始提倡初期大乘佛教時，佛教界絕大多數的學人，還無力消化和體會印順導師的研究成果，而隨佛禪師所提出的是史料考證的成果，這僅流行於深具學力的佛教精英，因此，學界、教界對原始佛法的認識水平尚處於學習的階段。另外，隨佛禪師對於原始佛法的研究成果大大顛覆了傳統佛教的認知，故其傳播具有階段性，而不是一次性的公佈，給予學界、教界合宜的彈性時間進行思考、討論。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觀點、歸納與分析，是基於現在公開的（網路公開及內部課程）資料，這個部分的限制也是來自研究素材的限制。

傳統的宗教傳播研究，多重在研究傳播方式和傳播策略的分析，這多是因為

傳播內容已然確定。原始佛教會所弘揚的原始佛教，其傳播方式和傳播策略，目前並沒有和傳統佛教團體有特別顯著的差異，其差異更多來自於傳播內容的巨大差異，而充分利用這種差異的優勢即在於突顯原始佛法的教育功能和去魅特性，並利用時代科技進步帶來的優勢，準確定位受眾，拓展更多較難信納傳統宗教的目標人群。歷史上，一種認識論、思想體系或價值體系的傳播是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的，在沒有政治力支持的情況下，往往要經歷幾代人的努力。因為思想的提出，或許個人可以完成，而思想的傳播，則需要傳播過程非常多人事的參與。原始佛教會提出原始佛教傳播的動力來自於能讓大眾得到生命實際的利益，這將會是一個長遠的過程。

所以，筆者對研究的建議可以有如下幾個方面：

- （一）從較長的時間軸，來看待原始佛教會的發展過程，屆時可以階段性的看到不同時間段，原始佛教會的任務與責任，面對的困難與做出的回應。
- （二）原始佛教會的發展，遍及世界各地，可根據不同文化地域的差別，分析其傳播過程中策略的差異。以及教會如何實際在地域文化差異的情況下，維持教團的統一，教會的和諧。針對於原始佛教會的運作等方面做更為細節性，針對性的研究與說明。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目

- 王世安譯（1987）。《印度佛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A. K. Warder. [1980]. *Indian Buddhism 2nd rev 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王福闡（2012）。《整合行銷傳播策略與企劃》。臺北：宇河文化。
- 印順（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新竹：正聞。
- 印順（1979）。《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
- 印順（1983a）。《華雨集》第四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臺北：正聞。
- 印順（1983b）。《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新竹：正聞。
- 印順（1985）。《印度佛教思想史》。臺北：正聞。
- 印順（1989）。《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臺北：正聞。
- 印順（1992）。《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臺北：正聞。
- 印順（1994）。《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臺北：正聞。
- 印順（2000）。《妙雲集》下編〈佛在人間〉。臺灣：正聞。
- 江燦騰（1997）。《台灣當代佛教》。臺北：南天。
- 江燦騰（2012）。《認識台灣本土佛教：解嚴以來的轉型與多元新貌》。臺北：台灣商務。
-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桂冠。（原書 Michael Quinn Patton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汪浩譯（2004）。《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臺北：巨流。（原書 Ulrich Beck.[1986]. *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Germany: Suhrkamp Verlag.）
- 林秀雲譯（201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臺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原書 Earl R. Babbie.[2013].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3th ed.* Belmont, Calif.: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 施淑青（2000）。《枯木開花：聖嚴法師傳》。臺北：時報文化。
- 星雲（1999）。《佛光教科書》。高雄：佛光文化。
- 星雲口述/妙廣紀錄（2016）。《人間佛教》。高雄：佛光文化。
- 香光書香編譯組譯（2002）。《佛教的真髓》。嘉義：香光書鄉。（原書水野弘元 [1986].《仏教の真髓》. 東京：春秋社）。
- 悟因（2009）。《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定訂與資料彙編》（上冊）。臺北：法界。
- 符裕、何珉譯（2012）。《如何做田野筆記》。上海：譯文出版社。（原書 Robert M. Emerson, Rachel I. Fretz, & Linda L.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陳俊文、楊銘（2015）。104 年公共政策精論。臺北：千華數位文化
- 聖嚴譯（1993）。《中國佛教史概說》。臺北：商務印書館。（原書野上俊靜 [1966].《仏教史概説；中國篇》. 平樂寺書店.）
- 聖嚴（2011）。《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臺北：法鼓山文化中心
- 達和譯（1998）。《印度佛教史概說》。高雄：佛光文化。（原書佐々木教悟、高崎直道、井ノ口泰淳、塚本啓祥 [1967].《仏教史概説・インド篇》. 平 樂寺書店.）
- 歐用生（1989）。質的研究。臺北：師大書苑。
- 歐陽瀚存譯（1999）。《原始佛教思想論》。臺北：商務印書館。（原書木村泰賢.[1924].《原始仏教思想論》. 丙午出版社.）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
- 盧蕙馨（2004）。〈參與觀察〉謝臥龍（編），《質性研究》，頁 57-80。臺北：心理。
- 隨佛（2005）。《不食肉與慈心之道》。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 隨佛（2008）。《相應菩提道次第》。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 隨佛（2010）。《原始佛教之確證及開展》臺北：中華原始佛教會。
- 隨佛（2015）。《原始佛教之界定》。臺北：中華原始佛教會。
- 隨佛（2016）。《隨佛行道第一輯》。臺北：原始佛教會。
- 證嚴（2008）。《真實之路—慈濟年輪與宗門》。臺北：天下文化。
- 嚴祥鸞（2008）。〈參與觀察法〉，胡幼慧（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163-184。臺北：巨流。
- 闕正宗（2004）。《重讀臺灣佛教正編》。臺北：大千。
- 顯如、李鳳媚譯（2003）《印度佛教史》。嘉義：法雨道場。（原書平川彰[1974].《インド仏教史》，東京：春秋社.）

二、中文學位論文

- 沈孟湄（2012）。《從慈濟人文志業看宗教傳播的文化建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曉君（2008）。《非營利組織領導者領導歷程與轉化學習之研究-以慈濟基金會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施乃瑜（2008）。《宗教傳播與化世的新範式——佛教在當代中國興辦高等教育之思考》。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論文。
- 夏俊輝（1998）。《宗教服務之研究—以佛教慈濟功德會為例》。私立銘傳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晴晴（2013）。《非營利組織資訊化行銷之研究—以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為例》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商學院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畢盈（2002）。《臺灣地區佛教信眾電視宗教頻道收視行為調查》。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黃昭順（2004）。《佛光山與中台禪寺市場定位之比較》。國立中山大學高階經營碩士論文
- 葉育鑒（2006）。〈宗教節目與觀眾之接收和反應——以大愛電視《人間菩提》

證嚴法師開示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慕夏溪（2010）。〈關於病毒營銷的傳播原理分析〉。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三、中文期刊

江燦騰（1991）：〈臺灣寺院經濟的來源與管理〉，《佛教文化》23。

李艷（2014）：〈新媒體背景下的傳統媒體應對——基於媒體公信力的視角〉，《北京電子科技學院學報》，22：3：43-50。

沈孟湄（2013）：〈從宗教與媒體的互動檢視臺灣宗教傳播之發展〉，《新聞學研究》，10：179-213。

肖堯中（2008）：〈試論網路視域中的宗教傳播——以佛教網站為例〉，《宗教學研究》，4：207-210。

法日、法泳（2012.9b）：〈生活中的佛法 — 護夏法工感言〉，《正法之光》25：56。

法莊（2012.6）：〈學法感言與心得〉，《正法之光》23：47。

法睽（2013.3）：〈台中初階二日禪心得分享〉，《正法之光》30：48。

邱敏捷（2013）：〈印順學派的核心思想——以人間佛教為中心的開展〉，《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7：1：19-32。

昭慧（2011.10）：〈傳道法師對南傳佛教在臺灣之觀察與評議〉，《法印學報》1：1-32。

昭慧（2012.3）：〈印順學與人間佛教——由「無諍之辯」到「求同存異」〉，《玄奘佛學研究》17：7。

馬兵（2013）：〈大數據時代輿情服務的機遇與挑戰〉，《中國記者》6：116。

梁斐文（2005）：〈宗教型非營利組織行銷策略研究 — 以慈濟功德會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12：206-215

陳家倫（2012.12）：〈南傳佛教在臺灣的發展與影響：全球化的分析觀點〉，《臺灣社會學》24：155-206。

- 曾傳輝（1992）：〈論大眾傳播與宗教變遷〉，《新聞與傳播研究》4：66-80。
- 黃葳威（1999）。〈近五十年臺灣地區宗教傳播策略的變遷：從疑慮消除理論觀察基督教與佛教〉，國科會計劃。
- 黃葳威（2003）。〈臺灣地區宗教社區團體傳播策略分析：以基督教與佛教為例〉，「宗教與文化：思想的動力與歷史的變遷」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臺北：木柵。
- 楊惠南（1999）：〈人間佛教的困局——以新雨社和現代禪為中心的一個考察〉，「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臺北：弘誓文教基金會。
- 趙青青（2016）：〈新媒體格局下傳統媒介話語權的消解〉，《新聞研究導刊》5：73。
- 隨佛（2011.11）：〈華人南傳佛教學人應有的省思〉，《正法之光》17：5。
- 隨佛（2012.9a）：〈四聖諦學人的警覺〉，《正法之光》25：4-7。
- 隨佛（2016.7）：〈華夏文化圈的百年佛教復興運動緣起四諦之人間佛教〉，《正法之光》50：43-47。
- 韓振峰（2008）：〈提高網絡媒體公信力問題探析〉，《東南傳播》10。
- 魏然（2015）：〈新媒體研究的困境與未來發展方向〉，《傳播與社會學刊》31：221-240。

四、英文文獻

- Bass, B.M. [1985].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ry, Yukl. [1993]. 〈A retrospective on Robert House's "1976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recent revision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4：367-373.
- House, Robert J. [1976]. 〈A 1976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Fourth Biennial Leadership Symposium》Working
Paper Series 76-06.

Max Weber. [1968].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rren G. Bennis, Burt Nanus. [1985]. *Leaders: The Strategies for Taking Charge*. New York:Harper & Row.

五、網路資料

皮尤研究中心（2015）。〈世界宗教報告〉，取自

<http://www.pewforum.org/2015/04/02/religious-projections-2010-2050/>。查詢日期：
2017/10/18

行政院主計處（2014）。〈行政院主計處新聞稿〉，取自

<http://win.dgbas.gov.tw/dgbas03/ca/society/word/news/92news.doc>。查詢日期：
2017/9/10

李海峰（2017）。〈台灣佛教團體是詮釋佛教現代化的典範〉，取自

http://fo.ifeng.com/a/20170816/44663565_0.shtml。查詢日期：2017/09/23

性廣（2006）。〈結期精進之禪觀所緣—安般念、四界分別與無量三昧〉。取自

<http://www.hongshi.org.tw/ZENBview.aspx?nono=63>。查詢日期：2017/10/26

附錄

附錄 1：訪談紀錄

(1) 原始佛教會創始兼領導人 — 隨佛禪師

訪談時間：2017 年 9 月 24 日、2017 年 9 月 29 日（補充提問）

訪談地點：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請問您修行多年，從一開始接觸、學習傳統漢傳佛教到南傳佛教，接著還原原始佛法，請談談這其中的轉折與心路歷程？

答：可以。我是四十多年前，大概四十五、六年前，開始接觸傳統佛教，那時是漢傳的傳統佛教。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家庭環境的刺激，當時還在讀書，功課也相當良好，主要是我從小比較會思考，個人靜靜沉思的，個人沉思的時間比較多，所以可能是屬於一個比較少年老成的年輕人，不想庸庸碌碌，像一般人庸庸碌碌過一輩子，希望能夠認真的為可貴一生，做出一些不同的生命的過程，以及對社會的貢獻，所以就進入的佛門。

當時也覺得佛門的思想可能不像一神教這樣的莫名其妙的就相信有個造物主，也不會像一般的神道，就是不斷地祈求神靈的庇佑，它還有一些思想的內容，以及個人努力的自我要求，感覺比較合情合理，所以我就信仰了佛教。當時也不知道佛教到底是怎麼樣，只是覺得佛教比較合情合理。

那我個人是有一個特質，就是不信不做則已，若信若做，我就是全力付出，就從少年起，就是這個一個特質，所以我就很全心投入漢傳佛教的學習。這期間經歷了大約二十年，大約傳統漢傳佛教的許許多多的，不論是信仰型的學習、投入，或者是苦修型的信仰與投入，或者是這種思想型、教育型的研究，大概都有

過經歷。但是慢慢的就覺得，用不上，對於實際的人生呢，真的用不上。發現所學到的方法，總結就是，對現實人生的懷疑，對現實人生的否定，以及對不在現實人生的一些美好境界的追求與信仰。這些對現實人生的問題跟需要，關係不大，幫助也不大。這對一個年輕的人來說，當然學習了近二十年，我也才三十出頭歲，憑心講，真的有很大的疑惑。那麼後來呢，我個人的一個經歷就是突然發現我傳統所學的似乎有一個跟現實脫節的問題，所以我自己投入很多，專心的投入，那麼我有一些新的發現，這個新的發現呢，讓我覺得，我以前所學的，很可能有問題，或者直接的說，我覺得真的有問題。

所以我就重新走一條路，那時候大概是 1989 年、1990 年這兩年間。接著大概經歷過簡短的大概三年，三年多的時間的一種將我的經驗分享給一些學佛的同好，當時整個內心呢，就比較著重在於，追尋真正的佛法，表現我所對佛法的體會跟經驗，那麼關心社會，表現在這裡。

其實當時我也沒有接觸過南傳佛教，其實沒有，就開始有了想要投入，全心的投入佛教，不再做其他的事情。既然覺得以前所學的傳統漢傳有問題，所以我也不會到漢傳出家，所以我就到了南傳佛教當中的緬甸僧團出家修行。那麼到南傳佛教修行，不是為了學南傳，只是為了探尋佛法的真實面目，利益社會。那麼雖然到南傳出家，慢慢發現南傳似乎過度的消極，當然它也有很多好的一面，是漢傳佛教所沒有的，或者已經忘失的東西。在這當中，我基本上是憑著，大概 1989、1990 年間我對佛法的發現跟體會，依著這個基礎，深入南傳的經典，也就是五部巴利聖典，去學習他們的傳誦，也發現其實有很多傳誦的問題。

接著我就開始要認真的探尋南傳佛教以前，佛陀在世真實的佛法是什麼，然後這個內容不能我自己覺得就對了，因為我是一個比較不個人主義的，著重是有

根據，那麼有務實的根據再來說，所以我就投入了這個南北古老經典跟史獻的研究對照，逐步逐步的發現、還原古老經說的真意。那中間的轉折跟心路歷程呢，這個轉折，就如剛剛所說，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

心路歷程呢，第一個就是，當時從在漢傳佛教，發現漢傳佛教是有問題的時候，那時候最痛苦，因為這是第一次發現自己投注生命所信仰的宗教居然是有問題，而且在現實不能用，那時候內心的衝擊最大。但是呢，改變了以後，其實成長也非常的大，接著投入到南傳，然後再往進一步到原始佛教，內心就沒什麼波折，或者什麼有漣漪，因為沒有，因為當時到南傳出家，目的也不是學南傳，目的就是要回歸真實的佛法，只是那時候還沒有很清楚南傳也是有問題。我不是學了南傳才到南傳去，只是因為發現傳統漢傳佛教可能有問題，想要追尋真實的佛法，所以追尋或者學習真正的佛法，所以才到南傳的，所以從南傳過度到原始佛教，內心也就沒有什麼糾結。這大概就是這些年來的一些轉折跟心路歷程。

問：禪師您為甚麼會提倡原始佛教？目的是甚麼？

答：提倡原始佛教。就是為了提倡釋迦摩尼佛，他真正的思想跟教導。原始佛教，原始兩個字 Original，其實指的就是最樸素，最早的教導，指的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教導，它不是教派。所以，我提倡的是釋迦佛陀真實的教導。退一步來說，不論釋迦牟尼佛他的思想，他的教導是合不合實際。只要是提倡佛法，就必須很如實的去談什麼是釋迦牟尼佛真正的思想跟教導，所以這是提倡原始佛教的一個基本原因。

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利益這個社會。因為，我在佛門四十多年，當然以下講的是我個人的發現，社會或者其他的佛教徒怎麼看，這個我沒辦法去談。我現在談的是我個人的發現跟經驗。傳統漢傳佛教，基本上已經比較傾

向於慈善工作，神秘信仰，還有一些哲學理論，混在一起的宗教。它雖然有著慈善的外衣，以及給予人們寄託心靈寄託的功能。並且能夠提供一些，喜歡探討問題的有知識人士的一種滿足知識圍欄的需要。但畢竟覺得，太過脫節現實。南傳佛教也差不多，雖然所忠的經典，所依止的經典，或者教派不一樣，但是大概差不多，並且更消極。

所以呢，提倡原始佛教，是希望讓佛教能夠利益這個社會，而且是實際能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用逃避問題的方式，忘記問題的方式，否定問題的方式。來作為一種，自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目的是什麼？利益現實的人間。

問：請問原始佛法的根據及核心思想是什麼？

答：原始佛法的根據是什麼？如果不從學術上來講，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教導跟表現。那麼如果從比較學術性的說法，歷史性的說法，就是佛滅後當年，第一次經典結集，所結集出來的，釋迦摩尼的思想言論集，那叫做——經。也就是目前在，巴利《相應部》裡面的〈七事修多羅〉，以及漢譯《相應阿含》裡面的「七事相應教」的部分。這是屬於在學術上所研究的，第一次經典結集提出來！

那還有就是釋迦牟尼佛在世所制定的，他對他學生團體生活跟個人生活的規範，那就是戒律。就是依據的，我們可以說是目前所流傳在佛教的三本古律。第一本最古的律可能就是《摩訶僧伽律》，然後再來就是屬於有部的《十誦律》，然後或者是，我們這個西方分別說部的《五分律》。《摩訶僧伽律》代表大眾，《十誦律》代表阿難系的，《五分律》代表分別說系的本部化地部的。其實這三本律是，研究三大部系，所依止律的重要依據。這個是屬於，原始佛教的根據。研究原始佛教的根據。戒律的根據，研究戒律的根據。那核心思想是什麼？核心思想其實就是十二緣起法。緣起法是原始佛法的核心思想。也就是，面對實際的問題，

瞭解這個問題如何發生？那麼從問題如何發生的？明確掌握，發現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就是緣起法的意義跟內涵。

那麼從緣起法的基礎，才能確立，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這叫做解決問題之道，那麼在佛教裡面叫做滅苦正道，所以緣起法跟解決問題的正道合起來，我們在佛教把它叫做四聖諦。所以，整個佛法的核心思想就是——緣起法，或者你把它叫做因緣法。那麼，表現在現實的作用上，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合起來就是四聖諦。所以緣起四諦是原始佛法的核心。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務實解決問題，這就是原始佛法的核心。

所以，這個務實解決問題，那麼現實的人生有什麼問題？你就有現實生活的問題，以及個人身心有點糾結的問題，所以這種核心問題，核心思想，就是要解決問題。那麼表現出來，就是如何的解決問題，開展人生，還有度越煩惱。原始佛法的核心思想——緣起四諦，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解決問題，解決煩惱為核心，那麼表現在生活上，表現在日常生活上就是解決問題，開展人生，度越煩惱。

補充提問：原始佛法的探究其實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請問師父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它是否有存在終點？

答：首先，你這個問題談到一句話就是，探究原始佛法，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句話我想提出一點個人的見解，原始佛法它不是一個講述宇宙人生的一個秘密，或者描述整個宇宙人生的全貌的一個科學學問。如果是這樣，探究原始佛法就是一個不斷的一個研究的進程，可能它永遠看不到終點，就好像自然科學對宇宙的探究，可能它不會有終點。

原始佛法不是探究自然學科的一個科學。原始佛法所描述的，基本上就是告

訴我們用一個身心緣起的態度，來看待我們的身心如何發生，以及身心如何表現，以及在身心發生表現的過程當中，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跟痛苦，並且如何解決。這個是佛教的核心教育——因緣法，以及加上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後，成為是四聖諦教育的這樣的一個內容。所以對於原始佛法的探究呢，我們沒有一個所謂不斷開展不停開展，沒有終點的這樣的一個觀點。這樣的一個觀點可能，對原始佛法的意思有一些誤解，對原始佛法是誤解的。

所以探究原始佛法有沒有終點呢？有！這是有的。它不會不停止探究下去，沒有這件事情。所以我這是從什麼是原始佛法來說明的。原始佛法它講的是一個 truth，一個事實。它講的就是如剛剛所說的，就是身心，我們人的身心怎麼發生的。人的身心在當前，是如何表現，依什麼因緣，表現出來的。那麼在身心如何發生，以及如何在現前表現的這樣的情況底下，那麼它有什麼樣的痛苦或者問題在其中。所以透過對身心如何緣起，身心如何在現前表現，在這個發生的表現過程當中，到底有什麼痛苦，以及痛苦如何發生。從這樣的明白裡，那麼也依緣起的一種明見，就是從什麼原因發生，那麼依著原因的消除，這樣的發生，這樣的表現，以及這樣的痛苦，也可以改變或消除，解決問題的一個所謂認識。

以此來建立、解決現實人生，在身心表現過程當中的問題，而這就是生活中的問題，以及身心的痛苦，它如何解決，就是解決人們身心內在的苦惱，所以整個佛法的重心就在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以及身心的糾結跟苦惱，所以，整個佛法主要的就是在這個內容，原始佛法說的是這個，所以這個是有終點的。簡單來講或者我們用比較好的話來講就是它是有一個事實在那裡。那麼如果探究這樣的一個事實，它沒有一個終點的話，那就變成掉入另外一個弔詭的思維，就是對人的自我瞭解是沒有瞭解的一天，解決問題也不會有解決的時候，就會變成這種觀點。

如果對於原始佛法的探究，它是一個不停的深化的過程，它不會有一個結束點終點的話，那麼作為一個對身心的瞭解，以及對身心痛苦的瞭解跟解決的原始佛法，那是否自我瞭解是不可能實現的，就會變成這樣來了。那麼身心的痛苦也不可能真正的解決，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意思，但事實上在佛教歷史上，到佛法的經典，都沒有這個觀點。在經典上都有跟你說得很清楚，就是說諸苦已盡，苦已盡，貪嗔痴已斷，都有跟你講這些事情。所以對原始佛法的探究，它不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它也不是沒有一個終點，一個完成點，它不是這樣。這得從原始佛法，它本身的實際的內涵跟事實來講才會明白的。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講，若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純從經學的研究來說，從經學裡面來講，來探究還原所謂經學上的，古老的經法裡面所陳述的原始佛法的內容，那當然它更有一個終點，也會有一個完成點。它也不是無限制的一直不停的還原，也不是這個意思，也不可能是這樣。那麼我們最多只能說一件事情，就是說，原始佛法，對佛法的瞭解，運用在我們現在的生活裡，它是否有一個一成不變的一個做法，這個問題就可以問了，原始佛法在如何運用原始佛法，解決瞭解自己現在的現況，跟解決現在生活的問題。那它是否有一個一成不變的一個不變的一個標準答案，跟標準做法，答案只是不會有標準答案的。

因為原始佛法強調的就是，依現在這個問題的原因，來知道如何解決現在這個問題，以及施設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是說，人們在現實生活當中呢，每天時時刻刻的因緣都是不同的，沒有任何一個事件一個經驗，它具有重複性，所以處理任何因緣中的問題，它的需要的覺悟，它需要的認識跟覺知，以及改採取解決問題的辦法，它也不可能一成不變的重複，或者一成不變。所以呢，一個學習佛法的人，他在生活中的運用跟表現，則是一個不停不停不停，新新不已，來回應現在因緣的一個運作，一個表現，那麼這樣認識也就比較妥善。而不是一個對原

始佛法的探究與還原，變成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那這個認識可能不太妥善。

補充提問：師父您又如何去判斷說佛陀的教法已被完全還原呢？

我們如果從一個比較嚴謹的學術角度來看，我們多從比較嚴謹的學術態度來看。我們應該這麼說，站在這個時代的人來說，沒有一個人，跟釋迦牟尼佛親自面對面過。或者我們說離開了佛陀在世的時代之後。不是跟佛陀曾在同一個時代，實際相處學習過的人來說，我們都沒有親自跟古印度的悉達多——釋迦牟尼佛實際的相處過。所以我們要去談，我充分瞭解的釋迦牟尼佛的意思，其實這句話可能，是有它的事實上跟邏輯上的辯證問題。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談，什麼是原始佛法的時候，沒有辦法直接去談，佛陀這個人。我們比較嚴謹的說法只能說，從現有保留的經與律的內容裡面來談，佛教的或者佛法的精神，以及它的教育內容。所以我們如何來談，我們是否將所謂原始佛法還原的呢？那就要從，現有所有的古老時代的經與律的內容來談。這些做依據來談，那這是一個很實際的一個現實問題。那麼所以我們以什麼標準來談，原始佛法已被還原？其實我們都只能這麼說，我們得依這些各派所留的佛教的歷史，來探討現有的目前的佛教的這些經典，以及律藏，以及史獻的所謂的時代背景。

那麼從這些資料裡面，根據最古老的這些部分的，來尋擇各個部派的一個最大公約數，也就是他們的共說是個部分，他們彼此不同的意見是哪個部分，然後再去探討這些共同說法的部分，跟這些不同意見的部分呢，哪些說法是比較可靠，而得到所謂最大的一個可信度。那麼並且這些說法要跟歷史的背景做一個對照銜接。那麼最後使得經說的共說部分，因為我們探討，經說的共說部分也有彼此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發現古老經典裡面，共說裡面跟不共說裡面的，其實是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在共說所有共說裡面也包含的，兩三種不同的意見，也就是共說的部分同樣都有彼此思想不統一的部分，都是共說。然後也有不共說的部分。那麼所以只是共說的部分，不代表就是原始佛法，所以這就得從佛教歷史當中去爬梳，去整治，在這些兩三種不同說法的共說裡面，哪一部分的共說是比較可靠，比較可信。又哪些部分的共說，他可能在佛教的歷史裡面，是屬於哪個部分的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或者，跟印度各種不同的哲學、宗教，有思想上的所謂依存關係，我們得去探討這個。然後最後從古老的經典律藏裡面跟史獻裡面的整治爬梳出，最能夠形成一個經說律藏，佛教分裂時，各方面都能夠說得過去，銜接的起來的一個，所謂佛教佛法的說法。並且這種說法印正於我們現實的人生現實的生活，能夠跟實際的生活能夠貼近在一起，成為一種實際生活中的事實，而不是一種其他的印度不同的宗教學派思想，相互所謂有依存關係的這種，說是佛教又不是佛教的這種思想，我們自己要歷清。

這樣當我把這個弄清了以後，我們大概就可以依照佛教的經、律、史獻，或者以論藏來探討部派分裂的過程，都得到一個很清晰的完整的說明。那我們大概就可以說，原始佛法應當就是被還原。

問：請問您覺得在還原原始佛法的過程當中，遇到哪些困難？

答：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倒是有一些，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簡單來講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你個人對佛法的體會，或者說對現實人生的認識與體會，這是屬於你個人的所謂思想層次的一個困難。

第二類的困難是什麼呢？因為談到的是佛法，所以這方面，絕對不是你發表

你個人的意思的一個舞台，不是你發表你個人思想，把個人的思想當作佛法的這種自我表現，一定是要有根有據，而且這個根據呢，是要讀學術研究班的，能經得起檢驗的一個根據，所以這第二類的困難就是佛教內部經、律、論、史獻，還有國際對歷史研究，這些研究的內容的瞭解，充分的瞭解，掌握並且加以交叉核實，釐清洗煉出當中所最可能最說得過去的真相，所以這個第二類的困難是很大的，這是屬於研究工作上的不容易。

第三類困難是什麼呢？第三類困難就是，你個人要有相當的耐心、恆心、毅力，因為這樣的研究肯定是要花相當大的時間，因為資料史獻太多太龐雜，而且要釐清整理出一個最大可能的交集結論很不容易，所以花的時間很多，所以你一定要有相當超過常人的耐心、恆心而且毅力，並且研究出來的內容肯定跟現有的佛教會有很大的差距，必定是吃力不討好，要有相當的艱韌的意志，耐得起佛教社會的置疑跟負面評判，不畏困難地做下去，這是第三類的困難。

所以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其實主要就是這三個，個人的內在的思想層次要能夠得上水平，第二類呢，就是三藏史獻以及現代研究的掌握，充分的掌握，那麼花功夫去做比對，釐清、尋得最大可能的事實的焦點。第三個就是在從事這個努力研究當中，還原工作當中，勢必是很難的，所以耐心、恆心、毅力還有面對置疑跟批判的這個艱韌的意志力要有，如果這三個缺一個都做不出來。

當然最後應該還有一個，當你逐漸地做出成績的時候，你要經得起宗教利益的誘惑，如果經不起宗教利益的誘惑，那麼所有的研究就會變成一種追逐利益的一個手段，那麼一個人的思想層次也就會下降，那麼同樣的一個人的艱毅的毅力各種方面也就會瓦解，那同樣的這三類的困難，也都會不具備條件，那也就解決不了，你要還原原始佛法的困難也就會做不到。

問：禪師您修行多年，支持您繼續還原、推展原始佛法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支持我繼續我還原佛法推展佛教的主要原因其實很簡單，還原原始佛法，這樣講可能有點不好意思，可能別人會覺得我有點自我感覺良好，但是我說的是內心的話，支持我前進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我繼續往前進，我個人是沒有覺得有什麼困難，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困難，因為剛剛講得那三大困難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都 OK，所以應該還可以，那麼所以繼續往前走，對我個人來說，似乎只是將我對佛法的體會透過經獻、史獻的研究能夠獲得證明，我人生的路並沒有走錯，所以我個人的困難倒是不大，那麼支持我繼續前進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对這個現實人間的關懷。因為我覺得宗教不僅影響宗教的信徒，也必然深刻地影響我們所面對的現實人間，每一個生命都活在這個人間，受人間的滋養而存續一生，應該很自然地要良善地影響跟回饋現實的人間，這談不上是什麼偉大的情操，這應該是一種生命的當然，所以支持我繼續前進的主要原因，一句話：因為活著，就這樣，沒有其它的理由。

問：師父可以再解釋一下活著是什麼嗎？

答：因為我活著啊！活在人間，受人間的良善的幫助，活著！也當然要妥善的影響跟幫助所生存的人間。信仰佛法，受到佛法的滋潤教育，活著！當然也要對所受益的佛法或佛教有所回饋跟利益，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談不上什麼道德，談不上什麼偉大的情操，所以理由是什麼？活著啊！

問：請問原始佛法與目前流傳的佛法有何區別？

答：有何區別？因為它叫原始佛法啊！我們現有的佛法從歷史上來說，就是屬於比較後期的佛教，南傳的佛教是屬於部派佛教，當然，我有做了一個研究，就是阿育王時代佛法經過變造的這種變造佛教的這個歷史研究，那麼從經論、史獻當

中可以證明，佛教在阿育王時代產生一個巨大的質變，當然這是政治的刻意介入跟引導所發生的事情。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我所做的這個史探研究。

那麼，所以部派佛教也就佛陀滅後一百多年開始，佛教其實就已經改變了，真正的佛法在現實的人間呢，它比較完整地或者比較明顯的顯現，其實大概只有一百多年了，接著就基本上就是被故意的變造，那麼誤導了，所以從部派佛教到後來印度的大乘佛教、秘密佛教乃至發展到所謂的漢傳佛教其實是一路的都有一些逐步逐步地演變。

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文化本來就是會產生替變，以及跟其它不同的思想或者係統產生互相的激盪融合，這本來就是文化發展很難避免的過程。但是對真正佛法來說確實已經不是原本的教育，那麼所以有這些變化。那麼這個是從歷史上來講，但是如果從思想來講，一句話就這麼說的，佛滅百餘年後，部派佛教的變造佛教行為，就是將佛陀很務實、實證、人間而實用的佛法，把它變造成為一種所謂的否定現實、迷信理想，那麼提供一些行而上的教說思維，那麼朝向脫節現實的這種宗教信仰的發展，宗教信仰的方向發展。所以原始佛法與其它各個宗教的最大的差別就是一個是實際的，一個是不實際的，就這樣。

問：師父您剛有提到阿育王時代變造佛教，您認為佛法的演變，對現代佛教及社會產生甚麼問題？

答：我們活在人類社會裡面，會在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不論是政治，或者是學說或者是宗教，或者是制度，基本上都不能違反人類社會共守的基本道德。如果違背人類社會公認的基本道德，那大概很快就會被人類社會所唾棄與淘汰。所以呢，佛教不管它是什麼名目、形象、內容的佛教，能夠傳到現在，肯定在於人類社會共守的基本道德面前，都是過得去，所以在談這個問題呢，我們不談道德層

面的討論，就不能去談這個問題。

但如果現在你問，佛法的演變對佛教和社會產生的問題，如果要這麼問，我就直率的說，就是它成為一種鼓勵人民對於這個社會用一種既定的觀點，比如說，空、唯心，這一類的意見，比較形而上的一種思維，來看待我們現實的人生，它就會產生一種現實社會、現實世界，它的真實性與重要性。它會產生這一點的懷疑。

那麼佛法談的是「諸法緣生」。那麼「諸法緣生」對現實世界現實人生所面臨的一切，它是抱著一種肯定的、認真的態度。所以要問為什麼會這樣，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做來改善問題，改善現狀解決問題或者減輕問題。佛法是這樣的一個認真、務實的態度。

但是佛法改變卻偏向於，太過強調形而上的一種思維，所以對現實的對人產生一個誤導，它讓人對現實的世界有一種比較否定性的質疑，否定什麼？否定它的真實性跟重要性，所以容易引發一種逃避問題，或者否定問題，否定現實的一種，生活態度。那麼當一個信徒如此，佛教的出家人跟在家也慢慢就會變成這樣，所以佛教的信仰的留步，對這個社會就會產生一種所謂消極、頹廢、避世的影響。

雖然可以給人們一種逃避跟寄託的一種服務，但是社會畢竟繼續前進的主要基礎，是不懈努力的解決問題，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繼續延續下去，是在於這個社會的內部有一個主流的力量，這個主流的力量就是，願意務實的面對問題，願意務實的解決問題，人類的社會才會繼續前進。那麼如果人們的思想，或者某種制度，某種教育，某種信仰。是讓人們是讓學著去否定現實，忽視現實的意義跟重要，採取一種逃避現實否定問題，不務實解決問題的這樣的信仰思維，不作為，

那肯定對社會務實的前進。不會有太大的幫助。它反而會成為一種包袱。

問：原始佛法的思想是否能順應時代的發展？為什麼？

答：這個時代的發展，我們必須來面對，地球世界上的近代史。這個世界的近代史，有一個最大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其實他就是人本的精神，寫實的精神，科學精神的造發點。

那麼中古世紀的西方是神的世界，但是經過文藝復興運動以後，他們逐漸從人生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讚美神、崇拜神、信仰神、依賴神。這樣的生活，生命態度轉變成為應該重視現實的世界、重視現實的人生，重視現實的生活，重視人的世界。那麼著重的不再是看不到的神蹟，神的力量，而著重在於我們眼前現實的世界。所以這種觀念成為，支持所謂實事求是的一種科學精神，如果我們用科學精神，這種語言的話，科學態度，科學精神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所以文藝復興，人本思想，寫實主義，科學時代，其實這些都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這些思想也激發了，使西方的社會逐漸的在現實世界越來越實際，越來越強大。剛剛我們講到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向前前進發展，必須面對實際現實的問題，務實的解決問題，不然這個社會很難向前進。個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所以西方社會在文藝復興與運動以後，西方社會，逐漸的進步的速度逐漸超過了東方的社會。

所以它就激發了大殖民時代，這個西方列強，殖民時代的開啟。這個我就在這裡就不講了，然後除了文藝復興以後，當然也埋下了所謂工業革命的一個基礎。所以接著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動西方生產力的爆發，以及船堅炮利的時代。所以接下來，沒有經過所謂文藝復興運動跟工業革命的東方社會，基本上就是挨

打。

所以現在社會的潮流是什麼，時代的發展是什麼？其實就是文藝復興運動，接下來的發展。如果我們佛教信仰根據地的亞洲社會，我們佛教本身不能回到，原始佛法的這樣的務實實際、人本的精神，而停留在這種改變後的這種脫節現實的佛教，那麼勢必要佛教要被現實的潮流，現代的潮流逐漸淘汰，所以呢，年輕人是對佛教是不太有興趣了，除非你教氣功，把氣功當佛教來宣傳。那麼吸引年輕人學氣功，但是他們卻以為還在跟佛教掛邊，就像臺灣最近的一些事情就是如此。

要不然，這種脫節現實的佛教，對年輕人是不會有吸引力的，只對老年人，有一種寄託的作用。因為老年人就是，面對的就是不久以後就死嘛，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死後看不到世界他如何，所以對於談論看不到的世界的佛教，才會特別有興趣。年輕人，離死亡還遠，他們要的是現實對他們有幫助的教育，所以他們對講這種死後形而上抽象的佛教，興趣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當佛教被年輕人拒絕的時候，佛教就會變成有今天沒有明天，佛教只有逐漸被淘汰，不會有其他的下場跟發展。

所以要是佛教能夠對現實的社會有幫助，能夠經得起時代發展的衝擊，佛教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務實、實際、人本。並且要有實事求是的這種態度跟精神，解決問題，開展人生，度越煩惱，這就是我們剛講佛法的核心、思想跟目的，才能都在現實體現，要不然走不下去。

補充提問：請問師父佛教普遍充斥中老年人，然後年輕人普遍對佛教不感興趣，反而對基督教比較有好感？請問師父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現象呢？

答：佛教的信眾，以中老年人為大宗。年輕的信眾為數不多，這是佛教長久以來的現象。特別在這近幾十年來特別明顯。

我個人認為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西方文明的昌盛。這個是承續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工業革命促成西方社會，人文，科技，以及生活，文明，普遍比較強勢跟進步。對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普遍崇拜各方面比較進步的西方社會。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象。反觀亞洲的社會，以傳統的，佛教道教，儒教為主的亞洲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的。由於並沒有類似文藝復興運動的這樣一種——對宇宙人生生活思想上的一個巨大的轉變。依舊還在停留在，講精神性的文明，過度偏向重視精神性的信仰，神秘信仰，或者精神性的道德、倫理。對於務實，面對現實問題這樣的科學精神，普遍比較缺乏。所以往往跟不上西方社會這種生活進步的腳步。所以，重視實際現實生活進步的年輕人，會缺乏興趣。

那麼老年人為什麼願意接受呢？人類的心理，很懼怕未知的領域。因為未知就內心會很沒有安全感。人們很需求的就是——確定他的人生的現在，以及未來。因為這樣會有安全感，確定感。特別是離自己最近的未來，更是希望能夠確定。所以對中老年人來說，他已經經過少年、青年、壯年的奮鬥期，他要面臨的就是老年跟死亡。離他們最近的未來，就是老年以及死後。死亡，是活著的人都沒有經歷的經驗。死亡以後如何，對活著的人來講，就是一個未知的領域。未知會引發很大的不確定感，焦慮跟恐懼。所以中老年人，他所最大的要求就是老年平安，此後能夠獲得良好的一個發展。絕大多數人有這種心理需要。死後的世界有與無，好與壞怎麼描述，各種不同的文化、宗教都有不同的說法。什麼是真的呢？其實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活著的人誰都不能舉出百分之百的證據是如此，是如何？

所以中老年人對於宗教領域，或者重視精神價值的倫理，他都是比較重視的。因為老年人需要的是年輕人的尊重，需要的是年輕人的照顧，所以重視倫理。人與人之間倫理的儒家思想，肯定是受到中老年人的歡迎。中老年人是要面對的未知的死後的世界。所以講述，死後世界是如何如何為主的一般這種神秘信仰的宗教，中老年肯定是比較願意，也比較有興趣接受的。

反觀年輕人，年輕人離他們最實際的就是現在如何。離他們最近的未來就是——將來的學業如何，將來的工作如何，將來的事業如何。對他們來說，壯年是他們的未來。而不是老年跟死後是他們的未來。所以年輕人所最關心的是，他們最近的未來以及現在，應當如何。年紀也還青，也談不上內心需要別人的特別的照顧。像老年一樣，特別的照顧跟尊敬。所以，儒家的這種倫常文化，以及強調死後世界的這種神秘信仰型的宗教思維，對少年，青年來說是吸引力不大。所以強調現實的生活該如何開展，如何會比較對現實人生有幫助的現代西方文明。以及強調上帝愛你，上帝賜給你所有的一切，並且強調重視家庭價值，重視現實服務的西方宗教，普遍受到年輕人的喜愛跟信受。反而強調對於世間抱持淡然的態度，漠視的態度，比較不重視的態度的。這種部派佛教以後的這種比較變形的佛教，反而年輕人是沒有興趣，過度強調死後往生什麼地方，死後得到什麼樣的他方世界的利益，其實對年輕人來說，吸引力也不大。

所以現在的佛教，當然也是指部派佛教以後的學派佛教，它經過相當的變造。過度的重視死後的世界，過度的對現代現實的社會，現實的人生，採取一個比較漠視、不重視、淡然的態度的這樣不當的觀點跟生活態度，真是很難吸引年輕人的注意！這是佛教充斥中老年人的內外理由。

問：成立原始佛教會目的是否是要成立新宗派？（如：法鼓宗&慈濟宗）

答：第一、原始佛教就是原始佛教。佛教最大的悲哀就是宗派林立。因為它代表的是佛教內部思想的不統一、利益的不平均、人員的不和諧、生活作風的不同，所以才會分門分派。我再說一遍，思想不一樣，生活規範不一樣，宗教利益不平衡，人員相處不和諧，才會造成佛教內部的分化或者分裂、不和。不然怎麼會分門、分派呢？

原始佛教會是要回到釋迦牟尼佛的原說教導，不瞭解原始佛法內涵的人，會以為原始佛法是一個古老的佛法，一定不適應現代！其實，這是望文解義，自己看著圖說故事了。原始佛法代表的是釋迦牟尼佛的原說、教導。對佛教來說，釋迦牟尼佛是大家共同的老師，他沒有自創一派，與眾不同，並沒有這個內容。

第二、釋迦牟尼佛的思想，講的就是實事求是，緣起四諦講的就是現實人生、現實世界、現實生活的內容，目的就是務實的解決現實的問題。這是符合人本的，也就是現代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以後重視務實實際的人生，所謂現代社會潮流也是強調人生的需要。這個是普世共同最實際的需要，不會另創一格。

如果佛陀的教導是大家都一致的了解，那麼大家活在現實的社會，都能夠解決現實的問題。事實只有一個，怎麼會有所不同呢？所以成立原是佛教會的目的是跟宗派不會有任何的關係。那麼所謂的宗派其實是有兩個因素才會被稱為宗派。一個因素是這個宗派內部的人，自己就要立一個宗派，然後想要有自己獨占的宗教利益，或者要自己說自己的一套。我說的思想獨樹一幟，規範獨樹一幟，利益獨占一部分，也不想跟人家和諧。這樣才叫做：你自己有自己成立宗派的主觀動機與目的，要不然就沒有。

不論是原始佛教會，或者裡面的中道僧團，我們著重於務實實際的回歸佛陀

的原說教導，我們也遵守佛陀在世的古老規範。譬如：我們不受取、不使用、不積蓄金錢，這個戒對於佛教僧團來講，是幾乎不太可能做到、遵守，但我們做到了。所以，基本上不可能是為了我們的利益，或者我們有獨創一套的規範。沒有啊！這是佛陀的規範。我們對別人也沒有不和諧，因為只有別人排斥我們，我們沒有排斥過其他的宗派呀！所以，主觀上，我們沒有要成立新宗派的動機跟目的。

第二個因素是別人認為你是宗派。我常常講一件事，那就是他自己是什麼，可能就認為別人是什麼。其實，佛門裏面有很多人內心的理想與目標，就是自己成立一個宗派，這樣的人看別人，整天就在擔心別人成立一個宗派，因為他自己還沒有成立（宗派）。猜想原始佛教會要成立新宗派！我想這是其他人的各自看法。所以，我們原始佛教會，還有我們僧團對弟子是有一個很大的基本規範，就是不許開宗立派。

補充提問：按照師父您的考證，佛滅後百餘年，有僧團分裂、佛法變質的事件。

原始佛法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的發生僧團分裂、佛法變質的狀況？

答：謝謝妳問這樣的問題。佛教分裂的原因，其實在佛教界有很多的研究，各方的學者也都有他們的可貴意見。依照個人的了解，佛教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起自政治利益的介入跟干預。當然也就是阿育王本身的政治性介入，目的是為了掌控佛教的為孔雀王朝的穩定跟發展作出服務，這是政治性的目的。但是，搭配阿育王的人，基本上都是披著僧人外衣的「僧人」。我們在現在沒辦法討論：當年配合阿育王的大天與目犍連子帝須，他們是否是真和尚、真出家人？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問題。但這些人應該也是為了個人的人生發展，以及個人的理想與目的，這才配合阿育王做了分裂佛教的事情。

佛教分裂以後到今天，2000 多年來，佛教一直在分裂。表面上看，這些分裂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差異，或者是僧團規範上的彼此不相同，所以造成佛教的分裂。但是呢，深入的了解，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因素。除了思想上、看法的不同，僧團戒律規範在某些地方的不同調以外，之所以會造成僧團分裂的理由，其實內在還有一個很大的核心點。那就是佛教內部的僧人，藉由見解上的不相同、戒律上的不同調，作為擡高自己、建立自己的宗教利益結構（宗派）的理由。從佛教系統中確立宗派，建立自己的宗教利益系統，兩者是有莫大的關聯。

簡單的來說就是，教法上的不同、戒律上的不同，之所以會變成佛教分裂的理由，表面上看可能是為了很冠冕堂皇的維護佛教的利益，但骨子裏的真正原因是僧人為了建立起自己崇高的權威地位，藉由崇高的權威地位獲得佛教信徒的支持與擁護，建立自己名聲、地位、利益的結構，這與宗派的建立是有極大的關聯。

為什麼這麼說呢？在佛陀的教法裏面，或者我認為在任何一個宗教的教法裏面都應該明白一件事：一個宗教裏頭有這麼多的宗教僧侶階級，或者宗教信眾階級，這些人難免會有對自己所信仰宗教教法的不解、誤解，或者有意見不同的地方，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那麼守持戒律呢？在佛陀的教導裏，戒律是「學處」，是學習的地方。

這也就是說，對一個平常的人來講，學習佛教所說的離欲戒，本來就是一個漫長學習、逐漸改變自己身心與生活的過程，「持戒」的本身就是學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每個學習者隨著學習時間的長短，以及學習投入的身心真誠度及強度，而有守戒程度上的不同表現，這也是在所難免。

如果大家都是真誠的，都是不為個人名利的，那麼見解不同、持戒的水平不

同，會有的只有互相督促、互相幫助、互相提醒、互相教誡。然後呢，再經由佛教稱之為「僧團羯磨會議」的運作，達成確定、穩固佛陀教法的一致性。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個人的表現則各有不同的程度，互相砥礪、互相有所差別，這都是平常的事情，不至於變成分裂，甚至成為不同的宗派。因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後世佛教的分裂，卻是不停的把佛教分裂的理由，說是為了教法上見解不同，或是戒律規範的認定不同，所以就要分成不同的教派。這是把教派的分裂予以合理化，或者神聖化！每個建立新宗派的人都有神聖、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上骨子裏應當是為建立一個自己的崇高名位跟權威，目的就是為了宗教信仰的利益。所以，當我們問到佛教之所以分裂是為了什麼？其實有很多可能是口頭上的理由，表面上的理由，而骨子裏的理由就是內心的貪婪跟傲慢。人內心的傲慢跟貪婪，才是彼此因為見解或規範不同，而要鬥個你死我活的真正原因。

不然的話，如果不是出自貪欲與傲慢，生命與生命之間有的就是互相關心、互相體諒、互相幫忙，任何原因的對與錯，或者好與壞，應該有的就是互相幫助、互相提醒，即使彼此不同，也不至於對立、分裂的鬥個你死我活。所以，佛教分裂的真正原因，個人認為只有傲慢與貪婪，不是其它表面上說的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教法見解的不同與戒律守持的不同。我認為不是如此！

原始佛教會如何避免這個問題呢？從一開始，我們就在避免這個問題。我們的中道僧團堅持僧人不得接受、不得積蓄、不得使用金錢，幾十年來我們確實做到這一點。許多人認為我們是在自命清高、打高空，實際並非如此。我個人在佛門學習有四十多年，看的很多，也想的很明白。許多同一個宗派、同一個師父、同一師門的僧人，可以不是為了見解上的不同，不是為了戒律上的不同，依然同

樣是分派對立。難道這些也是為了佛法見解、戒律的差異而分裂的嗎？其實都不是，原因還是赤裸裸的為了傲慢跟貪婪，為了宗教利益，這才是佛教分裂的真相。

傲慢的因素呢！這是個人的人格素養，我們沒有辦法用制度性的束約去消除人的傲慢，人的傲慢心理是沒有辦法用制度去消除的，只能透過所謂的人格培養。但是，對於貪婪，僧人的貪婪表現則可以透過戒律來加以減輕、約束的，這個就是佛陀所制定的僧人不得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錢財。

當出家人能夠守持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錢財，出家人面對社會大眾也就沒有追求金錢利益的誘因或目的了。其實，在我多年的佛教經驗裏，覺得這一點是相當、相當的重要。所以我們如何避免呢？

我們的作法就是：第一，我們不依止各宗派的宗派教法、規範，我們重視回到古老的、佛陀在世講的教法，因為這就是歷史上我們可以確定的佛陀教導，這是為了避免各說各話。

如果我們信佛，我們接受釋迦牟尼佛的教法，那我們沒有理由不遵循。現在，我們從經典、史獻考證出來的，最古老、大家共說的佛陀教法，所以在教法見解上的分歧，我們是加以消除。

第二，有關戒律上的問題呢，除了該有的守持戒律以外，我們特別重視落實不受持、不積蓄、不使用金錢的戒律。特別重視這一點的原因，是因為這一點比其它過午不食，或是其它許多的律戒，在利益問題上的影響要更大。當出家人跟錢扯上邊，私人的受用跟錢扯上邊，絕大多數的出家人都會為了金錢供養的問題彼此勾心鬥角。那麼僧人為了這樣的一個利益問題，再藉由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

互相分派、各擁信徒、各自壟斷，原本屬於佛陀教下的信徒跟宗教利益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們避免原始佛教分裂的作法，其實就是所有教法的思想皆回歸佛陀的教導，戒律除了奉守佛陀教導的戒律以外，特別重視落實「金錢戒」的守持，在實際的作為上、運作上，也有我們的作法。

問：師父您帶領的中道僧團都一律遵守佛陀時代所制定的戒律，其中「既不受取、不使用、不積蓄錢財，也無有「專為僧人管理金錢供養、買辦事宜的『淨人』」。在目前現實社會裡，請問師父您們是如何去實行或履行此戒律？

答：很簡單，就是你不要有「錢」就好了。很多人問：你們是怎麼做到的？你們怎麼可以做到？社會上有一句話：「錢不是萬能的，沒錢萬萬不能」。那麼所以呢，大家總覺得出家人沒有錢，怎麼可以呢？其實，這是一個自說自話的迷思。

首先，我們要自問：我的生活的內容是為私利還是為公益？如果一個人活著是為私利，那我要說：你沒有錢，絕對活不下去。因為一個為私利的人，他的存在對別人來說，是可有可無，甚至會成為別人的負擔。所以，為私利而活的人，那個人是不能沒有錢。

如果一個人是真心真意、傾力的為公益付出，而不問個人的利益，那這個人沒有錢是沒關係的。為什麼呢？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社會上有良知的人，是多的去了。如果我們真實、無私的為公益，那當然，我們就是社會的義工，真心的義工。那麼這種為社會付出的社會義工，自然就會得到社會的支持。

所以，原始佛教會的僧人是沒有金錢。但是，教會有十方支持的公益善款，

這個善款的一分一毫都用在社會公益上，而不是用在出家人的食、衣、住、行，也不用在寺廟的一些日用，只用在社會公益。

出家人的食、衣、住、行，以及寺廟的日用，譬如：柴、米、油、鹽、食物、衛生紙、清潔用品……等，這些都是由居士、護法善信們自動自發的採買來護持，支持僧人與道場的日常運作。社會的善款都是用在那裡？公益善款的用法是「專款專用」的用在社會公益。所以，既然是真心的做社會公益，那基本上不用擔心。

有些人擔心的是會不會生活過得很辛苦？如果一個真心奉獻生命、不怕辛苦的為社會公益，以及實踐生命信念的人，那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出家人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憑心說，剛開始沒人相信我們，因為大家都懷疑你，認為你在騙人。所以，剛開始，我們僧團也被譏諷很多，如：假清高啦！騙人啦！或者只是做戲呀！過沒多久大概就原形畢露了。其實這些被質疑、譏諷、譏諷的機會，真的是很高、很多。但是呢，這種事要用言語去解釋，是沒有任何用的。因為日久見人心嘛，路遙知馬力。

那所以呢，對這些質疑，我們是從來不辯駁什麼，我們就是一步接一步，實實在在的做。經過了幾十年下來，從我一個人，到旁邊的出家弟子是人人如此。在我身邊的出家僧人是個個如此，而且我們到世界各地到處弘法，接觸的在家信士人都這麼多。如果真的有「接受、使用錢」，這事絕對騙不過人的。所以，到現在已經沒聽到甚麼人說甚麼，很少人質疑了，除非這個人是跟我們完全沒接觸過。

現在就沒有聽到什麼質疑的，或者那些有的、沒有的。最多，就只有說一句

「不必要了」！這個，有些人，像南傳的，常常就講「不必要」。因為我們也不使用「淨人（代僧人收受金錢供養）」，所以他們（南傳的）總是覺得不必要。而事實上，我要說的是：如果真有決心，真有這個（持金錢戒）信念，不怕困難，我要說一句，一定做得到！若是為私利的人，一定做不到！傾生命為公益的人，不怕一時的困難，不怕日子過得辛苦的人。我要說：絕對可以，絕對做得到！

為什麼？你吃的，就只有那麼一兩餐；那你穿的，一套衣服（僧服）你就可以穿好幾年，不用換新的；你出門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公益，而不是自己遊山玩水、吃喝玩樂。你所做一些行為的 99%，都是為了公益，只有簡單的 1~5%，是個人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睡。如果一個社會不會幫助、支持這樣為社會公益付出的人，那是這個社會的遺憾跟悲哀。但我相信，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至於這麼的悲慘。

補充提問：請問師父，原始佛教中道僧團是如何去守持「金錢戒」，同時又可以維持原始佛教的正常運作呢？

答：對許多關心我們中道僧團的人來說，「守持金錢戒」一直是一個心中的疑問。許多人可能認為不可能，或者認為我們是自說自話，理由是不知道我們怎麼做。所以，在這裏謝謝你問這個問題，讓師父有機會把這個問題比較清楚的為大家來說明。

錢！確實很重要。在現代社會的運作裏，沒有錢確實是很多事情沒辦法運作的。這是個事實，我們不必迴避金錢是很重要的事實。但對於出家人來說，出家人的修道路是奉獻生命於佛法，也就是奉獻生命於追求生命的正覺與苦的解脫，同時奉獻生命於將這樣的生命經驗分享給這個世界，這就是出家人的道路。因此，「錢」確實是很重要。但是出家人的選擇，是自願選擇奉獻生命的道路，「錢」

不是出家人的人生重點。

那麼，中道僧團的僧人要如剛剛所說的「奉獻生命」，避免為了傲慢與利益造成出家人之間的不和，乃至分裂、對立，又要幫忙佛法的推動，讓現代的社會大眾獲得佛法的利益。表面上看起來，這兩件事在金錢的取捨上是互相矛盾的，實際上則不然。如果我們把「錢的受取」放在出家人的身上，那麼出家人要幫忙推動佛法的事務，同時又要修行離貪滅苦的解脫，並且避免因為金錢的爭奪造成出家人分裂、對立的問題，那麼這就是彼此兩難、自相矛盾而無解的困局。

如果我們把「錢的受取」不放在出家人的身上，那麼剛剛所說的出家人幫助佛法的推動，運作一個公益性佛教會事務的推展，同時守持讓出家人得以離貪、解脫、息苦，並且避免因為金錢的事務造成僧人彼此對立、衝突的問題，那麼這兩個事件，這兩件事，將不再互相兩難，而是可以同時實現的。

怎麼做呢？出家人本身守持「不受取金錢」，這就是踏踏實實、真真切切的遵守，其實就可以了。那要怎麼做呢？出家人還是要吃飯，還是要過日子啊！那麼，出家人接受的社會的資源，其實就只是食、衣、住、行。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我們的做法就是，吃的部分，是由居士們將食物現前來布施給僧人。我們出去托鉢只托食物、不托錢，或者由居士將食物拿到道場來，在道場提供給僧人食物，或者請我們前去他們的家裏，或者外頭的素食餐廳接受食物供養。基本上，我們只接受食物，所以吃的問題就沒有問題，出家人在接受食物上，受取食物上，就跟金錢沒有什麼關聯了。

穿著的衣服呢？我們也只接受實物、具體的袈裟。這個袈裟呢，出家人沒有自己去買袈裟，只有接受在家居士提供的袈裟，並且我們的做法是袈裟要穿到「補

後，都不方便穿了」，舊袈裟才捨棄。我們不是有人供養新的袈裟就接受，我們只允許保有兩套袈裟，沒有多餘的袈裟，現在不必接受的新袈裟，我們是不接受的。所以，衣的問題也解決了。當然，這也包括鞋子，其他的內衣褲，或者冬天太冷了，裏面需要有一件保暖的毛衣，這個也類似同樣的意思。我們僧團對於「衣」，除了兩套袈裟以外的冬天保暖衣物，我們也有數量上的嚴格規定。長袖毛衣只許有一件，短袖的背心只許有一件。其他等等，我就不說了，也就是有必要數量的規範。多餘的日用，我們是不接受的。

住呢？住就是住道場。這個道場，基本上就是公用的。我們道場是屬於僧團管理，而不是僧團擁有。在世俗的觀念裏呢，土地是誰的，但在佛教的觀念裏，除非行為戒律比較有問題的僧人，要不然沒有一個僧人會認為道場是任何一個僧伽個人的，它只有使用。基本上，僧人就是管理道場，所以道場的管理都是歸公的。僧人只有管理道場，這是住。

然後，僧人住在道場裏，基本上就是修行和弘法，它就像一所學校，學校就是公的。所以，凡是道場裏面的水電，這類的公共開支，水與電，或者是土地、房屋的稅金，這一律都是公款付出，用人們護持道場的公款來支出。

那麼，道場裏面的，所謂的日常運作的所有一切，都是由居士拿實物來。比方衛生紙、紙張，或者所謂的米、油、瓦斯等，全部都是由居士另外供養道場的生活日常運作，而不是由出家人拿錢去買。那麼，供養道場的金錢呢，其實就是作弘法用途，以及所謂的水電支出，其他所有的內部運作、使用、吃的、所有一切，都是居士另外拿來實體物。所以，出家人在這一點上，也沒有碰觸、接受金錢的問題。

行？我們中道僧團的僧人的一個特別點，就是我們沒有旅遊，沒到處旅遊，或固定時間去那裏旅遊、參觀，或者出去玩樂。我們沒有這種生活！我們的生活就是在道場靜修，出外就是弘法。所以，我們出外既然是弘法，所有的交通就是公費。那麼，在臺灣地區，或者在當地地區，就由當地的教會的公費來支出這個交通事務。但事實上，從頭到尾都不是。因為我們的護法，基本上都很誠心，所以我們出家人弘法的交通，包括汽油錢，幾乎都是居士個人自己去護持的，到目前為止，道場的公費好像都還沒有支出過這種項目。

譬如說：我們到馬來西亞去弘法，由於是馬來西亞的人得利，這個出家人的飛機票費用，一定是由馬來西亞地區的居士們護持，而不是由教會的善款來護持。由當地的居士大家臨時湊一筆飛機票的款項來支出，出家人拿到的就是機票而不是錢，只針對這次交通的費用來處理。到大陸弘法也是如此，到美國也是如此，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是這麼運作的。

因為我們出家人出門只有弘法、利衆，所以所有的「行」的支出，全部都是弘法的費用，是由收益的居士們歡喜護持。而這種護持是沒有收據的，因為這不是教會的護持，這是佛弟子對僧人弘法的護持，所以這些費用都是一分一毫剛剛好，不會有多餘的剩款，因為就只是買機票。因此，這個「弘法交通費」跟教會的公款也沒有關係，那麼出家人不可能為這個寫收據，因為這就是弘法，大家都是為了這次弘法而發心。所以，食、衣、住、行上，我們，中道僧團的僧人是不會接受金錢，也不會使用金錢的。

那麼，教會收得的十方善款，出家人沒有介入，各地方的教會都有兩個到三個會計和財務，所以負責金錢的事情都是由可信的在家弟子，也包含教會對外聘請的合格的會計師來監督。因此，這些財務都是一清二楚，出家人並沒有介入，

這些支出、收入都有合格的會計師在核實，許多經手的是我們教會的義工、法友，由兩人或三個人處理，不會只有一個人處理。

那麼，因此呢，出家人擔任的工作是什麼呢？出家人在教會擔任的工作就是推動法務，決定法務的推動，而不是收紅包，收受個人的金錢供養，或者實際去經手教會的金錢。我們會監督，我們會看財務報表，因為教會是一個按照政府規定的非營利組織，所以僧人會看財務報告，但是並不經手錢。這些財務報告內容是由居士們、義工們去負責收支，合格的會計師去核實，我們僧人只是看報告，避免發生人謀不臧的不當現象。這是我們的做法，任何出家人，我們，沒有私下接受金錢的行為跟模式，各地、各國的護法，長久以來都知道，所以沒有人懷疑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出家人也沒有私人的儲蓄，我們也不會去運用信用卡，我們沒有私人的財產。所以，我們就從這樣的做法來守持金錢戒，藉此來避免出家人為了金錢的利益，而互相爭奪、對立。這是我們的做法！

問：原始佛教會如何看待現代的佛教及不同宗教？

答：其實，這個問題有很多人很好奇。很多人總是有一個疑慮：我們可能很排斥其他的佛教教派，或者可能會排斥不同的宗教。實際來說，我們從來都不會。理由何在呢？原始佛教不是宗教，原始佛教會也不是一個宗派。我們關心的不是人們的信仰，我們關心的是人們的困難跟苦惱。你信什麼宗教、做什麼職業，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我們關心的，是你有什麼樣的問題？你有什麼樣的苦惱？甚麼是我們可以幫助你？我們關心的是這件事。

現代的佛教，或者現在其他宗教的信徒，我們從來不把他們當作所謂的不同

門派的，其他宗派的佛教信徒。其實，我們把他們當作：他們還是佛陀的弟子！即使他們學的、做的，可能已經離開佛陀教導有一段距離，可是我們的看法是「他們是因為歷史的誤導，歷史的偏誤所造成的問題。所以，他們在信仰佛法上與我們原始佛教不同，或者有些問題。我們認為他們都是被誤導的人，他們是有困難的人」。我們從來都不認為這是他們的過失，那麼其他的宗教也是如此。

這世界上沒有聽過佛法的人太多，但是許許多多的人都在為他們自己生命的美好而努力，為社會更好而奮鬥。他們只是沒聽過佛陀的教導而已！其實，他們也很好。所以，對其他宗教的人，我們認為他們是生命的朋友，是在「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的道路上」的同行者，只不過大家的做法不同、經驗不同、看法不同。只要不違反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跟良善行為，我們都一樣的關心與尊重，我們並不會把他們當作奇怪的人，或者有罪的人。我們沒有這種心態。

補充提問：禪師您如何看待原始佛法對其他宗派、漢傳與南傳佛教的影響？

答：佛教主要講的是緣起論，原始佛法強調的也是緣起的思想。緣起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不偏於唯心，也不偏於唯物。那麼，這個佛陀思想的緣起論，在佛陀正覺的時代，也就是針對當時奧義書思潮的六師外道做出的批判。因為奧義書本身的思想是本體論，強調有一個自存、創造世間萬有的「梵」，或者是又名叫做「識」，這個思想在《他氏奧義書》裏面有這樣的說明。所以，奧義書是本體論的，耆那教也是本體論的。

但是，在六師外道裏面呢？又有非這種本體論的！另外一套的古典唯物論，這個就是順世論外道，或者七要素論者。他們強調地、水、火、風，或者地、水、火、風、苦、樂、命的七要素論。那麼，特別是順世論的地、水、火、風是典型的唯物論。所以呢，佛陀講的緣起論，既不同意奧義書的本體論——梵或識，不

同意本體論或唯心論，也不同意順世論外道說的地、水、火、風聚合生成世間的萬有。所以緣起論本身，既非本體論、唯心論，也不是唯物論，而是緣起論。

所以原始佛法的立場，是以因緣法為思想中心。那麼，重點也著重在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是強調本體論的唯心論，一種形而上的、或純精神性的一種思維，也不是講學術性的、理則性的、理論性的唯物論概念。從緣起的思維發展出四聖諦，也就是為了解決問題。緣起論問：苦是怎麼發生？也就是問題怎麼發生、問題怎麼滅？然後，依著問題怎麼起、怎麼滅的認識，來建立解決問題的正確之道。重點就是為了瞭解問題，進而能夠務實、實際的解決問題，這就是整個原始佛法的核心。

原始佛法的核心不偏向於本體論，或者唯物論。整個原始佛法的核心，著重在務實實際的面對現實、瞭解實際，以及建立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重點就是為了在現實生活裏面，既能夠解決問題、開展人生，同時避開身心的糾結。

當一個人的認知，他的心態跟實際現實是脫節的，也就是跟緣起的現實是脫節的，他的內心就容易偏向過度個人的理想化，或者逃避現實的一種本體論、唯心的這種純精神論，或者純學術性的理論性唯物論，這些都不能百分之百的貼近現實。現實需要的是什麼呢？解決實際現實的問題。現實需要的是什麼呢？解決活在現實生活當中的問題，解決內心當中的糾結、人事當中精神面的糾結，這就是人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所謂剛剛問到的這個南傳佛教。其實，南傳佛教，它就是部派佛教裏面的一支，我們稱之為分別說系。那麼，分別說系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支持的一個僧團。那麼，這個僧團是怎麼形成呢？它是阿育王時代形成，他們

編集出了一本《舍利弗阿毘曇論》，依《舍利弗阿毘曇論》為本而建立他們派系的經、律、論三藏，因而形成的一個學派系統。

那麼，這個《舍利弗阿毘曇論》的特色是什麼呢？它就是把大量的奧義書思想、耆那教的解脫思維及生活態度，揉雜入原本佛教的經典、經誦裏面，形成一種新的佛教，這個是佛教變化的一個根本點。

那麼，因此，我們看現在的南傳佛教，它有大量的唯心思想，也很明顯的、所謂的逃避實際的現實，著重精神主義的這樣一個生活態度。所以，這樣的色彩使得佛教形成的教育特色，就是，也許他很重視個人的精神價值，但是對現實的事情呢，變得很漠然、忽視而不切實際。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現代信仰南傳佛教的國家是普遍的貧窮落後，但是人民卻很善良跟樂天知命。這就可以看出這樣的佛教教育色彩，對人民、對社會、對國家的影響是什麼。所以，不管思想的中心點，以及解脫態度、生活態度，原始佛教跟南傳佛教，肯定是有截然不同的。

我不敢說原始佛教對南傳佛教有什麼影響。就我個人來說，我個人是無意去干擾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的佛教，我個人並沒有任何的這個念頭。我個人關心的就是臺灣這片土地，或者廣義的華人社會。我覺得呢，臺灣的人民，臺灣這片土地，或者各地的華人族群，包括中國大陸、馬來西亞、美國等，各地的華人族群，是不是可以從原始佛法裏面，學會正統的緣起論、四聖諦。然後，不偏向於變造佛教的誤導，誤以為學的是佛教，實際上是融攝奧義書、耆那教的這種本體論、唯心思想，或者厭離現實世界的、這種脫節現實的、這種消極避世的生活態度，錯誤的使得臺灣這片土地、臺灣人民，或者各地的華人社群形成生活、身心的障礙，造成社會的退化。這才是我所關心的問題！

至於信仰原始佛教的人，是要怎麼看原始佛教，我個人沒有意見。因為我並

不是要去批判別人，原始佛教的重點，最終的還是想利益人，而不是想要批判人。所以，我們重視談佛法，而不是去排斥其他的任何宗派。

至於念佛跟禪宗？我想念佛跟禪宗是唐朝武宗滅佛運動以後，中國漢傳佛教的一種發展軌跡。那麼，滅佛運動以後呢，唐朝的八大宗派，基本上都衰微了。那麼，這當然有佛道競爭、安史之亂以後，唐朝需要振興國家經濟的原因有關。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就不談。

但是，我們要談的是，禪宗的思想強調有一個自性，有一個本體常住不變，然後這個才是真的，世間所有一切都是這一個本體生的。這是非常典型的唯心論，這個與奧義書的思想是如出一轍的。那麼，這樣的思維，在唐朝武宗滅佛運動後，唐朝滅後形成的五代十國，在這些戰亂時期，事實上，人們是很需要的。因為對人來說，生活在一個戰亂的時代，人們需要的就是逃避現實的苦痛，降低面對現實人生時精神上的苦惱跟焦慮。

所以，這時候呢，把現實的世界當作是假的。然後，專注在個人內心的平安，透過禪定來得到內心的平靜。或許，我們可以把它說為，是一種在苦難的世界沒有辦法解決苦難的時候，在現實的人生裏，作為安慰內心、平衡精神焦慮、緊張下的一種選擇，或者一種幫助，也無可厚非。所以，這樣的一個思維，在工商業時代的現代社會，其實有許多人可能很喜歡這種思惟、信仰，或許他覺得需要。我們也不好去說什麼！

那麼，至於念佛法門呢？它強調的就是現實人生很苦，然後，念佛可以到一個美麗的世界，那裏的美麗世界可以作為完美生命的一種追求道路，以及苦難生命的寄託。這對於一個年老的人、生病的人，或者活在這個現實世界，卻過得很

痛苦、很挫折、很不如意的人，念佛往生西方淨土確實是一種內心的安慰，或者期待死後歸宿的一種選擇。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在從事關懷社會大眾的經驗裏面，我們體會到一件事：人們選擇相信什麼、接受什麼，往往不是在乎什麼是真相、什麼是事實。其實，主要的選擇，是選擇他們的內心需要。所以，多少的人在選擇什麼？他們是在選擇他們的需要，而不是選擇真實、事實。所以呢，社會上原本就有很多人，他是追求真實的，類似像科學家、醫學工作者，或者許多知識份子、學術研究者，或者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有許多比較理性、務實的人士，這些人是追求真實、現實實際的。但是有許多藝術家，或者有許多的苦難的人士等等，他們所追求的，其實就是他們心中的理想，以及個人的需要。這兩類人都存在於這個世界，所以社會上一定有這兩種人，理性人士及感性人士。

原始佛教是怎麼看待禪宗跟淨土呢？我們的態度就是這樣：原始佛法著重的是追求真實、務實解決問題，禪宗、淨土提供的就是一種滿足社會上某些人的心理需要。誰也沒辦法消滅誰，誰也不能取代誰。所以，在現實當中，是各有選擇的人，各有接受的人，也各自會發展各自的道路。

問：您為什麼成立原始佛教會之後，又陸續成立四聖諦佛教會和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這兩個會與傳播原始佛法有什麼關係？

答：這個問題是連我們內部的法友也曾經有這些疑問。原始佛教會的主軸在於宣揚佛陀的原說教導。那，由於原始佛教會所傳播的思想跟做法，確實不同於目前的南傳佛教，或者漢傳佛教、密宗，都不一樣。但是，我們不是要跟其他現有的佛教宗派作競爭、對立的一種關係。我們的重點是要幫助這個社會，幫助佛弟子能夠回到現實的世界、面對現實的人生，可以務實實際的解決問題，讓人生更好，

我們的目的在此。我們的重點不是成立一個新佛教，成立一個新宗教，我們的重點還是在人，讓人更好、讓社會更好，這才是我們整個核心價值跟目的。

所以，我們成立四聖諦佛教會是為了跟南傳佛教有一個更和諧的往來，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讓社會有更好的一個平台。為什麼叫四聖諦佛教會呢？因為不論是南傳佛教，或原始佛教，兩者都願意接受四聖諦的。原始佛法的核心就是緣起及八正道，兩者合起來稱作四聖諦。不論是原始佛教或南傳佛教，都肯定四聖諦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成立四聖諦佛教會的目的，是要跟南傳佛教有更好的和諧關係、合作的平台，促進大家團結，共同為這個世間，為這個社會努力。所以，我們成立四聖諦佛教會。

那麼，成立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呢？意思也差不多。因為漢傳佛教多數的學佛者都是念佛的，我們歡喜跟這些念佛人建立起合作的、妥善的關係，一起為這個人間而努力。所以，我們成立了彌陀禪學會。我們不想因為宣揚原始佛教造成漢傳佛教跟原始佛教無謂的對立，也不喜歡學習原始佛教的人去排斥漢傳佛教。所以，我們成立彌陀禪學會。

彌陀禪學會強調三階念佛，那是因為我們希望念佛的人，不離開念佛信仰當中的《彌陀經》精神，還是著重「實相念佛」。因為這三階念佛指的就是持名念佛、定心念念的往生，這兩項是漢傳念佛人主要的兩個重點，持名念佛、定心念念的往生淨土，這是他們的兩個核心。可是《彌陀經》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所謂聽阿彌陀佛說法，聽聞五根、五力、七覺、八道，其實這就是實相念佛的部分。而五根、五力、七覺、八道，也就是原始佛法緣起四諦的內容。

所以，我們強調三階念佛就是提醒這些持名念佛、祈求往生、遠離現實世界

的這些念佛人，能夠體會念佛的真義是在實相念佛，可以回到眼前的現實世界，而不是脫離現實的人生。這樣才不會使彌陀法門變成消極避世的宗教信仰，讓念佛的人能夠更好，也能夠對現實的人間產生更實際、有效的幫助與作用，所以我們創辦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是希望能跟漢傳佛教有良好的關係。

這兩個會和傳播原始佛法有什麼關係呢？尊重、交流、合作，共同幫助眼前的世界。

補充提問：因為有方便法門（彌陀法門）的出現，一方面是為了要接引更多的眾生信仰佛教，另一方面它也會導致佛教的庸俗化。那想請問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是如何避免這種傾向呢？

答：剛剛我們有提到，這個世界上主要有兩大類的人。一類的人，他是在追求內心的需要，追求的是實現心中的理想，滿足內心的需要。他的人生重點不在於承認什麼是事實，追求什麼是實際的事實跟真相。這一類的人，是以內心的需要為主，以他自己的需求為主，比較感性，也比較個人。另一類的人是什麼？另一大類人是比較理性，比較著重實事求是、務實實際。所以，他的人生重點，以及他信仰、接受的生活重心，是在於什麼是事實，怎樣能夠務實實際的處理現實的問題，比較不會去信仰、追求一些空洞的、沒有實際現實根據的各種學說，或者宗教信仰。

這兩類人，是社會主要的兩大類人。當然中間還有一種，是不知東西南北，兩種都混在一起，不太講究什麼個人的人生重點，也有這類的。當然最主要是前兩大類為主。那麼，哪一類人比較多呢？其實，比較注重感性、個人的感覺，追求個人需求，期待個人的理想可以實現，這類人是社會的最大宗。那麼這一類人以哪些為主呢？其中有一大類是，我們這麼說吧。這個世界是不完美，完美是個

人的想法。由於在每個人心中的完美想法底下，這個世界都有很多的不完美，這個世界都有很多的不得不。

在佛家的觀念裏，一切的發生都有發生的特定因素。所以，凡事發生也必然受到這些特定因素的限制，現實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任何發生的事情，發生的事物，它都不會十全十美，它都有它必然的限約。因此，人們在面對這樣現實世界的時候，總是覺得不能夠十全十美，總是會覺得，絕大多數的事情不會符合內心的理想，甚至悖離內心的需要。所以，這樣心態的人，沒有辦法看清楚事實，卻只是用個人的理想來看待這個世界，這樣的人他會覺得這個世界是不完美，這個世界是不夠好。這樣的人，他需要什麼？這樣的人需要的，就是追求心中的完美；他的內心最常有的生活態度，就是嫌棄現實生活，或者逃避實際的現實世界。

如果再加上他的生活當中，遭遇的一些困難，遭遇了一些傷害，遭遇了一些失敗，碰到一些所謂的波折、挫折，他就更想逃離這個社會。面對這個世界，面對他的人生，面對這個社會，容易更憤世嫉俗，或者很疲厭、很厭倦。這是一種社會群眾的心理現象，這一類的人是存在於社會的！

當然也有另一大類人，他根本沒有什麼大波折。但是，他在追求內心的理想。所以，這兩類的人就很容易去接受某一種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告訴人們，這個世界是不好的，這個世界是失敗的，這個世界是醜陋的，這個世界是罪惡的，這個世界是髒汙的，這個世界不好的，我們要趕快離開這個世界，到另外一個美好、完美、十全十美的世界去。這兩類型的人很容易接受這種學說跟信仰。

所以，世上就有這樣的學派、學說跟宗教形成。其實，基督教不也是這樣？回教不也是這樣？印度教不也是這樣嗎？然後，在我們佛教裡面，漢傳佛教也有

所謂彌陀法門，不也有這樣的說法？其實，重要的，是我們要問：這些是不是事實？我要說的就是，對這一類型的人來說，他們要的不是事實，他想弄清楚的不是事實，他要追求的也不是事實。他要的就是實現他的希望，實現他的需求，這些人是社會的大宗人口。

這些人是道德不好的人嗎？這些人不見得是道德不好的人。這些人會對社會做出傷害嗎？這一類的人，多數是不會做出這些傷害社會的事情。這類人難道對社會沒有貢獻？他們難道品德不佳嗎？不見得。這些人難道不願意信仰佛法嗎？不見得。

所以呢，原始佛教從事的是教育工作，是關懷世人、幫助世人的教育工作，這是原始佛教會的立場及角色。我們要教育的人，不是只有一群那些理性的、務實的、實際的、求真求實的人而已！我們所要幫助、關懷、教育的人，還有那些大多數的、在社會上有失敗經驗、痛苦經驗的、挫折經驗的感性人士。因為他們在人生的波折裏，已經對他們的人生喪失了信心。他們有他們的困難跟痛苦，他們已經對這個現實人生感到疲憊跟挫折。

還有一大堆人的人生，其實過得不錯，但是由於自己的理想太過完美，期待太過完美，所以反而對這個現實的世界常常抱怨。我們關心的、幫助的是這兩類的人，一個是失敗者，一個是成功者，但是都對現實的世界有厭倦，有不以為然的這種負面心態，或者心理創傷。應該幫助這些人，讓他們能夠恢復正常，才會對現有的社會提供更好的幫助！最起碼，他們可以幫助自己，可以站起來。

彌陀法門對這些人是很具有吸引力，所以在漢傳佛教裏面有許多的念佛人。他們在意的，不在是否真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其實他們最在意的只是他

們的希望有一個回應，他需要有一個回應需求的地方。

我們建立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就是依《阿彌陀經》的內容為準，告訴這些念佛的人，讓他們知道《阿彌陀經》不是只有教我們逃離這個世界，避開這個世界，去追求另外一個美好世界而已！而是告訴這些念佛人，《彌陀經》的真精神，也是要我們如同那些求真求、實務實實際的理性人士一樣，要學習因緣法、四聖諦，五根、五力、七覺、八道就是因緣法、四聖諦的教導。教導如何面對問題，瞭解問題是如何發生如何滅盡，以及解決問題的正道是什麼。然後，運用、實踐於人生，自利利人。這就是《彌陀經》闡述的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的教育方針。

那麼，由於現今這些流傳的彌陀法門，這些傳播者的不當、偏差，過度強調現實的世間是很苦，鼓吹大家要趕快到美麗的世界去，選擇性的忽視極樂世界的教育態度。在經典當中，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教育態度，是在五根、五力、七覺、八道指涉的緣起、四諦，這是務實解決問題的智慧精神，所以我們才創立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初階的持名念佛，二階的定心念佛，這些本來就是這些內心受創傷、喜歡念佛人士的內心需要，而且又比較簡便。

多數人不會讀那麼多經論，讓這些人能夠好好的學習所謂的《阿彌陀佛》，經典中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教育精神，是回歸到原始佛教的釋迦牟尼佛教導的，緣起、四諦的生活態度。簡單來說，不管我們有沒有創立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這個世界上都存在這一類人，他們是追求他們的內心理想跟需要，而不是追求真實。與其譴責這一批人不務實際，不如幫助這些人，能夠逐步、逐步的、務實實際的面對現實的人生，這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該有態度跟精神。

教育家的教育立場，不在於譴責。面對偏差學習不足的學生，或者困難者，

是應該想出一個方法，使他們可以更清楚的、更健全的、更務實的面對現實，獲得人生的成長。所以，三階念佛彌陀禪學會是立足於這樣的教育精神。那麼，當然有許多求真求實的佛教界人士，或者關心這一點的教育家，他會擔心：這樣方法會不會使求真求實的道路，反而被誤導到念佛去呢？其實，我要說：沒有這樣的教育方法，那些人還是在念佛，他們根本沒想到五根、五力、七覺、八道的精神，可能理性態度都沒有了。

我要說的是，能夠實相念佛的人，他就知道所謂持名念佛、定心念佛是方便，不會把持名念佛、定心念佛當作真正的重點，他們知道往生淨土的真義，是在於自覺，務實實際的走上離貪、斷苦的道路，並且是在現實人生予以體現，這才是往生淨土的真義！

那麼，如果不懂得這個真實義的人，不管有沒有三階念佛彌陀禪的教導，也還只知持名念佛、定心念佛。對於這樣的人，讓他們有機會從《阿彌陀經》注意到學習五根、五力、七覺、八道，這件事就倍覺重要了。

問：原始佛教會採用甚麼方法、途徑、工具來傳播原始佛法？

答：我們如何為這個社會傳播佛陀的教導呢？我們實際已經做的，是我們有雅俗共賞的《正法之光》雜誌，這個《正法之光》雜誌有報導教會在各地辦的宣法活動，以及活動內容的文字記錄、介紹。那麼，還有我個人寫的一些對原始佛法經、律、論三藏跟史獻研究比對的研究內容，這個是要讓一些對佛法有研究的人，更深入、更務實地去看到經、律、論跟史獻裏面記載的古老佛法。那麼，也有寫一些我個人的呼籲，教誡學人要如何面對現實人生、學習佛法的文章，這純屬個人的經驗分享。雜誌內容也有一些各地法友經過學習以後的心得經驗分享，也有一些社會新知、新聞內容的登載。所以，雜誌就是採取一種雅俗共賞，一般人士、

一般的信徒、深入佛法的人，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有用的內容來閱讀。所以，我們用雜誌來推廣這個原始佛教，這是一個重要的平台。

然後，再來就是專書，就是書籍，個人我寫的一些書籍。有關原始佛教，包含從歷史、從經說，各方面專業的、比較專門的領域去探討的原始佛教的書籍。這一般來講，針對一些純粹對佛法有研究興趣的知識青年、知識人士或者佛教徒，那也有一些寫給一般通俗大眾，用佛法、原始佛法、緣起四諦為核心，教導社會大眾如何在現實人生，解決問題、開展生活、度越煩惱的形形色色面向的一些經驗分享。

書籍這是一種。然後，再來是網路。我們在臺灣、大陸都有臉書、微博，以及我們教會的網頁、QQ，利用這些網路的工具讓更多的人能夠得到原始佛法的訊息，以及互相做人生經驗、心得思想的交流，這是網路的作為。

還有社群平台，就是我剛剛講的，有許多的社群，一個一個的社群，有我們教會正式的社群，也有各方學友自己組成的社群，那麼共同發展，來各個所謂對佛法有興趣，對人生探討有興趣的人，來參與各式不同的社群，作為發展、推展原始佛法的平台。

然後，還有一些個人的影音，這個就是現在用 MP3，或者 CD，或者 DVD，說法的影音，或者各式各樣簡短的影音，那麼，向社會大眾分享或者傳播。

還有定期舉辦每個月每個月定期的講座，**Weekday**，好像星期二或者其他的非假日日期，舉辦禪修或者這個講座。多年來都是如此，在馬來西亞、臺灣、大陸、美國，其實統統都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禪修成長營，「禪修」是屬於比較呼應佛教的專修的平台，也有法工成長營、青年成長營，這是吸引社會大眾從一個比較輕鬆的、沒有那麼宗教色彩、佛教色彩的角度來學習，將佛法的内容用在現實的生活，這是成長營。

那麼其他還有由居士、各地的法工、學員居士，各自的發展、主辦的讀書會，這個在馬來西亞、在大陸、在臺灣、在美國、在澳洲都有，這是讀書會的形式。他們研讀《正法之光》雜誌的内容，還有我寫的書籍内容，或者這個影音的各方面的學習，學習原始佛法，以及生活經驗分享，這是讀書會裏有的。

還有我們有青年團，原始佛教的青年團，這個在大學裡面有，吸引年輕人有一個不同的選擇，除了在傳統佛教外，有一個新的選擇，這個是青年團的交流。

還有我們法師，或者我們資深法工，組成了一個關懷群，做家庭式的關懷，希望佛法能夠走入家庭。如果佛法鼓勵人們厭世、逃世、避世，否定現實人生的意義跟重要性，這種佛法肯定走不入家庭的，所以在家庭中，大概只有老年人會信佛教，年輕人的興趣不大。

那麼，或者只是辦一些所謂的團康活動、插畫、烹飪，基本上這跟世俗活動的差距又不大，佛法的色彩又很少，或者鼓勵人們消災拜懺。基本上這些都是……，我就不說了，這都是傳統佛教的方法。

但是，如果佛法是務實實際，那麼我們的認識觀點是要肯定現實世界、現實人生的真實、價值、意義，以及教導人們如何在這個基礎上，尋得解決問題的正道，並且要跟真實的佛法搭配在一起，佛法就應該走入家庭，應該走入現實的人

生，並且可以讓年輕人得到利益，這樣越早學習佛法就越早得利。所以，我們也有家庭關懷。

那，這就是我們傳播原始佛法採取的一些方法、途徑跟工具。當然我們剛剛談到的網路，當然也有臉書啦，臉書也是許多人跟我們交流很多。

問：您認為傳播原始佛法在當今社會會碰到哪些阻礙和困難？如何去突破這些困難？

答：主要的阻礙就是佛教的阻礙，其實不是非佛教徒的阻礙，反而是佛教徒的阻礙。其實，對我們原始佛教的破壞、批判、打擊，譏諷最多的是來自佛教徒。比如說南傳佛教，或者漢傳佛教，或者是密宗，因為原始佛教跟他們是不同的。所以，來自不同佛教系統的阻礙、破壞是很頻繁，甚至認為我們是附佛外道，認為我們惡意的批判……什麼都有。從實際的到網路的都有，這是最大的阻礙。

那麼困難是什麼呢？由於許多人對原始佛法是比較生疏，一些人會有半信半疑的態度，再加上傳統佛教給一般社會人士的一些負面觀點、負面印象，所以連帶的對原始佛教也是抱著一種負面觀點跟心態。所以，我們的阻礙跟困難，就是一句話，傳統佛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包袱跟負擔。

那如何去突破這些困難呢？我們能做的都做了，我們不會去批判他們，也不會去破壞他們，更不會去排斥他們，儘量善意的往來。再來，就是我們努力把自己能做的做好，讓許多跟我們接觸的人能夠瞭解。因為我們不怕別人瞭解我們，只怕人們不瞭解我們。我們用這兩個方法去突破這些困難，但我要說，善人與善人之間，傳教者與傳教者之間，信徒與信徒之間的距離，往往是一輩子都走不過去的，這些距離是來自人們的一種偏執心態。

其實，這些困難不應該說是我們的困難，我覺得原始佛教會沒困難，這些的困難是南傳佛教的困難，是傳統漢傳佛教的困難，是密宗的困難，是一般社會大眾的困難，不是我們原始佛教會的困難。

問：從傳播效益的角度，學習原始佛法的學人有什麼樣的特質？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將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受益和影響？

答：經過這幾年的推廣，許多學佛人、社會大眾學習原始佛法以後，真的形成很不一樣的特質。如果你在這裏問我，我會告訴你：學習原始佛法的人會有那幾樣特質。

第一點是務實實際。什麼是務實實際呢？就是那些形而上的、不切實的、抽象的，基本上我們不太會去涉入。因為覺得這些，若不是妄想，要不然就是懸念，對於現實人生來說，它也許是一種寄託，但是實際的幫助不大。所以，在短短的一生當中，不要花太多時間跟精力在這些地方，人生會比較務實實際。

第二點是什麼呢？是努力解決問題。我們會很樂於解決問題，也比較不怕問題。因為人活著總是有困難，人活著，在人與人之間總會有一些問題，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對於問題跟困難的發生，我們會覺得理所當然、正常的，我們不會、不容易怨天尤人，也比較願意認真的解決問題。

第三點特質是對人比較寬容。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學緣起、四諦的，我們總覺得每個人在現在表現的不妥善，一定是有他個人特定的因素。在佛法裏面有一項觀點就是說：不是這個人如此，而是這件事如此！所以，我們比較容易對事、不對人，我們不會因事而就遷怒於人。我們會對事、不對人，所以心胸就會比較

寬闊。

如同一個人他早上做錯那一件事，不代表他下午會做錯另外一件事。意思就是說，他早上可能跟人家吵架，但不代表下午他會去偷人家的錢。一事歸一事，每件事都有不同的特定因緣，而不能說這個人做錯了一件事，就說這個人是壞人。所以，我們比較會就事論事、實事求是，那對人會比較心胸寬闊，而不是處處遷怒於人，對人有所不滿。這是我們的主要的三大特質。

還有一點，可能不會慾望那麼的多。學習原始佛法的人，慾望會逐漸的遞減，但不表示他們什麼都不要。不是這個意思！我們的態度就是，該要的你就要認真的把它做好。不必要的呢？不必浪費時間在那邊費心。這就是我們不貪心的定義，不貪心的定義不是什麼都不要，是必須要的、該要的，我們就要把它做好，不必要的、心理上需要的，我們就不要浪費生命、浪費精力在滿足感覺跟虛榮的事情上。不必要如此！所以，我們會比較善用生命，好好的運用生命，這就是我們的學人大概都會有的特質。

那，經過一段學習以後，他們受益跟影響是什麼呢？他們變得比較務實實際，然後家庭會變好，個人的生活也變好，心理、精神都會變好，無謂的壓力減少很多。所以，學習原始佛法的人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質，就是：他們彷彿重新活過來了。

那麼，對各種宗教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比較引不起他們太多的興趣，但是我們並不會否定一些非常態經驗的事。比如說，我們的觀點就是什麼呢？奇蹟是有的，但是期待、等待奇蹟，這種生活態度絕對是不健康的；神蹟感應可能是有的，但是祈求感應、祈求神蹟的庇護，這是一種對自己不負責，而且不健康的一

種生活態度。所以，我們的包容性會比較大，但這種包容性並不會影響我們該有的生活態度跟努力。所以，他們的家庭會變好，夫妻感情會變好，親子關係會密切，並且人際關係或工作動能都會增加。甚至，他們工作的效能、工作的意願、人生的努力都會更認真，而不是變得更消極、更逃避。

然後，即使是來出家，他也很清楚，他不是為了沒事才來出家，而是知道反而是要承擔起生命，這樣才應該做個出家人。這是學習原始佛法的人，具有的特質跟改變。

補充提問：請問師父原始佛法需要僧團來傳承，但在當今的社會，優秀的年輕人出家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原始佛教會是如何吸引更多優秀的年輕人參與其中的呢？

答：這個問題事實上是蠻深入的問題，或許這麼說，我沒有辦法說，我們教會怎麼去找人來出家。我只能這麼說：我們傳的是什麼樣的思想，就會吸引什麼樣的人來學習、來實踐。依現在話來講，就有點像是：你提供什麼樣的產品，就有不同的使用者，你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就吸引不同的受服務者。

如我們剛剛說的，如果我們談的佛法，它講的是神奇鬼怪，吸引的肯定就是對這方面有興趣，並且需要有這種神秘信仰、寄託、保佑的人。如果我們談的內容，是否定現實世界的妥善性，厭棄現實的世界，宣傳遠方的世界有一個完美的、真善美的世界，那我們吸引的人，可能是對現實人生失意的人口，或者中老年人的口，即將面臨死亡的人口，這樣的人才會接受這樣的一個說法，學習這樣的說法。

如果我們告訴大家的原始佛法，是著重當前身心如何發生？現前身心如何表

現？在現在身心如何發生及如何表現的過程當中，人與人的相處裏，可能發生的許多的問題跟痛苦，又是如何發生、如何表現出來的？又是如何造成問題與解決問題？如果我們談的佛法，是告訴人們，我們如何透過這樣的了解來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身心的煩惱，並為現在、明天的人生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礎。著重在「此時、此刻的，正確有效的、務實的努力」，很實際的依此作為明天的準備，而不是全然寄望於理想的明天。

那麼，這樣的思想、內容，這樣的生活態度，這樣的務實作為，吸引到的人就會是以年輕人為主。因為年輕人關心的就是今天，並且依今天的努力做好明天的準備，佛教吸引的人主要就是想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務實人口，而不是逃避問題的失意人口。這些也是比較理性、比較務實、比較求真求實，具有擔起自己的生活責任，並且對社會的現在與將來負有使命感的的一群社會人士。我們依這樣的教育內容，自然而然的就會吸引到這樣的人，而這批人當然也就是身心比較健全，生活態度比較良好、端良的善男子及善女人。

那麼，這樣的人如何來出家呢？其實，出家不是像以往的觀念，就是厭離這個現實人生，覺得現實人生沒有什麼價值、意義、重要。出了家以後，是為了捨棄不值得一顧、不值得珍惜的現實人生、現實生活、現實世界，尋求另外一種形而上的生命體驗，或者他方世界。學習這樣佛法的出家人，就不是過去那一類觀念中、習慣中的佛教出家人。學習這樣佛法的人，應該他是理性的、他是務實的，他是勇於面對問題，並且有熱切解決問題的生活態度，同時對現實人生也是充滿真誠、熱情及參與意願的人。

而這樣的人不是想要把世界變成什麼樣子！學習原始佛法的人，並沒有掌控世界的現在、未來的理想，這是一種不當的想法跟企圖。積極參與現在的人生跟

生活，不是為了掌握將來，而是做好今天該做的事，解決好今天可以解決的問題。由今天的妥善性，做好明天的準備，而不是準備掌控明天、未來，這是學習原始佛法者的一種態度。

學習原始佛法的人願不願意出家？他的心態不是消極、頹廢、避世的，他必須是經由這樣的覺悟，然後了解到：人生有很多種選擇，不論是單身，不論是結婚，不論是生兒育女，或者是未生養兒女，不論選擇任何一種，都必需努力耕耘於生活問題的解決，提升生命，並且關懷社會。

另外，奉獻生命與關懷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他也可以去選擇。那麼，如果有某些人，他並不是厭棄現實的生活，但是他願意把寶貴、有限的生命，運用在他覺得比較有興趣，他覺得比較值得去做，這種提升自己生命的內涵、素質，並且奉獻生命的關懷他面對的世界。這樣的人，他就會自然而然的想要走原始佛教出家的路。這樣的僧人呢，肯定不是消極頹廢避世，或者期待一大堆美麗理想的人，而是一群比較務實實際，並且對自己的生命有責任感，對這個世界有真誠關懷的一群人。這樣的人，他自己會來出家。出家！沒辦法被勸發。出家！只有自己去體會，並且做出選擇。

我們如何吸引一批年輕人來中道僧團出家，並且擔負起傳承原始佛教的工作呢？我們只有做一件事，透過言教、身教的作為，作為許多對原始佛法有興趣的人的參考，最後他們選擇自己的人生路。畢竟生命是有限的，人生是短暫的，美好的事情是一輩子做不完的，每個人都會選擇出他這一生最在意而不能不做的事。由他們自己去做選擇！

補充提問：近代的漢傳佛教大德印順導師，針對印度早期佛教的經典及思想，有

相當深入的研究、發現及心得。請問師父是如何看待印順導師的研究，還有印順導師在現代佛教社會的貢獻及重要性呢？

答：印順導師對現代佛教與現代社會的貢獻是蠻大的，對現代佛教的影響，並且影響現代佛教對社會的作為，也是很重要的。談到印順導師的思想及他的貢獻，是無法避開人間佛教的佛教改革運動。近百年來，華人社會都在提倡佛教如何面對現實人生，如何對現實社會有具體務實的作用及貢獻的議題。這個議題就是不斷地在探討，佛教對現實人生的作用跟價值何在？

這種思維的本身，其實也可以稱之為佛教的「自覺意識」，佛教的「自覺意識」已意識到，在西方文明衝擊亞洲社會以後，亞洲文明受到的困境與挑戰。經由十七、八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以後，西方文明已經從神學的信仰世界，逐漸的走入以人本為主、寫實、務實的生活態度，間接促進了人本文明的发展，當然也觸發了科學精神的研究態度，還有以科學精神為主的工業革命。

文藝復興運動激發了人們的思想，在思想的重點上，不再以神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為生命的重點，而是重新回到人、現實的人間為重點的思維，這就是文藝復興運動的可貴跟價值所在。那，實際上，這種人本思維就是原始佛法的思維。佛陀的時代提出來的原始佛法，面對的就是神道思想的婆羅門教，以及奧義書思潮下，各種形而上思想、本體論思想，乃至各種不切實際的六師外道思維。面對這樣的印度文明，佛陀提出了以「緣起論」為本，以「四聖諦」為綱領的思維。說白了，這就是古印度的思想革命，也就是以人本為主的思想潮流。

但很可惜，在阿育王時代，阿育王他對佛陀思想的抵抗跟反動，使佛陀的思想被變造，變為奧義書、耆那教式的形而上本體論，朝向脫節現實的宗教去了。所以，後世的佛教就喪失了人本的智慧啟發力量跟生活態度。

那麼，經由部派佛教、印度的大乘佛教，一直到了中國隋唐以後的佛教，又跟道家的形而上本體論發生結合，又變成了禪宗、淨土的這種逃避世俗、厭惡現實、逃避現實人生活動的路線，使得漢傳佛教對於現實人間的幫助，變成消災解厄的宗教服務，不重念想的禪定的訓練，使人們在精神上強調避開現實生活的態度，要不就是追尋於化外淨土的宗教寄託。其他的，對務實解決現實人生的作為，也是比較平淡，比較沒有什麼明顯有效的作為。

所以，在上個世紀初期，有了太虛大師提倡的人本的精神，號稱叫「人生佛教」。方向是對的，太虛大師推展的人生佛教，重視的是現實人生，這是對的，希望將佛教從重視死亡的、他方的、逃避的宗教服務及信仰，轉變成能夠務實面對現實人生的佛教。但是，他所依止的思想，是隋唐以後的本體論，是隋唐式的佛教。所以，改革方向是對的，但是他的思想依據可能動能不夠，對佛教思想的改造跟解放，力量是不足。

那麼，繼之而起的就是印順導師。印順導師接續的，是人本思維的宗教改革運動，希望佛教能夠更貼近現實的人間，使佛教不要被現實的社會、現世的人所忽略、所排斥，所以他提倡的是「人間佛教」的思維。其實，一樣是太虛大師的路線，但是教說的根據，思想則是我們說的「破妄以顯真」，這是「諸法皆空」的《般若經》的思想。龍樹論師提倡的，也是「一切法空，如幻」，不必執著於現實人生，不必追求於解脫的聖境，因為也是「空，如幻」。所以，不太在意現實人生，也不必在意聖境，兩邊皆不執著，只是精進於現實人生的努力度眾，提倡以「十善」為基礎的菩薩精神。這個思想基礎，是比太虛大師用隋唐以後的本體論，是來的好多了。但是，畢竟還是一套否定現實的理論，但是改革佛教的方向是對的。

那麼，印順導師的研究，以及研究的心得就是在這裡。他認為《般若經》、龍樹的中觀思想是佛教的究竟，他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這裡。這樣的看法，對於佛教思想的溯源、探究來說，可能還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對於將佛教能夠拉近於現實人間、貼近現實人間的需要，這個方向則是沒有錯的。

那麼，導師對於早期佛教經典跟思想的探究，很有名的有幾本著作，就是《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還有《阿含經經論彙編》。這兩本著作，對原始佛教的經典、思想的探究，以及探究的方向，做出了研究跟幫助，這是導師在針對原始佛法的探究跟心得上，很重要的一個貢獻。所以，老人家，他提出最古老的經說，應該是在《相應部》跟《相應阿含》當中的〈七事相應教〉，他的研究、發現，對於探究原始佛法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可貴的發現跟心得，可說是導師對於原始佛教的最大貢獻。

印順導師的貢獻是可貴的，他的重要性是很了不起的，導師他對佛教的方向，以及對探尋原始佛法的重視，使得現代佛教的知識精英，還有現代社會當中的端良的佛弟子、社會人士，都重新重視到佛法應當人間化，佛法應當務實化，並且對於佛法的學習，應當走出宗派的思維，回歸到釋迦牟尼佛的本教來。

這樣的見識，對佛教弟子的一個教育，也就是宗派的心態、思維要淡薄一點，對佛陀的原教要多重視一點，對於物外的探尋跟寄託，這種心態、信仰要淡薄一點，對現實人生要多重視、務實一點。這是導師，他的研究以及他的思想，對於現代的佛教學人，以及對當代社會的最大貢獻，而其重要性也在這個地方。

最後，我要補充一句話，對於原始佛法的探究，少了印順導師的研究發現：

必須從現在流傳的說一切有部《相應阿含》、南傳銅鑠部《相應部》當中古老「七事相應教」的共說當中，去探尋原始佛法。這樣的研究心得與發現，對於接續探究原始佛法真相的學人，是有極大的重要性跟貢獻。我個人對印順導師是尊敬的，是感謝的，是深深刻刻的感激他的貢獻。



(2) 尼僧團首兼教會管理人 — 道一尊尼

訪談時間：2017 年 9 月 24 日

訪談地點：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尊尼您傳揚原始佛法的心境是甚麼？

答：我從來沒有「傳揚原始佛法」的想法，只想要探尋生命意義到底在哪裡？為什麼我要來到這個世間？又要去哪裡？在這樣短短幾十年的一生中，為的是什麼？因此，探尋自己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是當時接觸佛教並想要更深入的走進去的原因。

從生命的探索開始，慢慢走進佛教的世界。在這過程中，越來越發現，生命是很辛苦的事情，很辛苦的過程，同時也愈來愈了解，每個人都想要讓自己更好，想要達到心目中的理想，而層層的束縛，把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很多結。這無非是一種對自己生命的期待，對身邊周圍的人的期待。無論對自己的期許還是對身邊周圍的人的期待，都是想要更好，可是因為有種種情感的繫縛，卻讓自己越來越不快樂。

從這些身心發現中，並沒有想所謂的傳揚佛法，而只想探尋問題的原因，更進一步跟有緣的眾生分享自己探索生命的經歷。因此，沒有自己是在傳揚佛法的心境，只是對自己生命內在的一種經歷，以及對身心平穩的一種探尋。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問題。就如同佛史比丘所說，我們都是生死輪迴中的朋友，大家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因此，佛陀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也可以。我們可以透過自我發現，了解問題的原因，進而讓我們所接觸到的人也可以有同樣的解決問題、身心平穩與踏實的經驗。

問：請問什麼原因促使您選擇跟隨著隨佛禪師修行，堅定的傳播原始佛法？

答：在學習傳統佛教的六、七年裡，在寺廟及佛學院的學習，自己很精勤的用功，很精勤的努力，不管從教理的學習或是從教行的實踐，投入了全部的身心、生命。卻遇到非常多的困境，尤其是為什麼學習了這麼多，卻在身心遇到困難時煩惱依舊。

記得在第一次遇到隨佛長老時，把自己這樣的身心狀況告訴長老，即現在自己非常苦惱，無所適從。長老僅用很簡要、很精簡的兩句話，就引導我讓自己的身心回到現前親自去體驗，去體驗到現在，就在現在，身心其實是可以很寧靜的。

當回到現前身心狀態時，會發現，原來很多問題都是想出來的。無非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期許，以及對於自己覺得不滿足的渴求。幾年來就在那樣的經驗下，一直沉甸甸的壓在內心裡，為什麼怎麼學都沒有進步？為什麼怎麼學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為什麼在跟人互動當中總是沒有辦法讓內心有真正的平安，反而卻越來越束縛，越來越苦惱。當發現後，這種心境頓時就瓦解了。

在那樣的身心經驗裡，真正感受到內心有平安的經驗。因此進一步跟著長老學習，聽長老對自己身心發現的一系列引導與開示，再進一步結合經典的教導。起初，師父並沒有跟我們講很多經典論述，而是儘量引導我們回到我們現在的身心，面對現在的自己。

跟隨長老學習的兩、三年時間裡，自己靜靜的觀察自己，觀察長老所教導的內容，包括身行、語行，以及對自己種種的影響，再從經文裡面去慢慢了解與消

融。在這兩、三年的學習裡，更釐清了自己生命真正要走的道路，以及佛陀所教導的佛法其實不是空談的理論或者是玄妙的高談闊論，更不是我們當前身心所不能及，未來才能夠達到的境界，而是在現在的身心就可以去體驗到的。如佛陀在經典裡說的，「現見法，滅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涅槃」。在這樣的身心經驗中，覺得自己生命想要走的道路就是這樣。

因此，沒有什麼比自己身心從佛法當中，或者說讓自己的身心回到現前，面對自己來得更踏實。這就是佛陀教導的佛法——熄除苦惱。它沒有很多的道理，也沒有高談闊論，只有身心的平安與踏實。在長老身邊兩、三年後出家到現在，從 1994 年接觸，1995 年離開佛學院來跟著長老學習一直到現在，年紀漸長，在佛法的學習中，愈來愈清楚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愈來愈踏實於自己生命的道路，也愈來愈清楚「人」的問題。

除了這樣的道路，還會有什麼呢？隨佛長老帶領我們，依著《相應阿含》以及南傳的《相應部》，即第一次經典結集的經與律，從中梳理出佛陀最原始的教導。我們在修學的內容，以及跟大眾傳法的主軸，都是依於第一次經典結集整理出來的經與律。無論在歷史的考據上，亦或是在現前的身心上，都是一致的，不相違背的方向，這是有利於自己的修行，也有利於大家的修行，同時對於學識研究者也是依經依律而說，修學的內容是很完整的。

問：請問支持您繼續前進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時時做自己可以「喜歡」的自己，時時做最真實的自己，時時可以面對現前身心的自己。無論在獨處時，還是在大眾面前，都可以因為面對自己的現在而讓自己的內心不呈現恐懼與憂惱的狀態。

佛法教導我們的是讓我們離於苦的束縛。想要遠離苦惱，就必須於現前自己身心所束縛的苦惱中去發現、去面對。它沒有絕對的好與不好，也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每個人面對現在自己身心狀況，不互相比較，努力於現在自己可以做的，它是很積極的態度，完全不是很消極的態度。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有意義的呢？

問：尊尼您修行多年，佛法對您最大的受益是什麼？

答：讓自己可以繼續前進的主要原因以及佛法對自己最大的受益，幾乎是同一件事情。學法，走進佛教的殿堂到現在已經二十九年，即將進入第三十年了。從年輕到現在步入中年。佛法陪伴我度過青澀的年少、激情的青年時段，再慢慢的步入中年，很感謝到此時為止人生的五分之三是有佛法的陪伴。如果在佛法當中沒有身心的平安，沒有身心的踏實，只靠理想性的理想跟信念作為修行方向的依靠，是不可行的，而且隨時會被摧毀。只要自己身心有體驗，踏實與平安的體驗，就能夠面對自己的苦處或困頓，也能夠面對人事之間的焦灼、折磨以及鍛鍊的過程。

通過對佛法的學習，我們可以努力的去發現種種的人性奧妙，以及從中可以努力的去超越自己身心種種的困頓過程。因為有「法」的引導、有師長的教導、有同參道友的陪伴，以及更多學習佛法的下一代，從當中依於我們生命的經歷，以及可以依循的方向，大家一起攜手走在身心更平穩的道路，讓愈來愈多的人生生活更好、困難更少、身心慢慢的遠離煩惱。這就是近三十年來自己覺得最大的受益以及最踏實的地方。

問：修行與傳法之間，您認為有何區別？

答：修行是自己息除內在煩惱的事情，傳法是將體驗與人分享。在分享的過程中，會增上及督促自己的修行，但不會因為分享，就會息除自己內在的煩惱。還是得透過自己內在的修為，即自己所學習的，一般人所說的修行，才能夠讓自己內在的煩惱息除，這是自己內在的事情。

簡單的說，修行是自己的事情；傳法，也是自己的事情，不一樣的地方在與人分享。正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只有自己吃，自己才會飽。因此我們自己該去付諸行動、去實踐，即我們自己的修行。所謂的傳法，只能是分享，沒有辦法給予。如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內在的智慧會引導我們在面對人、事、物時，去面對自己現前的身心狀況。但是在面對他人時，我們可以把身邊所有看得到的物品與之分享，這些東西可以給對方帶來內心苦惱的息止嗎？沒有辦法。只能透過這樣的分享，傳遞給他們一個方向性的影響。最重要的，還是要回到當事者個人自己去實踐。就像老師教我們一個認識、一種知識或一個道理，我們必須自己去消融，去實踐，去付諸行動，才有辦法在我們自己的生命當中有所體驗。修行跟傳法之間，就像一體的兩面，在個人的經驗裡，沒辦法說它是同一件事情，也沒辦法分開說。

問：您認為原始佛教會是否能合乎時代的發展？為什麼？

答：原始佛教會當然合乎現在時代的發展，因為原始佛教會所依循的宗旨，是推展佛陀所教導的「因緣法」，可以利益社會，利益人。「因緣法」講的是依於現前身心的狀態，瞭解現前凡所做就必有影響，它是非常積極的生命態度。積極的生命態度，對於現代的社會或者是現代的年輕人，他們所面對的困境與問題，以及現代教育，都是非常積極及正向的。

其實，佛法所講的，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一種積極的生命態度，它沒有時代的問題，它只有態度上的問題。原始佛教會所推展的是，教育我們每個人，無論老、中、青，都要積極的去看待自己現在的生命，積極的面對現前的人、事、物；積極的去對自己生活中的種種，現前身心的種種，能夠依於影響的面向去看到自己凡所做，就必然有影響，乃至一個心念的起伏，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影響，在實踐的行為中去展現。

這樣對於個人，乃至於家庭，或社會、國家，都有正向的影響。有積極的生命態度，就有積極的影響性，對每個角色都發揮其最大的影響面向，或者說是最大的效能。無論士農工商，販夫走卒，達官顯貴，都離不開這樣的學習態度。

原始佛教會所推展的原始佛法，是佛陀所講的因緣法，對任何時代的發展都會有所幫助。它只會讓人們的態度更積極，讓人們的思想更開放。因為看到種種影響的呈現，也會讓人們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生命。因此對時代的發展是絕對正向以及增上的。

問：您認為在您修行的過程中，曾經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答：在修行的過程中，曾經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學了很多，讀了很多，可是遇到問題的時候卻使不上力。為什麼？因為認識或接觸到的或所接收到的教導是沒有辦法解決身心的問題，甚至讓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所以曾經有一種感覺，沒有學佛的時候還好，學了之後愈學愈不好，好像愈學路愈窄，愈學人際關係愈差，愈學愈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在那當中，非常的困頓，焦急與恐懼，身心非常的不調。

為什麼？因為所學到的認知是有問題的，過去所學的通通是，生病的時候就是業障現前；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是業障現前；面對人事問題的時候，就是業障現前；面對種種阻撓的時候，也是業障現前。

為什麼會有這些業障？因為過去的無明所做，形塑出現在這種種的困境。對這樣的觀點，對過去不可追溯、不可考、不可抗拒、沒有辦法拒絕的種種，內心使不上力。

問：以傳播原始佛法的角度，請評估自己在此教會擔任的職務與其重要性？

答：原始佛法在華人世界的推展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乃至於南傳佛教或者是部派佛教在臺灣的進程，也是近三十幾年來才開始，從泰國、緬甸傳進來的。

記得剛開始接觸時，是泰國系統的一些森林禪修者的教導，在臺灣引起了學習風潮。在這樣的學習風潮下，很明顯發現所謂的南傳，即現在看到的泰國、斯里蘭卡及緬甸，他們的女眾僧團，非常少，也非常不容易。在傳統佛教華人世界里，盛行的是菩薩道的學習。而原始佛法在臺灣的推展，屬於新一代的教導，是更加的不容易。

在傳統的學習體系下，要去推翻人們的認知，或者情感面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女眾在目前南傳的地位，因為傳承的因緣，比較不被重視，但是這並不代表女眾是沒辦法修行的。在律典裡，佛陀的教導，沒有性別的問題。現在教育已經普及，男、女性接受的教導都基本相同。女性因受教育，思考跟過去已大大不同。因此，女眾在佛法的傳揚方面，或者說尼僧團的建立，是很重要

的事情。

跟著師父學習的時候，在臺灣，還沒有學習原始佛法的女眾。一開始是比較艱辛的，在那個過程裡，更能夠瞭解到一切的不容易，因此對所有的資源更懂得去珍惜。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去推展、去建立尼僧，這對社會是正面、正向的影響。尼眾依於原始佛法學習，同樣可以達到身心苦惱的息止，這遠遠超過性別問題。

沒有思考過重要性，也沒有想所謂的職務，只想佛陀這樣教導，並沒有認為性別是修行上的障礙，這有賴於自己在修行上的努力。只能做自己現在可以做的事情，希望對將來所有民眾的學習，提供很好的經驗，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嗎？只是讓大家知道，女眾是可以的，這個重要嗎？我不知道！我沒有想過。對於女眾來說，修行沒有不可以的，也沒有所謂的少修五百年這件事情。佛陀說的是因緣法，因此在現在做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問：原始佛教會如何面對社會的問題及需要？

答：原始佛教會與其他的宗教組織最大的不同是，以人的修行內涵及體證，這種生命經驗為主軸。最重要的是教育在家人，應該面對、正視以及去承擔的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的認識。所教導的是，現在擔任什麼樣的角色，就去承擔什麼樣的責任，而不是以消極避世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現在應該承擔的責任。在每個人的角色跟現在的位置上，都應該積極的去發揮它的影響面向，正向的去看待，凡所做就必然有影響。在自己的角色上，必須勇於去承擔自己該盡的責任，各司其事，各司其職，把該做的做好。

原始佛教會所教導的精神，對於在家人來說是很正向、很重要的面向。這樣的教導，即因緣法的教導，對於社會，對於國家都是非常正向、積極、有意義的。對於個人身心有平安；同時人家可以興家，入國可以興國。在這樣的教導下，人們可以積極的去面對現在的人、事、物、環境。對自己所處的種種責任，不會推諉，而對於自己該做的事情，也會很認真的去面對。他們都瞭解，這是在面對自己的生命。因此，無論是給家庭或者是社會，乃至於國家，都會帶來更正向、更好、更積極、更有能量的影響。

面對問題時，大家可以共同來面對；有問題時，大家可以一起來探討。最重要的是有這樣的積極學習態度，這是面對所有問題所必要的！因此，因緣法的教導，是原始佛教會的宗旨。對社會的問題以及需要，有正向的影響，是積極去面對的態度。

問：原始佛教會採用甚麼方法、途徑、工具來傳播原始佛法？

答：記得在 2003 年，師父說法，我們則用自己的錄音機錄製，再製作成錄音帶，拷貝流通。2004 年因在全省遊化的因緣，結識一位做音樂的善心人士，他是一個原住民，有一個錄音間，他發心幫師父錄製兩片 CD 光碟，開始做流通。接續製作影音從 CD 光碟到 DVD，就這樣一路流通。

2005 年，有居士發心幫道場申請了網線，之後設計網站。有了網站之後，師父的影音陸續放到網站上去，跟更多的人結緣。2007 年，開始到國外說法，以及開設本土的宣法課程。最初，像佛陀時代那樣，走到哪裡接觸到哪裡的人，透過遊化，去接觸人，通過人與人的交流將原始佛法傳播出去。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從 2007 年到國外弘法之後，透過網站交流增多了。同時開始對外舉辦禪修活動，認識愈來愈多的法友。2008 年，第一本《相應菩提道次第》付印，開始利益更多的學人。從美東開始正式宣揚原始佛法，接著到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澳洲等這些國家去做宣法講座，以及舉辦禪修。

在臺灣，跟一些法友們的互動比較多，法工們有對年長者做家庭關懷活動，也有對社會青年，及家庭當中的年輕人做一些經驗的分享與交流。在美國，更有「一元濟貧」活動的推廣，在活動中可以將我們的結緣品跟大眾結緣。同時透過這些現代科技，增加人跟人之間互動交流的機會。當然還保留有影音視頻等傳播的方式。



(3) 中道僧團比丘尼— 明證法師

訪談時間：2017 年 10 月 23 日

訪談地點：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您在如此年輕的時候選擇出家，十多年來您如何看待自己的當初選擇？

答：其實當初選擇出家修行的想法很簡單、很單純，就是想要「減少煩惱」，並且過「奉獻人生、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從大學時代因學長們的接引，親近了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從信仰型的拜懺法會到走上以「論」為基礎的禪修課程。我的內心從對佛菩薩滿懷感動與激動，學習犧牲「利他」的宗教情操，轉進了追求自己內在平靜安穩的「自利」心境。

說實在的，走到此階段，在內心嚮往達到禪定經驗的追求過程，我的心並不平靜。因為那時候過於重視專注於自己期待的禪定體驗，在生活當中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忽略或屏蔽很多自己該面對的責任，以及該有的待人接物態度。當時認為事情越少越好，人際關係越簡單越好，結果煩惱沒有減少，也沒有利益他人的能力，跟我學習佛法的初衷越來越遠。

記得是大約十三年前，在一次尋法過程中，參訪臺北內覺禪林，當時只有三位師父，一位是隨佛長老，另兩位則是道一師父與諦嚴師父，當時有個感覺，覺得山上師父人很少，不像以前接觸的寺院熱鬧風格，倒是像一個靜修道場，但師父們待人真誠、直率懇切，但又覺得實踐力上比較強烈的氣息，讓我覺得相當特別、印象深刻。2005 年，參加中道僧團舉辦的禪修營後，開啟了我對佛陀教法的初步認識與了解，內心歡喜踴躍，覺得自己很幸運，碰上千載難逢的機會，沒想到佛陀正法與近學僧團如此的靠近自己，自己應該抓緊這個機會不要讓它從指

縫下流掉，相信此處一定能夠完成我學佛的初衷——「減少煩惱」與過著「奉獻人生、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個人在了解加入僧團的學習課程，僧人必須「終生遊化不定居一處」，以及「終生不受取、積蓄、使用錢財」，還得面對佛教各派對原始佛教教義的質疑挑戰，我的內心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境願意嘗試挑戰。於是大學剛畢業後數個月，即隨中道僧團至印度受戒成為一位僧人。

現在回想當時決定走出家修行的道路，23 歲年紀真的挺小的。所以親友都認為這樣的選擇只是一時衝動，將來必定後悔。但是十多年過去了，雖然中間經歷許多心志的磨練，時間卻證明別人的質疑將不攻自破。很慶幸當初沒有忘記自己修行的初衷，在經過佛門修行資歷的增上與人生閱歷的增加，個人在師長的引導之下，學法道路純樸、簡單的心境依舊還抱持著，這是我相當珍惜與重視的心態。雖然自己不能百分百肯定自己的未來會如何，但個人十多年來的實際經驗是越走越明白、越走越清楚自己的道路。重要的是，將現在自己該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責任做好，這一點比較實際。

問：請問您在十多年的修行歷程，作為一個女眾出家修行者，有什麼特別的感觸與想法？

答：女眾修行者在僧團學法的二眾比例較多，有心出家修行的意願者寡。加上臺灣近來因為環境誘惑力大，年輕一代的學法者出家修行的意願普遍低落，多數習慣安穩於生活中的小確幸。面對自己人生雖有徬徨，但又對改變自己的動力低落。

個人身為女性，又加上長期與女眾生活相處的經驗，個人能體諒女性的特質對「安全穩定感」較為重視，尤其是年紀漸長者，需面對突發性的「不定與變動」，以及捨斷錢財、持守「金錢戒」的生活，容易因「過度臆測未來」而產生不安與焦慮，就很難跨出第一步。

個人看法與感觸是：若是一位女性學法者從年輕時就接觸僧團，遂後成為八戒行者，進而出家成為僧尼，學習了解什麼是生活上的「必要」，什麼只是「想要」，明白想法中所要的「穩定感」只是一種概念與想法，並非能如自己所願，把它抓緊「固定」框住在某種狀態下，相對來說就比較有心力去克服心理上的瓶頸，願意挑戰與面對未知。以個人所走入僧團修行生活的經驗裏，並沒有她們想像中發生的情況，這是非必要的擔憂。

另外，原始佛教較義上偏向理性、務實的思维方式，沒有過多感性澎湃的信仰寄託，因此，臺灣欲出家的女性學法者在比例上，是比較傾向親近、學習漢傳佛教系統。多數是接觸漢傳菩薩道的比丘尼為主要依止對象。而南傳佛教的修行體制，因比丘尼戒的傳承法脈已斷，造成東南亞的南傳國家修行者大多不承認，也不支持南傳比丘尼戒律的延續（除少部分錫蘭長老比丘零散的支持外），導致女性修行者若欲出家，只能以八戒女、十戒尼自稱。加上長期以來，佛弟子受到佛教有「大、小乘」一說，並非「小乘」的原始佛教、南傳佛教的女性修行者，連帶受到貶低與排擠。個人有不少對外接觸尼僧團的經驗，心理的感受是「女眾何苦為難女眾？」若能相互尊重、接納與了解，合作勝於輸贏，必會增加佛教僧團的共榮發展，為社會帶來更多的團結正向的力量。

個人作為中道比丘尼僧團的一份子，在十多年與中道僧團比丘接觸的經驗，

感受到的是對待女性修行者們的尊重與支持，尤其是中道僧團導師——隨佛長老不但提昇比丘尼僧團的佛法教育，並且不遺餘力的幫助恢復比丘尼僧團傳承，並帶領比丘僧團作為比丘尼僧團的後盾，實踐「二性平權，互助合作」的精神。個人在此當中，深深的感受到長老與比丘僧團的用心與不容易。在 2017 年六月，個人參與錫蘭比丘尼僧團的結夏安居，親身面對斯國的佛教文化，保守派的比丘僧團並不支持、承認比丘尼傳承，以及二眾寺院資源極度不平等的對待，並且支持比丘尼的比丘也必須承受比丘僧團的莫大壓力，內心頗有感觸。

因此，在個人多年前的思考方式，是認為修行是個人的事情，是否為「比丘尼」身份，並非是驗證個人修行體驗的指標。但隨著恢復比丘尼僧團的因緣日漸成熟，想法漸漸改變。個人認為「比丘尼」並非只是一個佛教女性僧人的稱呼，而是一種傳承的責任。個人認為比丘尼僧團在接引人群上具有柔性與親切溫暖的特質，若原始佛法的法脈要代代相續、利益十方，二眾僧團皆需各司其職、互助合作。因此原始佛教比丘尼僧團的傳承，是我們當務之急的責任與方向。

問：您覺得作為僧團僧侶，對佛教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有什麼看法？

答：作為一個僧團的僧侶，使命感與責任感不是短期內竟能產生的，或者一位剛出家加入僧團的僧人就自然賦予使命感與責任感，也並非靠著理性分析、研讀經典，提昇自己對法義上的理解，就能同時展現。它必須建立在僧人的身心一點一滴投入在自己認同的團體裏。對此團體，首先要有歸屬感，而使命感、責任感要建立在歸屬感上，歸屬感要有信任作為基礎，信任的建立，除了師長、同修的素質與道場的良好作為以外，個人的心理健康很重要。如果個人的心理健康不足，負面心理的影響過大，很難在群體生活當中有信任他人的心境，必定無法對群體有歸屬感，沒有歸屬感就無法對群體有責任感與使命感，這是輾轉影響的必要因素。相反，如果修行者願意一同合作，接納對方，一起面對困難解決問題，大家

有共同方向。當大家一同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一同淬鍊、成長，產生革命情感，當你在團體裏，你就願意挑起責任，願意照顧團體裏面的人，願意背負這個使命，跟隨或帶領大家一同前進。

問：為甚麼你對師長、同修、道場有信任，有信心？

答：這是建立在早期弘法的革命情感。個人在 20 多年前的中道僧團草創時期並沒有參與，但從 2005 年至 2007 年間的靜修時期，僧眾多數的學習方式是以研讀經典、沈澱身心，相互交流、了解彼此的方式為主軸，對僧眾們之間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信任，僧眾之間彼此真誠以待，互相關懷，而慢慢的把心投入在團體當中，加上自己的性格比較開朗與主動熱忱，人與人之間的教容易拉近距離。

接著，在隨佛長老十年前（2007）正式開教後，個人參與了原始佛教弘化十方的開教時期，當時的僧眾才四、五位，僧團法師共同經歷了開教弘化的艱辛與挑戰，由於僧眾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個人就心無旁騖的投入在所面對的人事物上，一起面對，同甘共苦，這樣一方面學習增上，一方面奉獻人生，正符合當初個人出家的初衷，過著『自利利他』有意義的人生、內心想當滿足，當有一次，我看到禪林的佛堂後面掛著一對對聯，上頭寫著：「原始佛法正向一乘菩提道；人間佛教實現自利利他行」的宗旨，正符合了我此生所嚮往實踐的方向，既然方向一致，情感也投入其中，在團體中相處能和諧共榮，自然會盡力維護與背負責任一同前進。

(4) 中道僧團比丘實習僧一 正啟法師

訪談時間：2017 年 10 月 03 日

訪談地點：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請略述您的學佛背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原始佛法？

答：我的學佛背景是：開始於上初中的時候，也就是臺灣所說的「國中」，那個時候對佛教的瞭解，主要來自於傳統文化的部分，我們知道傳統文化包括儒、釋、道，當我看到很多古人的詩詞，就開始瞭解到佛教的一些觀點。但是佛教具體是什麼？自己內心的概念可能會比較像禪宗裡禪師的意境——比較飄渺，也比較特別。對於那個年齡的自己來說，這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後來，我開始瞭解南懷瑾，因為他在大陸很有名，也開始接觸到北傳的佛教，隨著自己研究北傳佛教越來越清晰之後，便開始研讀一些北傳的經典，也有去一些有名的祖師道場參訪。我心裡會覺得：廟，其實大不大不重要，廟裡有沒有傳法的人才最重要，因此，當時去拜訪了很多在中國大陸有名的祖師道場，以及一些比較有名的法師，比如：淨土宗的祖庭東林寺（廬山東林寺）、雲居山虛雲和尚的真如禪寺、黃梅的四祖寺、五祖寺等，我也參訪了一些當時比較有名的出家人，因為我希望能夠看到比較正規的、有法的出家人和他的道場，究竟是什麼樣子。

在這個過程中，看到的這些寺廟，都是中國佛教在大陸非常樣板的那種叢林。以當時自己的年齡，看到這些之後，覺得他們有非常令人感動的部分，就是強調的宗教情感與道德比較崇高，令人感動。

後來，因為我在南京讀大學，在此期間有很多時間去接觸佛教的經書，心裡想或許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佛教。後來，去美國讀博士，美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宗教與系統，我自己是一個理工科學生，對於一些神秘的宗教體驗，並沒有切身經歷，因此，覺得自己不具有研究與討論的一個背景和依據。

後來，接觸到了原始佛教隨佛長老之後，發現長老是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宗教教學，或者說以社會學的角度去看待宗教的發展過程。在那邊，大概第一年時間，我主要是一邊聽隨佛長老說法，一邊查閱印順導師關於佛教史研究的書籍。

在這個過程裡，長老所說的因緣法和緣生法這樣的一種觀點，以及師長對於佛教歷史史獻方面的考據與考證，讓我從一個社會學，或者說一個歷史發展的角度，能夠重新去看待佛教的誕生，以及佛法傳播的過程。佛法，從釋迦牟尼時代開始，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播，陸續來到東南亞各地以及漢傳佛教區，比如：中國大陸、韓國、日本這些地方。在這個傳播過程中，為什麼會出現派別林立、思想混雜多元的情況？而且，有的時候大家的觀點彼此衝突，很多細小的差微使得宗派不斷對立。當瞭解這些情況的時候，我就希望更加深入的去研究——原始佛教是什麼？佛陀的最初的教說又是什麼。

隨著學法的過程不斷深入，我在情感與研究的信心上，以及生活中的禪修實踐上，也慢慢有了一定的深入，因此，我才會選擇出家這樣一個行為。以上就是我簡要的學佛過程與心境變化。

問：請問師父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促使您選擇跟著隨佛禪師修行，因為剛有說到佛教就已經變成很多的部派或分派，那為什麼您會堅定的選擇說您想要學習這就是原始佛法？

答：我不是一個傳統宗教信仰型的學人，因為我覺得，釋迦佛陀能夠成就正覺，一定不是因為相信什麼而成就的。在我自己剛才所說的這樣一個經驗中，由於我的理工科背景，以及研究科學的工作者這樣一個身份，使我在看待佛教的時候，更傾向於以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去看待佛教。

在我這些年跟隨隨佛長老學習的經歷中，也會看到現實中佛教的一些現象，我會想：佛教界林林總總的各種現象是如何產生的？漸漸會用一種發展的角度，去看待這些現象以及佛教法義的流變。在這個過程中，我對於原始佛法的還原過程是清晰瞭解的，這種研究與學習，讓我很能夠瞭解到，也很清楚的看到：為什麼佛教的現況會是如此？並且能夠知道佛教發展的脈絡——這個部分屬於從對佛陀教法的厘清方面，（這些）說明了我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教法。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以因緣法和四聖諦的智慧來看，他是與我的科研背景，以及我學習到的科學精神完全不抵觸的。我個人的一個切實經驗是，以前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有宗教方面，當我以一個平面的角度去看待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中，有很多部分在他本身那個系統中，可能是完整的一個系統，但是就整體而言去看待很多事情的時候，我又會覺得：自己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有很多內在的衝突。

但是，當我以因緣法和緣生法的角度去研究，包括去研究歷史、研究事情何以至此的時候，彷彿又多了一個維度，然後能夠看到這些東西其實並不衝突，發

現他是在何種因緣下，去產生這樣一個事情。所以，對我個人而言，學習原始佛法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讓我免去了很多現實生活中一些問題，以及問題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這是屬於從認識論的角度去看待。

在師長傳播佛法的過程中，我一邊學習原始佛法，也研究了之前那些問題後，確認原始佛法還原的過程是正確的，我們所言的正確就是指——完全有根有據，沒有找到什麼樣的漏洞，師長恢復與還原的部分，都具有學術考證的基礎。

另外一個方面，自己受到師長，比如說隨佛長老、道一尊尼，以及其他一些師父守持淨戒、不遺餘力的去推展這樣一個利益人間的行為的感召與感動。一個人內心的情感基本，不是說僅僅通過讀書就可以獲得的，他需要很多情感豐富的人有所帶動，然後才能夠使自己通過做事的過程、經歷的過程而逐漸積累，或者說逐漸點燃。我在這個過程中，自己情感的部分，其實有被隨佛長老點燃的過程。所以，我會覺得原始佛法是非常好一個東西，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是很好的。傳統的佛教，可能偏向於崇尚道德或予人心靈慰藉的一面，原始佛法因四聖諦和緣起的智慧，有助於人們解決問題，在開啟民智的角度上，有很多實質的幫助。

未出家之前，拋開學佛的經歷來講，我就會覺得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對社會有所關懷、有所利益。學了原始佛法之後，覺得自己好像找到了一個很好的部份，並且這是我可以去做的一件事。原始佛法還原的過程非常不容易，要傳播下來，更加不容易，佛法當年演變的過程，情況其實也是非常的艱難，在他不停演變的過程中，正法沒有辦法得到保留反而隱沒在人間。當我知道這樣的一些事實，就會覺得，既然現在我手中有這樣一個燭火，就要好好想一想：這樣的燭火

怎樣才能讓他熊熊燃燒，而不至於淹沒在歷史中。此時，自己的內心會出現一種責任感，覺得如果這是一件很好也很有意義的事情，無論是對自己內在的修行，對自己的生命，還是說對於外在的人群、社群和國家而言，都是很好的，那為什麼自己不去做呢？

基於這以上的三點，我覺得我是非常願意跟隨隨佛長老和道一尊尼，以及中道僧團，去參與這件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其實比較傾向於這種理智和情感的搭配，在個人的理智上來講，我會覺得這個過程，讓我內在的矛盾，以及認識世界的衝突與矛盾，在不斷的解開，當解開之後，個人的煩惱其實會越來越少，這是內在的部分，就是個人修行的部分。

對外在而言，也是因為一直跟著師長學習，看到師長的所作所為，心裡會想：師長為什麼會這樣做？師長要如何做？就會根據具體的現況，在特定的場景中，瞭解師長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特定的反應和行為，然後進行學習。因為自己是身處具體的情景中，面對具體的人，處理具體的困難，所以在這種過程中，一定會有許多內心的觸動，一方面，他讓我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些對他人有意義的事情，與此同時，內心的情感其實也能得到一種滋養，或者說使情感越來越厚重。

我覺得從這兩個面向上來講，在這樣一個過程裡，個人在理智和情感的部分，其實都在增長，然後也越來越讓人在這條路上，走的比較堅定。

問：佛法對您最大的受益是什麼？

答：如果從修行的角度去看，我覺得佛法對我個人最大的受益，在不同的時間，可能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會不一樣。

在一開始最早的時候，我接觸北傳佛教，也會感覺佛教對我有好的影響，比如他呼應很好的道德，然後培養一些現在看起來很不錯的宗教情操，有一些比較好的習慣，讓人可以沒有那麼自私，或者說能夠願意去奉獻，也有對一些不畏辛苦的品質的培養。這是屬於佛教的部分，因為佛教是一個社會現象，所以他在社會傳播的過程中，當然會保留很多對生命非常有意義的事。但是，從我的角度上來講，我不會把佛法和佛教看成一體，因為，我覺得佛教夾雜了非常多的世間法的部分，這些東西是善法，但是可能不見得與真正的解脫有直接關聯。

在我越來越深入接觸原始佛教的過程中，他開啟了我第二個方面，也就是如何能夠對治我自身的煩惱。在對治自身煩惱的狀態上來講，他教會我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通過自我身心的觀察，去發現問題和矛盾。一般情況下，別人告訴我們一件事，都是給你講一個怎樣的道理，或給你一個什麼樣的結論，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如何。我們彷彿覺得這個東西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這個東西一定會很好，所以這讓我們逐漸形成一種固定化思維中的認定的價值，或者成為我們信奉的一些信條，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固化的東西。

但在學法的過程中，可取的模式卻不是想要尋找一個放之四海皆准的東西。而是說，究竟在此時此刻的狀態中，我們如何去現觀現在的身心，而這種現觀的經驗，其實是符合因緣、緣生這樣的智慧，這個部分的學習和發現，他幫我解決的問題就是：當我自己在觀察的過程中，能夠以因緣、緣生的智慧，觀看自己的身心之後，避免一種對於常、我，也就是“希望能夠得到永恆的，希望可以得到確定的，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孤立的東西”這樣的一種想法所帶來的痛苦。

對於一般不學佛的人，這樣說，可能不見得聽得特別明白，簡要來說，這就是指對自己身心煩惱的現觀，然後通過我如何認識這個問題、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上的一種觀察、分析與瞭解，然後能夠明白這樣的一個問題應該如何解決。而不是像一般的情況，只是讓我形成一個價值觀念，或者形成一種認識事物的固定系統，然後在不斷經歷新的經驗的過程中，我都要用過去的這個系統，去套現在的這個新經驗。相反的，原始佛教四聖諦、因緣法的智慧，他是不斷的用現有的經驗，回過頭來去修證自己的認知和想法。而且，這個修證的過程，是以因緣法、四聖諦的角度去修證的，所以他與現實就不會有衝突。

有的時候用傳統的方法，也是可以去修證的，但是在修證的過程中，有時候會發現，因為他們都是希望得到一種固定化的東西，所以會與現實有很多的衝突。但是，以因緣法、四聖諦的角度去看現實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時候，則可以避免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是從廣度上來說，如果從深度上來說的話，我們一般情況下討論很多東西，實際就是在討論一個客觀的物件，但是隨著學習因緣法、緣生法的深入，並且有師父在教導禪修的時候，會突破我以往在科學，或者說孤立研究這樣的狀態，這是科學研究過程中所包含的一個問題，以科學角度，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在科學的研究方法裡，非常強調客觀，但是由此就會有一個問題：主觀者或者說觀察者，怎樣去觀察觀察者本身？

當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其實也就意味著，人如果把所謂的自己、概念中的自己，當做一個觀察者的時候，要如何去觀察他自己這個角度？如何去進行所謂真正客觀的觀察？此時，矛盾就會出現。主體和客體是沒有彼此關聯的？

是彼此獨立的麼？那怎麼客觀？

在我修行的第二階段，會有一個比較多的經驗，就是能夠用因緣法、緣生法的智慧，回歸到我現前的身心，幫我解決生活以及生命中這樣的一些矛盾和衝突。至於第三個部分就是，當我慢慢也在積累的過程中，學習了因緣法、緣生法之前的那兩個部分，一直都還有。在第三個部分的角度上來講，我會覺得心境上來說，學法不僅僅是對於個人修行的觀察，這固然也很重要，但他還會衍生出一個問題，就是情感來源於何處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有助於消除很多內在的困惑，以及如何看待問題的角度，但是，當具體碰到人事的時候，人會有很多的情感，需要得到一種疏導，怎麼樣能夠把這些情感疏導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向？通過因緣法、四聖諦的智慧，可以讓情感得到一個比較良善的角度的疏導，所以，他會使自己在情感方面也比較健康，慢慢變得比較厚重，然後，也能夠以因緣的狀態，或者說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面向去看待這樣的問題。漸漸地就會覺得形成一種，不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外在，都比較能夠互相利益的，也就是佛教所講的自利利他的情況出現。我覺得這對於自己的生命，其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都是從自我的修行的面向去討論佛法對自己的利益。

問：身為中道僧團的一位出家僧眾，您認為修行與傳法之間有什麼區別？

答：修行和傳法的區別，如果僅從概念上講，可能更多的時候，人會覺得修行的部分，重點是放在自己的這個面向；而傳法的部分，更多的時候是趨向於將外在作為一個重點。其實這兩個只是一個選擇面向上的不同，但現實生活中，他並不是兩件事，當然他也不是一件事，但他也不是像我們想像的截然分開的兩件事，

只是看你的理智上，從哪個角度去切入。

若說他們具體的區別，我會覺得從修行的角度上來講，因為他是對內的，可能更多的重點，會放在如何止息自身內在的煩惱上；而傳法的過程中，更多的時候是從如何利他的角度去看。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你在修行的過程中會得法，得了法之後，你就是法的名片，然後法就在你身上，法在你的行住坐臥，以及你的行為中展現。在你待人接物的過程中，其實你就展現了，這也是一個傳法的過程，所以，修行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可以去具體的討論，但是當討論到修行和傳法差別的時候，我們只能說，他可能在重心上來講，看到的角度和面向有所不同，但是他們確定不是一件事，也不太好講是兩件完全不相關的事情。

問：師父可以方便再延伸一下剛剛沒有說到修行的生活，那修行的生活對你來說是什麼樣的，就是您的看法能跟我們解釋一下嗎？

答：我覺得修行的生活一方面來講，就是對於內在的問題，內在無論是想法上還是情感上的一些矛盾，不斷解開，然後不斷通過發現現實究竟是什麼，來調整自己的認知和情感。修行會有這樣的一個過程，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是修行方法和體驗吧！但是在具體的部分上來講，因為不僅僅是知見上的改變，人的情感多數都是在行動的過程和經驗的過程中，不斷的產生。你如何通過想法上的改變，然後去引導情感上的改變，在這個過程裡，毋庸置疑還需要具體的行動與實踐，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像是在書本和概念裡面，用一種靜態的思考去區別他。他是在具體行動的過程中，不斷觀察現實是怎麼樣的，然後解開思想中、想法中的這些結，不斷通過知道「這件事情為什麼是如此，可能怎樣做才會更好」

這樣一種發現與自覺，然後去進行實踐。在這個實踐的過程中，也會有新的發現、新的經驗，他是一個動態的系統，不斷調節。

由於在知見上不斷的愈加深化，看問題的角度越來越深，涉及到的看待很多東西的面向也愈來愈多，因此，對於內在那種「常」、「我」的想法，也就是確定的、永久的等等這些看法及模式，就會慢慢的改變。於此同時，因為隨著我們的行動和實踐，情感也都會跟隨著理智不斷在疏導，他也會變得越來越厚重，會有越來越多而的這樣一種情感累積。所以人對於價值，對於很多信念上來講，也就特別的加強。修行的生活，基本上會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然出家和在家是不一樣，在家的時候好好的做佛弟子，然後在社會意義上來說，認真的去成就一些事業利益社會，這就是做在家人的一種生活，他可以同時護持佛法，這是很好的一件事。

如果選擇出家的話，出家的生活形態與在家人的生活形態，當然就完全不一樣了。從修行的層面來講，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差別，這種差別導致他全身心的走向離欲、解脫的方向，並且全身心投入這種修行生活的實踐中，這是兩種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這種生活形態的不一樣，會導致出家人與在家人的很多其他方面也不一樣，因為實踐面的角度不同，你生活形態表現的過程，也就是你具體的實踐過程，必然會因為經歷不一樣，導致生活的重心也不一樣，就自然而然會引發情感走向的不同。

因此，認知面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面向，但是具體的行動、具體的生活形態，也會導致人的情感面向發生不一樣的狀態。在情感方面會導向哪一邊，其實與你的實際作為是有很大的關係的。從情感面來說，比如你認為生命有一些責任，或者覺得有對社會應盡的義務，然後你考慮：我究竟要做什麼？我的生命將何去何從？我人生的重心要放在哪裡？

如果你是處在家庭中，就應該承擔很多家庭的責任，而家庭責任的承擔與修行、解脫的生活狀態，是不一樣的。當你身處家庭，周圍會有關係很親密的家庭成員，那麼，你就需要去滿足他們的很多需求，這就是這個責任背後，你必然要去承擔的一些代價，這種狀態與修行人的心境其實不太一樣。

這種狀態還存在一個問題，社會上很多人，他們內心追求某一種穩定和安穩的過程，用佛教的說法來講，這是對於「常」、「我」的一種追求，他希望有些東西可以持續，可以穩定，可以能夠保有，這就是一般在家人非常努力去做的一件事。（儘管這個期待在現實中難以實現，但）這件事本身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於人類，其實有很好的作用，只要是一種積極良善的努力，其實是很好的。

學習佛法，對於個人內在煩惱的消除上，會有比較大的幫助，當一個人願意全身心的去實踐這樣的一個過程的時候，對於責任，他依然也會有所承擔，這種責任可能是對於佛法的責任、對於僧團的責任，也會包含對社會的責任。但這種責任的重點與重心，已經不放在希望得到或保有什麼東西，他的情感模式會相應於因緣法、四聖諦的智見，他對情感及人事的疏導過程，會與身處家庭的人的狀態有所不同。在具體的行為來說，比如他過離欲解脫的生活，持金錢戒，然後不淫欲等等，這樣一種出家的生活，在情感面與實踐面上來講，跟在家人是完全不

一樣的，因此，他構建的人我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是不一樣的。

人們如何看待出家人，如何看待在家人，以及他們在相處方式上的不同，其實本來也有很多固化的認知。在家人之間的互動、出家人與在家人之間的互動，這兩者本來就是不太一樣的事情。這種生活形態的不同，也很自然地會引導出人生經驗的不同，而這種不同也會引發個人問題所展現出來的不同。

問：請問在您修行的過程當中，您曾經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關於這個問題，我分享兩點。首先，我覺得善知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碰到什麼樣的人，跟什麼樣的人學習，這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人在他生命的過程中，的確是非常努力、非常認真，但是卻沒有碰到很好的善知識，我們所說的善知識不見得是具體的人，或許是你在做事或解決某些問題時，需要的一些正確的方法、正確的引導，或者是某些資源的助力。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善知識、善伴黨、善隨從，這些修行的因緣其實是很重要的。

在我最早開始接觸佛法的階段，從自己所經歷的因緣中，確實得到很多寶貴的東西，但是那些東西，如果我們以佛法的角度來看的話，他可能是一種世間的善法。我們既然討論修行，當然是討論佛教的修行，若僅是討論一般情況的修行的話，對於善法的學習，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只有當我們需要把善法與佛法做對比的時候，我們才會討論到佛法有別於善法，才說談到佛法有一些特別的，或者說非常難得且殊勝的部分。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人尋尋覓覓很久，也不見得會得法，也就是說很難找到合宜的方法，很難去消弭自己這樣的一個身心內在的矛盾，這是我覺得第

一點比較困難的部分。我看到人們一方面沒辦法遇到正法，或者說他們內心的這種狀態，是否真的想要去解決生命的問題，在生命的某些特殊時期，他如果能碰到一個比較良善的引導，其實是很好的。這是針對於我個人，以及我看到的一些現象，提出在修行的路上，善知識難尋的困難。

在是否可以遇到正確的教導與正確的方法這件事上，其實會涉及到你的發心究竟是怎樣的。有很多人學法的重點，也就是說為什麼要學佛？他的重點可能是不同的，只在找到自己想要的，而不是改變自己。這個部分可以暫時先不討論，我們討論善知識難遇的問題，是假設大家的發心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解決自己身心的問題，為了解決生命的苦惱而言。

第二點，我覺得對於我個人來講，這其實是最大的一個困難，他也跟第一點稍微有點相關。我們往往期待一個完美過程的呈現。當我們產生對自我的期許，並且期待完美時，因為有這樣一個預期，在對待具體事情的過程，若符合預期就會產生特別的歡喜，若不符合預期，就會選擇對抗，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會有很多很多的拉扯。明明現實是不斷在變遷的過程，也就是說因緣不斷在轉變，但是我們內心的想法卻是非常固定。

在具體做很多事情的時候，因為懷有比較完美性的期待，或者說理想性的、已經設定好的預期，所以，在做的過程中，經常會去衡量：那些能不能得到？如果不能得到的話，就覺得很挫敗。後來，我會想到應該去調整那個預期，只是有這個想法就會覺得很開心，可以調整一下，或許能達到這樣的預期就很開心。

但是之前碰到挫敗的時候，就會覺得：為什麼不可以？那時候的內心其實會

很挫敗，所以他不斷在這樣一個喜樂與挫敗的交替中去做，在這個喜樂與挫敗交替的過程中，其實有很多精力的耗損，這種精力的耗損，經常會讓人比較缺乏行動力，或者有了行動力之後，他的情感面上，也需要花很多時間與方法去調御。

從我自己修行的角度來講，我會覺得自我的模式還會依然存在這樣的問題，雖然我覺得已經走在一個很好的人生道路與方向上了——學習因緣法、四聖諦以後，我可以看到這樣的模式開始不斷地弱化，但是這個模式依然還有。在我沒學習原始佛法，也就是佛陀的教法之前，在生活中我也是這樣的一種模式，只是可能當時的自己根本都沒有意識到。然後，這個部分也依然出現在修行的過程中，也就是發現了這種模式，然後要如何去處理的這樣一個過程。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才是自己需要去度越和處理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期待過高，可能你就找不到很好的東西，內心會覺得很氣憤、很挫敗。或者說，你總是想要找到一個比較完美的答案，結果導致你反而一直沒有去做很多事情。社會上有很多關於熱點問題的討論，比如說憂鬱症、拖延症等等，這些其實都與這種身心模式相關，只是說可能很多時候，大家對於這樣的身心模式，還缺乏很多深入的瞭解。是否能夠契合於因緣法、四聖諦的認識，是否能夠在具體解決問題、解決生命煩惱、開展生命的光明上來講，有一個方法上、模式上的改變，我覺得這是修行很重要的一點。

問：原始佛教會是否能合乎我們這個時代的發展呢？

答：我覺得宗教其實能夠帶給人很多積極的影響，包括安慰世人苦難的心靈，然後也能夠提供一種選擇，讓自己的情感有所寄託，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一種哲思理念，當然有的時候，也會有一些關於神秘體驗的討論，讓大家相信某些

神秘體驗之後，內心有一種寄託。這些部分，其實都是教人如何去面對自己和面對生命的，只不過說，在面對自己和面對生命這樣的課題上，大多數人都需要一般宗教給予的一種穩定性，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或許從情感需要上來講，人們就是需要這種一種外化的穩定感，這種來自於外在的穩定，有其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經常會看到，很多來自於外在的穩定，其實不見得真正會給人一種真實的穩定，因為外在的部分常常是不斷在變化的。於是，我們就會發現：如果從社會學角度去看的話，宗教情感需要穩定的這個訴求，他可能越是想遠離實際上是變化的這種外化的狀態，他就需要愈加的抽象。一方面是抽象，另一方面也讓你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觸及。但很多人又希望把這個外化的對方，變得能夠接觸到，或者說能夠真正感受到，這種想法恰恰會讓他想要依靠的那個東西，喪失了那種堅定性。因此，在對於很多宗教的學習過程中，大家都會覺得我們所依奉、所依靠的一種形象也好、價值也好，其實是遙不可及的，但也恰恰正是因為遙不可及與不可觸碰，他才能夠保持所謂的純粹性，這可能是人們情感的一種需要。

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宗教學習的過程裡，人的情感的確能夠得到一種暫時性的，或者說一種相對來講比較長的情感慰藉。他給予人們的是對於如何認識生命的一種固定的解釋。人們經歷不斷變遷的時代或者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用這種固定解釋，不斷套在這種變動的現實中。這個解釋本身很固定，另一方面也很抽象，因而人在面對不同現實的時候，他可以給予一種具有彈性的解釋。面對不斷變化的過程，當他給出的解釋非常抽象的時候，就可以讓解釋獲得一個空間；但是如果你要把這個部分解釋的太過清晰、太過具體時，反而沒有辦法去符合這個與他完全不同的世間的變化，所以他才會希望越模糊、越遙遠、越遙不可及，反而越好。這就是宗教的一個特徵，當然他也有很好的一些點，在於安撫人們苦難的心

靈，給予情感的寄託，以及在如何解釋人生、解釋生命方面，也有很多有益的貢獻，或者說作用好了。

但是佛陀的教法基本上不是這樣的一個角度，佛陀教法的重點，在於讓你去發現現實是什麼，而不是直接給你提供一個固定的解釋。不過在一般人的眼中，會感覺佛陀的教法也是某一種解釋，但真正的佛法在於傳承這樣一個解脫的道路，他的重點不是讓內心的情感可以寄託在一種外化的體驗上，或者說對外在事物的依託上，他更多的時候是放在：如何發現我們自己的現實身心在與外界相處的過程中，現況究竟是什麼？又如何看清為什麼會這樣？你不斷通過經驗的過程，不斷通過發現然後去進行解釋。他可以突破一般情況下，人們習慣性解釋的模式，佛法的體驗是通過不斷的修行，然後不斷去修證認知與行為的一種模式。

因此，佛陀會告訴我們「以自作洲，以法作洲」，意思是說修行的重心，其實全部都要回歸到實事求是的狀態，試圖去看真實究竟是什麼樣子的，而不是為了去尋求一個依靠。在很多時候，如果希望依靠一個外在固定的東西，很可能是不靠譜的，所以很容易想法破滅；也可能會想到要依靠一個想法中的印象，但那個想法中的印象，你沒有辦法證明他有，也沒有辦法證明他沒有，然後你碰不到也摸不到，對於那個印象，固然會有一些彈性很好的解釋與說明，這種具有彈性的解釋，可能讓你窮盡一生都沒辦法去質疑他、反對他。但是很多時候，你也許會發現，我真的摸不到，真的夠不到，當真正處於困難中需要幫助的時候，一點也碰不到他，因而內心就會產生一系列的自我合理化的想法，去呼應這樣一種情感的需要，這是屬於宗教的面向。

佛法的面向就很實際，他基本上就是看：現實是什麼樣子的？現實為什麼是

這個樣子的？他是以觀察現實來作為第一步的，而不是接受某一種理論或者呼應某一種情感需要作為第一步。這樣的一個狀態，他有沒有很好的宗教價值？我覺得原始佛法對於人生的價值來說，是很好的，而非宗教的價值，對於個人或者群體來講，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你也許會說：既然這樣，他會不會比較難？他的確也比較難，因為很多人對於人生的苦難，的確需要一種情感的寄託，尤其是在他的情感還沒有辦法成熟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或者在他的生命裡面，受到了重大創傷而身心失衡的時候，或者無力的時候，他的第一步，的確就是需要情感的寄託。

你問我：你覺得原始佛法在社會上能不能傳？我覺得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是有這樣的一個好的基礎的，因為佛陀的那個時代屬於戰爭不斷爆發的時代，而且當時處於一種專制型的社會結構，比如像阿育王時代，他是一個很強權的君主，也是專制，從社會學角度去看的話，有很多時候存在非常嚴重的剝削，個人的價值或者人民的很多價值，不見得會得到尊重。

時代發展到了今天，科學精神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們的生活與人們各方面的潛能，都得到了極大的激發，所以從今天的角度來講，這種良好的外在環境，讓大家也都更希望獲得個人的成長，以及個人生命的覺醒，我覺得佛陀的佛法在這些方面，其實有著非常好的教育意義。因此，我覺得佛法呼應了新時代人群的內在需求，然後，佛法對於周邊的影響，其實也是非常好的，因為因緣、緣生的智慧與提倡自利利他的精神，就會讓你自己在變得很好的同時，也自然會帶動周圍的狀態變得好，所以佛法的這個部分一定可以傳得久遠。

當然傳統的一些宗教依然會存在，因為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有這樣的一種需

要，他會因滿足這種需要而長期的存在於歷史中。但是會不會有一種新的勢力能夠去發展？我覺得應該是有的，所以，原始佛法的出現，一定會讓很多希望開啟生命覺醒之路，以及開啟生命智慧的人湧現出來，並且，也一定會帶動希望利國利民或者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一批人出現，他們會來學習以及從中受益，然後將這種受益的影響，轉達給更多的人。這樣一個情景出現，將會變成一個特別的思潮，我覺得在歷史的過程中，原始佛教會產生一個比較大的作用。

問：請問原始佛教會如何面對社會的問題及需要？

答：嗯，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概括的問題。我們經常聽隨佛長老講的一個部分就是，生命，在現實生活中一定要解決三種需求：一種是能夠解決現實中很實際的困難；第二是要能夠開展生命，不能僅僅現在享受就好，還要經由現在的認真經營，可以為未來打下一個比較好的基礎；第三點，就是要能夠滅除在解決前兩個問題的過程中，會產生的一些煩惱。人生基本上會有這樣三個需要，很多社會問題，不同的人看的深度可能有深有淺，然後每個人要解決的面向也是不一樣的。

就這三個問題來講，前兩個問題是關於能夠減少困難、開展生命的，各行各業也都是在做這個方面的努力，科學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來說，能夠處理這個部分。關鍵是第三個問題，如何在開展這兩種需要的過程中，讓所產生的煩惱，可以得到解決呢？可能有一些宗教、心理學，甚至說一些神秘主義、哲學、靈修等等領域的人，他們也試圖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所以他們在努力，但是究竟有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方法，那我們暫且先不討論。

其實，原始佛法的大用就在於——他是主要可以用來解決煩惱的問題的。而且他與一般的宗教或者一般很多研究生命的形式，是有所不同的，不同點就在於，

很多宗教會把現實的生命經驗與修行的經驗，當成是兩個不同的狀態，也就是通俗所言的「出世」與「入世」的分別，他們可能更多的會以這樣的一種角度去看。從原始佛法的狀態來看，我們可以說，之所以要去學習佛法或者去瞭解生命，本來就是為了去利益生命的過程，為了學習如何更好的活著，如何能夠減少生命的痛苦與煩惱，佛法的修行，本來就是為了這樣一個狀態。當你把它這兩個東西完全分開的時候，就會存在問題。

佛法他不是這樣的，佛法他是讓這三個需要同時都能夠獲得解決。當我們用四聖諦的、因緣法的智慧，面對外在的時候，如果一定要用語言這種分別的角度去討論的話，就是佛法的修行對於外在來說，是如何去開拓人生，如何去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很符合科學的精神，很實際，然後也能夠開展。如果從內在煩惱的止息上來說，他也能夠實際去做，此時，可能更多的偏向於自我身心的內在發現，發現狀態為什麼會如此。因此，修行兼具這兩種特質，一個是對於外在的改造，即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改造社會的功用，同時他也能夠讓自己身心的煩惱得以止息。並且，他有別於一般宗教或哲學所提供的那種看法——他們認為這兩個是分開的，而佛法認為這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並且為這三種需求的實現，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智慧，或者說提供了一種很好的方法，我覺得這是原始佛教的一個特有的狀態。

當討論到原始佛教會要如何面對社會的時候，肯定離不開原始佛法，因為原始佛教會就是以弘揚原始佛法為主的這樣一個團體。我們看要如何運用原始佛法的智慧去解決人們的這三種需要，以這樣的智慧，在傳法過程中產生與之相應的東西，無論對於團體內部還是對於社會影響力方面，都會具有一致性，都是針對及面對生命的這三大問題，也就是：如何減少困難、如何開展人生及如何滅除苦惱這三個需要。

如果是針對具體的問題，我們要強調的是不能一竿子全部打死，要就具體的問題與需要，才能有具體的回應。如果脫離具體的因緣，只討論事情，那基本上只是一種想法，他是沒有現實作為基礎的。

問：請問原始佛教會是採用什麼樣的方法、什麼樣的途徑或者是工具來傳播原始佛法的？

答：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講，原始佛法的特徵在於他傳播的內容是與其他宗教不一樣的。如果我們把傳播的內容當成是傳播主體的話，他這些不同之處，就會間接導致接觸到原始佛教的人等方面，都會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討論到具體的方法、途徑、工具，當然我們會借鑒、使用很多常見的組織，或這個時代比較流行的一些傳播方式，我們會使用網路宣傳，或傳統一點的紙質書籍、媒體，也包括有可能會用電視傳播等等的這些途徑和方式，去進行宣傳，這些具體的宣傳途徑、方式也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在變化。

你要針對於人群不同時代的需要，以及考慮到他們如何能夠更好、更有效、更便利的得到佛法的利益，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就需要討論傳播方式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原始佛教的傳播，重點要放在他傳播的東西上面，因為傳播的東西是什麼，自然會影響到傳播的這些人，以及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究竟是如何的作為，會有這樣的一個影響存在。

我們目前採取的方式包括書籍、雜誌，然後網路方面，以前有過電子報和一些電子版的書籍，然後也有利用一些新興的通訊軟體像 line、微信、facebook，

也包括我們有自己的網頁等傳播方式，這些都是呼應、運用現代或傳統的傳媒，去進行弘教。

我以前聽過這樣一個觀點，是說傳播工具其實只是人的延伸，所以，我們的重點應該把傳播的角度放在人上，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在傳教，這才是很重要的。所以從僧團最重要的角度去看，主要的還是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人才培養上，以及思考原始佛法如何能利益人。這些由人延伸出來的工具，是隨著時代不斷的變化而一直在變化的，可能這個時期以這樣一個方式為主體，下一個時期就以其他方式為主體。但我覺得要強調的一點還是，從傳播學角度去探究原始佛法和原始佛教的話，最重要的還是應該從他的內容和主題去討論。

問：以傳播原始佛法的角度，請師父評估自己在這個教會裡面所扮演的角色，這個角色的重要性是什麼？

答：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個人在這個時刻去討論，因為這好像在問一個歷史定位的狀態。而歷史定位的狀態不是通過講的，歷史定位的狀態應該是通過做了之後，可能過了很長時間，才會有人或者有後來的人去進行評價。現在，我不討論這個問題，只從我自己如何努力去影響的角度來看就好。

首先就我個人來說，自己覺得有這方面的一種責任感，或者說我希望讓自己的生命能夠投入在原始佛法的學習和傳播過程中，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活，然後我也很樂於在出家的這樣一個生活中，度過我的生命，目前來講對於這一點我是非常的堅定。然後，原始佛法是如此之寶貴，因此，我也會覺得責任感很多、很大，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更多社會各界的人士來共同參與，特別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就是屬於未來嘛，所以我們也特別希望年輕人來參與。

我自己個人的狀態上來講，比較年輕，在自己學佛的過程中，在同參道友中，年紀都算是比較偏小的，相信我應該會能夠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年輕人，可以跟更多的年輕人有這樣的一個互動。我倒沒有去想自己的定位究竟在哪裡，因為定位是一個死的東西，想法是一個死的想法，我會將更多重點放在現在能做什麼。在我能看到的一些問題，或者說我面對的很多重要事情上，不論大事小事，只要能參與的，我都會認真地去做。也希望能帶動一些年輕人來瞭解原始佛法，並從中得到利益，如果他們的情感在這個學習與互動的過程中，能得到改造，然後他們自己也覺得學習原始佛法很好，並且感到弘揚佛法、分享佛陀的智慧，可以成為他們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的話——如果自己能給別人帶來這樣一種影響，我覺得這才是出家人的一個基本的責任，也才是我把自己生命中學習到的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從佛陀那裡得到的智慧，與大家分享的一個過程。

我現在沒有特別去想自己究竟要如何如何，作為出家人的一個基本的責任，自己要先做好，那就認真的去做，至於說後面的人怎麼樣看我，會覺得在做了之後，後面的人自然而然也會有後面人的看法。所以我只能說，自己會根據現在的情形加油、努力，希望能夠有機會碰到更多的人，然後分享佛陀的智慧，如果有更多的年輕人參與，我會覺得非常的好。

(4) 中道僧團比丘實習僧— 正律法師

訪談時間：2017 年 10 月 03 日

訪談地點：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一般人會好奇，您拿到了博士學位，為什麼卻選擇出家？

答：對這個問題，我以前也很好奇，記得 2010 年北大畢業的柳智宇出家曾引起軒然大波，我當時已有接觸佛教，對佛教也頗有好感，但還是認為在家學佛就好，不一定非要出家的。2011 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先是開始吃長素，後來又在廣濟寺皈依，學佛幾年後，總算信佛了。自此，每週末幾乎都會去寺院，禮拜供養；工作之餘，就是讀佛教經論。現在看來，當時的學習基本是偏重在佛學理論或佛教哲學方面，因我是做量子動力學方向的研究，會發現量子物理和佛學有很多融通之處，現在看多少是有點牽強附會，但當時確實有助於堅定佛教的信仰。實踐的部分主要是誦經念佛，這與理論學習很脫節，沒太多理性可言，這或是受印光大師影響，他對知識份子的教誡讓我記憶深刻，誦經念佛也讓自己獲得了內心平安和歡喜。

這樣佛教化的生活過久了，對世俗的追求開始不大感興趣，所以在 2012 年我就萌發了出家的想法。隨後的幾年，陸續接觸了一些中外佛教學者的書，尤其是印順導師的書，讓我對佛教的認識發生很大改變，以前確信無疑的開始動搖，轉而開始讀阿含經，包括一些南傳的書，但始終無法契入。一方面，無法捨棄大乘；另一方面，也無法契入阿含，在接觸原始佛教前，我就是在這樣矛盾的心緒下度過的。曾有過一個想法，不要再研讀什麼經論了，等退休後老實念佛往生就好。慶倖的是，一次偶然的搜索「名色緣識，識緣名色」，即搜到大師父（隨佛長老）的十二因緣略講，聽完六講，我當時就確信這是佛陀正法，過去很多的疑

惑都被一一解開，豁然開朗，法喜充滿。隨後幾個月，好像又恢復到剛學佛的精進狀態，如饑似渴的學習大師父說法視頻和《正法之光》，後來又參加禪修，得以近距離的接觸大師父和僧團，讓我更加確信這是位可依止的明師。以前想出家的念頭再次升起，並在不久成為現實。

很多人看來會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呢，就我個人而言，我對世俗生活已興趣不大，很早就沒有娶妻生子的想法，也沒有太多物欲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一直追尋的正法和明師，出家對我而言，更像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回到最開始我的好奇，在家學佛就好，何必出家？這個問題就像是考試及格就好，何必盡全力呢，但凡這麼想大概及格也是困難的。認定自己的道路，就全力以赴，反而比較簡單，這跟學歷什麼都沒有關係。

問：您如何確定原始佛教是對的呢？

答：最開始，我是因為對命運的思考而接觸佛教的，了凡四訓是入門書。對佛弟子，因果和業報的觀念是最基本的認識，也是祖師們所千叮萬囑的。但這個問題只要深思，就會發現不太對，嚴格的因果業報必然導致無善無惡，無始無終的問題。它只能提供事後的解釋，而不能提供有效的應對措施，如果有的話，就是一切都是業報，要忍辱消業。

我朋友的兒子被汽車撞了，他們一家都很行善積德，問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我只能說孩子過去生種了惡業，這已是重罪輕報了，抓緊治療，不要太過追究肇事者，我為他念藥師咒回向。現在想來，真是愚昧，可能害得人家都不會信佛了。然而，這就是當今佛教的主流思想，在我接觸原始佛教以前就發現的問題。

儘管我對大乘中觀、唯識、如來藏都有過涉獵，老實講，它們除了提供一套哲學思考外，對個人生活並沒有太多幫助，而且隨著學習的深入，愈發看到這些思想的內部矛盾。後來，讀了印順導師的書，更直接動搖了我的佛學基礎，聽說一些大陸佛學院用印導的書作教材，有的學僧學後就還俗了，這大概是可能的。印導的思想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他指明了探究佛法的方向，但囿于各方面因素，他最終停留在龍樹中觀學，沒有繼續深入，而大師父則站在巨人肩上繼續攀登，並最終登頂。從初次結集的《相應阿含》和《相應部》出發，結合個人修行體驗，重新還原佛陀原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第一次聽到六處分位的十二因緣，直覺告訴我這就對了，現在看來，因果和業報必然要求以識分位（時間前後的貫通），而依因緣必然要求依六處分位（現前因緣的流轉）。這樣，佛法的修行就能聚焦在現前身心的觀察，無明、貪愛皆起於現前，亦可滅於現前，依因緣觀入手，修四聖諦，這就是佛陀初轉法輪的教法。這樣的佛法，是務實實際的佛法，它立足於現實問題的解決，人生的開展，以及煩惱的滅除，與哲學化和信仰型的佛教形成鮮明對比。修習這樣的佛法，不僅可以利益自己，同時也在利益周圍的人，真正實現人間佛教的宗旨。在我親近僧團的一年多，我也切實感受到自己的改變，一直在快速成長，不斷增上，這應該就是佛法的真實受用吧。

問：您對自己的出家生活有何期待？

答：我出家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走釋迦佛陀發現的道路，把這條道路傳播給更多的人。在這個時代，原始佛法的還原是極其可貴的，能夠出家修習原始佛法更是非常幸運的。儘管曾經學佛多年，但真正明白什麼是修行佛法的時間還很短，作為一個剛出家的僧人，我很清楚未來的路還很長，修行的路不會一帆風順，一定会有很多坎坷和磨難要去面對，但這本就是生命成長的過程；希望我在面對困難

時，能堅強地走下去；當面對誘惑時，能堅守住原則。珍惜此生出家的因緣，盡自己所能，做好一個出家人的本分，嚴持淨戒，精進修行，自利的同時也能化他，把此生奉獻給佛法，就是這些最簡單的想法。期待十年，二十年後，還能如今天這麼想，這麼做，不忘初心，那時再看到這些訪談內容，或許會莞爾一笑吧！



(5) 持八戒釋迦族法工一 開晟

訪談時間：2017 年 10 月 3 日

訪談地點：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什麼時候開始接觸佛法？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原始佛法的呢？

答：接觸佛法，如果用接觸佛經來定義的話，那我應該是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具體的時間可能不太確定，那如果說接觸原始佛法的時間呢，應該是在 2015 年的 9 月份，9 月初的時候。

問：師兄你是透過什麼樣的資訊傳播或者是什麼樣的途徑知道原始佛法的？

答：我是在參加一個帕奧系統禪修的時候，當時在主禪的法師他推薦我來參加大師父的禪修，通過這樣的一個因緣，我才參加，才有學習到原始佛法。

問：請問是什麼原因讓你選擇學習原始佛法？

答：剛開始接觸的時候，一定是不太清楚什麼是原始佛法，也不太清楚，原始佛法和傳統的北傳佛法和南傳佛法有什麼區別。但那個時候也只是把原始佛法當成南傳佛法來看待，但是當學習到長老的教法的時候，通過長老的教導瞭解到什麼是原始佛法之後，對自己的身心改變有很大（幫助），而且也讓自己覺得在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會解決問題。在心態上，在自我的這樣的一個認知上，之前有很大的提高，所以覺得原始佛法是一個可以應用於當下，學習提高自己的一個非常好的教法。

問：學習認識佛法對你最大的受益是什麼，然後學習以後有什麼樣實際的改變？

答：我覺得首先是在思想的這樣一個層面有很大的改變，就在傳統的佛教思想上的，對因果的思維，對業（karma）的這樣一個思維，在學習原始佛法的過程中，讓自己重新認識了認識到什麼是因緣，那因果又是什麼，真正的佛法教誡的是什麼？所以我覺得對我最大的受益是，在這樣的教法的改變的過程中，讓我變得成為了一個積極向上勇於解決問題的人。

問：那您之前不是這樣的人嗎？有這樣的改變，是因為您之前的生活態度還是什麼樣的一種改變或提升呢？

答：首先是覺得，比如說「因果」的觀念。「因果」的這種觀念在我沒有接觸源說法之前，我是極其深信的。那個時候沒有去這種深信的過程中，就會產生很多對我的思想跟生活中，行為這樣的一個影響。就是我會覺得，我多做一些好事，我就有好報。我去開公司，那我去開公司的過程中，我覺得最近我倒楣了，那我就會認為可能是我上輩子什麼做的不太好，那可能我覺得是我這輩子的業報來了，所以在那個思想上我會歸咎到上輩子或者是歸咎到之前，沒有去以一個証實的想法去想，我在做這個事情中真正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它產生的原因是什麼？我怎麼去繼續解決這個問題，而是用一種像打麻藥一樣的方式，讓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心裡得到平安，然後用另一種方式去努力，所以就覺得這種方式，其實是一種不太健康，也不太妥善的一種學習或者說對待人生的一種思維模式。

問：您身為教會的八戒行者，請問您認為您在推廣原始佛法的方面就是有碰到哪些困難？

答：首先是要讓接觸原始佛法的人，釐清之前錯誤的佛法的部分，在這個部分其實是很難的，所以給我的感覺就是，可能沒有接觸過宗教的人來接觸原始佛法，他的接受度和理解度反而比一些老參，或者一些在傳統佛法上有學修的這些人更

容易一些，所以我覺得可能最大的困難反而是因為，長年錯誤過往的佛教的教法的影響，我們想把它去釐清或者是把它扳正，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一個部分。

問：以你對教會的參與和瞭解，原始佛教會是採用什麼樣的方法、途徑、工具來傳播原始佛法的呢？

答：那我就講一下我瞭解的部分。首先我講一下，我參與到部分，就是長老的宣法、講座和禪修這一部分。僧團在採取宣法、講座和禪修這個部分，主要就是僧團的師父，再去用讓在家人來參與到修行生活的一個方式來接觸佛法。通過這種方式，讓接觸原始佛法的人去通過長老的教說，長老的教導來去瞭解原始佛法的面貌是什麼樣的。這種宣傳的方式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場地，它的頻次，包括它涉眾的面也是有限的，但是對學眾的和僧團，對於讓學眾瞭解僧團去接觸僧團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這是一個線下傳播的部分。

相比對應的就是，在這個網路時代網路傳播的部分，網路傳播就是我們大概瞭解到的網站的傳播。教會是有中國大陸的網站、臺灣的網站、馬來西亞的網站、還有美國的網站等。通過這些網站，它所謂的複合平臺，來去推廣我們的音頻，我們的視頻，長老的一些開示，包括僧團活動的一些資訊，通過這些資訊的傳播，來讓學眾在網路上很方便的瞭解到我們，而不用像這種線下的活動。可能在臺北舉辦的時候，大陸的法友就沒法參加，那可能在馬來西亞舉辦的時候，臺灣的法友也很不容易的才能參加到我們的活動。有這樣的網路平臺，像這樣的網站來說，在網路上學眾就可以很容易的通過視頻、音頻等這樣的方式去學習我們原始佛教的佛法。

再有一個社群平臺，社群平臺我接觸的大概是臉書、微信，還有我瞭解到的比如說 QQ 群等這樣的一些平臺的方式。臉書它主要起到的是文字和視頻部分的傳播，文字和視頻部分的傳播，它因為平臺的一些局限性，所以它主要傳播一些長老短篇的開示，生活化的開示，更容易讓信眾接觸到我們，理解到我們的一些開示，這一個部分，就是 Facebook 一個作用。在大陸這邊來說，有等同作用的就是微信。微信還有微博，他們都有同樣的特質。那對於微信來說，微信它有更多的作用，它比其他的平臺更複合，它也可以去傳播音訊的部分，它也可以傳播長篇視頻的部分，而且它的傳播速度可能在大陸的推廣來說，速度會更快，這是微信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做一些像大陸的新型平臺，比如說喜馬拉雅的音頻，像這樣一個網路的 FM 的平臺裡，它的傳播速度也是有可觀的效應的。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很多人，他的生活都很繁忙，他在接觸佛法的時候，可能他沒有時間讀一些長篇的文章，他也沒有耐心讀長篇的文章，但是他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網路電臺的方式去聽到我們的佛法的開示，對於他們來說，對於我們的傳播來說，也是一個比較便捷的途徑。在網路這個平臺來說，這是一個大方面涉眾的一個平臺，在宣法講座，禪修來說，那它就是一個更近的接觸學眾，更近的讓學眾瞭解僧團的這樣的一個方式的推廣平臺，我想分享的是這部分。

問：對於傳播途徑這方面，您還會建議原始佛教會採用什麼其他的方法？

答：如果說有沒有更新的傳播途徑來說，我是覺得，目前現在，比如說在全世界的網路平臺，比較流行的是網路主播的平臺，網路主播的平臺是一個即時互動的這樣的一個方式，那可能在我們以後弘法的過程中，會有一個通過這些平臺的作用，我們通過這樣的一個網路主播直播的方式去做一些原始佛教生活化的推廣。

或者說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出家的法師可能站在後面更好一些，那出家法師主要在宣法講座，禪修的時候去與信眾接觸。可能像一些資深法工，一些近學的學眾，可以通過這個方式用某一種活動的方法，讓這些信眾瞭解到我們，瞭解到僧團一些學眾的狀態，對我們的原始佛法，通過這種方式對我們的佛法產生信心。



(6) 持五戒釋迦族法工一 法正

訪談時間：2017 年 9 月 20 日

訪談地點：臺北菩提伽耶內覺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以你對教會的參與和瞭解，原始佛教會是採用什麼樣的方法、途徑、工具來傳播原始佛法的呢？

答：我接觸佛教的時間算是相當的早，從幼年時期，我們家就住在靠近苑里，也就是九華山的道場，所以從小我媽媽就帶我去喝大悲咒水，從那個時代來說就慢慢的對佛教有一些接觸。大概在大學期間對佛教和佛法來說產生興趣，剛開始接觸來說是以禪宗為主，所以我對禪宗公案這些部分，包括禪宗的禪宗史這些大概也算相對的比較熟悉。

我是 2007 年，2006，2007 年，大師父要去美國之前。我想，大家可能在我們這個團體裡面大概多少會聽到我們叫土城禪修班。那時候就在土城那邊，參加一個禪修的禪修活動，接觸禪修的時間其實比那個更早，大概在那個時間，我們在土城禪修班，禪修前後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當時有一個近學的法師，他跟大師父這邊學習，他去到了我們這個禪修班的晚期，他來幫忙帶禪修。就因為這樣的因緣，大師父去美國前，就幫我們開了大概八次，應該是八次，我現在可以說是「拆違建」的入門原始佛教的說法，這是我大概那個時候開始接觸原始佛教，也慢慢的對佛法比較原始部分，接近佛陀原說的部分有比較深的瞭解。

到現在我知道，印象最深刻的我想還是，當時所說的佛陀本懷，世有三法，不可喜，不可愛，這三法重新讓我回到學佛的出發點，到底為什麼來接觸，深深的去反省、去考量學佛的出發點到底是什麼？我從這裡開始慢慢的踏入了原始佛

教這個領域。

問：什麼原因讓您選擇學習原始佛法？

答：我想這個問題來說，從剛剛的回答上面可以重新來看待這個問題，就像我剛剛講的話，世有三法，不可喜，不可愛，這個部分的老病死，重新讓我們體驗或者考量我學習原始佛法的初衷是什麼？我曾經跟我們一起共學，近學的法友說，真的很希望我沒有不需要再有下輩子，再有兩位的大菩薩幫我教導我什麼叫做123，教導我怎麼樣自己穿鞋子，教導我怎麼樣去吃飯，教導我怎麼樣去面對人群，怎麼問候叔叔、伯伯、阿姨，我想從這個部分來說，去考量這個問題，容易瞭解，原來有一個佛陀的原始的教法，在當世我們就可以得到了一個，有機會可以得到解脫，而不需要經過了三大阿僧祇劫，也不需要奇奇怪怪的儀式活動，透過自我身心理解、瞭解，來看待自己生命的問題，來看待如何面對世間這錯綜複雜的一切。

我想這個是慢慢深入了之後，已經從外在的儀式，經懺，慢慢的深入到這些本質上的探究，讓我很有層次、有方法的來瞭解原始佛法是什麼？我想這是大師父給我很大很大的慈悲。

問：學習原始佛法，您最大的受益是什麼？學習後有何改變？

答：關於學習原始佛法最大受益的部分，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子。我是一個算是相對經過了佛法的學習，傳統佛教的學習當然慢慢的就會相對的比較被動，比較就像大師父說的邊緣人。我不計較別人到底做了什麼，我只在意的是，我現在本身來說，我自己可以怎麼樣的潔身自愛，怎麼樣可以出污泥而不染，怎麼樣子可以脫離這個世界社會的運作，可以本身來說跟社會沒有什麼樣子的，最好沒有什

麼人接觸，沒有什麼樣子的碰撞，沒有什麼樣子的往來，這是在傳統佛教來說，經過十四五年的學習之後慢慢給自己架構起來的人生態度。

我曾經跟一位法友說過一件事，因為我在外商工作，外商的老闆問我說，你接這個工作，那你的薪水想要多少？我給他的回答是，您看著辦好了。但是這個部分本身來說，完全都不去考量到你的付出本身來說跟你的收穫是什麼。但是透過了原始佛法的學習之後我重新看到了自己可以發揮的部分，更積極的投入不管是家庭、工作，或者是在屬於佛教，原始佛法推廣上，我更積極的投入。而這個投入所謂最大的受益是我積極投入而我對自己的感覺是，以前我對於一個目標的設定之後的投入我會覺得相對會有挫折，會有壓力，但是現在，在這樣的學習裡面我覺得我會積極投入，但是這方面的壓力可以說相對的減輕了不少，也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很明顯的感受到自己受到強烈的壓力。我覺得這是在學習原始佛法後面對的人生態度，還有處理事情時候的心理上的感受來說是我最大的受益的部分。

以過去來說，我面對人群我又要想修行，我又要（面對）在工作上的壓力，這中間的拉扯，其實讓我身心本身非常疲憊，但是現在我不再面對這樣的議題。這是我認為再大的受益，這是我覺得最最最大的受益。

問：身為教會的成員，您認為推廣原始佛法的困難有哪些？

答：我想，第一個本身來說，我必須要先考慮一點，就是我為什麼要推廣原始佛法，剛剛我提到了，我真的真的希望我不需要再有下一生來說，我需要兩大菩薩來教導我 123，教導我吃飯，教導我準時，教導我ㄅㄆㄇㄏ。

如何做到？說老實話，盡其當前，誰也沒有把握。所以做一個對原始佛法有所理解、有所認知的佛教的成員，我當然需要去推廣它，因為我必須買保險。如果本身來說有更多人的學習，更多人願意投入，那表示，我有機會，有機會讓我沒有辦法本身來說達成我剛剛講的前置的任務來說，我能夠買到保險，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這是我認為，積極投入原始佛教的推廣，是責無旁貸的事。

就像大師父說的，這是自利利他的事情，既然我自己受益，我當然是以一個佛教徒，我也希望有更多人受益，但是我也希望這個受益本身可以受益下下一輩子，如果我本身來說這個保險買足了之後，我就可以很安然的去面對我的生命歷程。我想這是一個，如果有了這樣的態度，再多的困難，其實都不是困難，都不會是一種挫折。你只認為說，你還可以做的更多一點，因為還有更多人沒有接觸到（原始佛法），因為你保險還買不夠，我想這是在容易回答的問題。

當然本身來說，深究其中的原因，每個人其實都是情感動物。要非常理性的去考慮，這樣子的人生的歷程，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你必須把你過去學習面對的經驗，重新的去洗滌過，重新從最原始的出發點去面對生命，你的生命是什麼？你將面對什麼？就像大師父很慈悲的用八次說法的時間，我忘了，甚至說十幾次我不知道，慢慢的幫我拆解我過去在傳統佛教上學習上的，這樣說吧，道一師父說的「違章建築」，這是過去本身來說，佛教傳承的兩千多年來說，所架構出來的一種信仰的形態，這中間有非常多阻礙我們重新去認識生命本身，重新認識我們身心的變化過程。這樣的過程本身來說，當我們對原始佛法的推展或者推廣，我們面對的任何人，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層在上面，所以困難在所難免。我認為說，困難是理所當然，不用在意，因為我在買保險。

問：原始佛教會採用什麼樣的方法途徑工具來傳播原始佛法？

答：就我本身的參與來說，其實我們對原始佛教的推廣是有非常多面性的，從傳統上面來說，我們會在像《慈雲》雜誌我們會做廣告，本身來說我們出了《正法之光》，我們就我們教會裡面，包括教法上的介紹說明，包括活動的介紹，包括我們一些活動的記錄，樣樣都希望能夠，讓這些可能的閱聽大眾，積極的去瞭解我們的佛教團體到底在做什麼，我們原始佛法到底內容是什麼？這是我們很大的工具。

同時，藉由現有的網路工具，比如說我們開闢了網站，這網站對原始佛法的介紹，我想如果你深入其間，你會知道，其實相當的深入。當然這些內容不足以讓這些閱聽大眾，真的可以完全深入原始佛法，最好的方式，從經典上都已經告訴我們，必須要親近寺院，親近僧團，從僧團的教導來說，就個人本身的狀況，可以去做調整，這是一個最最佳的方式，來改善自己、面對自己的問題。除了這個之外，我想我們也正在規劃網路電視，希望網路電視讓師父正在說法的部分，能夠直接對廣大的人群做直接的傳播。

而且我們也善用現有的網路媒體，比如說 youtube，我們貼上了非常多的說法剪輯，雖然每一個剪輯都非常的短，但是我們都專注於說法的主題，通過這樣可以接引十方未曾接觸過原始佛法的閱聽大眾。我想這些入門的方式，現有的工具，可以讓我們可以無遠佛界把原始佛傳播到世界各地。只要能夠瞭解華文、中文，能夠聽得懂華語的話，我們的工具還是相當的具足，當然如果需要深入來說，還有我們師父當面的說法，我們會在龍山寺那邊，有一日宣法，甚至於在禮拜二的晚上有共修活動。同時我們在禪林裡面有聚會，這聚會本身來說師父會隨緣說法，對這些聚會的法友做進一步的，就當前的現況做具體的說明。

為了讓這些學法的大眾能夠有更深入的學習，會定期的舉辦的禪修，這些禪修可以有更長的時間，讓這些學法者深入的從教法、從經法上，甚至於實際的禪修上會深入的瞭解原始佛法到底在說的是什麼。透過這樣子的教導，我想足以讓一個一般的人，可以理解到原始佛法的教說到底是什麼？當然，實修的部分完全是靠個人，只能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即使佛陀都沒有辦法保證，他的所有弟子都可以解脫。所以，所有的努力都要靠自己，這是我對於原始佛教的傳播所瞭解的方法。



(7) 持五戒釋迦族法工一 法摩

訪談時間：2017 年 7 月 20 日

訪談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中道禪林

訪談逐字稿：

問：請問您什麼時候接觸佛法，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原始佛法？

答：我在 1988 年開始接觸佛教。在 2009 年 3 月開始接觸原始佛法。

問：您是經由什麼資訊傳播途徑知道原始佛法？

答：我是通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隨佛法師，並參加了法師主持的佛法課程和禪修課程學習原始佛法。

問：什麼原因讓您選擇學習原始佛法？

答：接觸佛教許多年之後，發現到目前佛教各宗派在詮釋佛陀的教法時有不同的觀點，各有說法。例如，有的說法傾向宗教的傳說，有的說法是哲學式，也有的說法是傾向唯心的宗教經驗等等。對於這些不同的觀點，心裡有些疑問到底該如何抉擇作為個人學習佛法和修行的依據。

後來接觸到了隨佛法師。法師弘法時強調，他是引用佛教歷史上第一次經典結集的經文，作為轉達佛陀教導的依據，並且法師把佛陀在世教導的內容，定義為原始佛法。原始是一個時期的劃分，是指最早期或最古老或佛法最開始的流傳的那個時期。學法多年，我知道第一次結集的經文意味著甚麼，這是最有可能探究佛陀在世教法的文獻。這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因為我很好奇，第一次結集的經文是那些，並且內容到底在講些甚麼。

經過一段時間聆聽法師的弘法，我對法師引用學術界的考證結合他本身有關經法研究的結論，越來越有信心。另外，向法師學習了第一次結集的經文後，這些經文的內容解答了我之前許多有關對佛法的疑問。所以，最終我就選擇了繼續向法師學習原始佛法。

有兩個主要原因讓我做出這個選擇。第一，當我學習佛法時，有一個因素是出於對佛陀這位智者的仰敬，想要學習他的智慧來減少內心的煩惱。而最能了解佛陀在世教導的文獻就是第一次結集的經典，所以我決定好好地深入學習。第二，我發現原始佛法的內涵，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對於在家居士，原始佛法都能非常直接處理我們生活的各種問題和內心的煩惱，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在生活中修行。

問：學習原始佛法您最大的受益是什麼？學習後有何改變？

答：學習原始佛法最大受益是就是讓我從宗教的迷思跳脫出來，不會去追求和嚮往脫離生活的宗教體驗，而是回到現實的生活來，務實應用佛法應對生活的種種狀況，踏實的面對眼前的生活，努力在當前。這讓我的生活重心和規劃有所調整，不會只以宗教本位為考量，而是依於生活的現況來安排和規劃。

學習原始佛法，讓我一直調整錯誤的觀念和心態，不會過度去憂慮未來的種種，因為生活的種種事情未來如何發展，現在無法預知和掌握。只要處理好眼前的事情和煩惱，未來的問題就會減少了。這樣的生活認知，讓我的內心平安和踏實。

問：身為教會的成員，您認為推廣原始佛法的困難有哪些？

答：推廣原始佛法確實有很多挑戰。我個人的看法有以下幾項：

首先，推廣原始佛法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在這個初始的階段，人力資源是相當有限的。推廣原始佛法特別需要弘法人才。這些人才的培養需要時間。在開始的階段，栽培弘法人才是很大的挑戰。目前，由於弘法人員的人數不多，大部分的弘法工作都是集中在幾位法師身上。

其次，推廣工作需要財務資源，認識和了解原始佛法的人，在佛教界相對來說還算是少數，所以在財力上護持的善心人士也是比較少。

除此之外，宗教在發展和流傳的過程當中，難免有所改變，不管是宗教的內涵或制度，都和開創者當時教導的內容或制定的制度或多或少有所差異。佛教發展和流傳了兩千多年，也發生了這種情況。在流傳的過程中，特別在教法的部分因為人為的因素，經歷了許多改變。這些改變後的教法，許多是和當時佛陀在世的教導有所差異。可是，這些改變後的教法，經歷了長時間的流傳，也成為了佛教傳統的一部分，也深入到佛教各傳承和傳統的文獻。一般人對於傳統，是抱持著尊重，不敢去挑戰或質疑。這是一個普遍的情況。同時，宗教經驗是很個人的體會，外人是難於討論的，並且這涉及了個人的宗教信仰的情感。原始佛法的推廣，也會涉及考證對這些文獻來源出處、內容和原始佛法的差異。因此，當原始佛法考究出來後，一個很大的挑戰就對佛教現有一些的傳統帶來衝擊。這會衝擊到個人宗教信仰的情感。

另外，在近代(特別是這一百年內)我們看佛教圈子也成立了一些新的宗派，無形中也弱化了佛教徒的團結，一些佛教的有識之士對此是持保留或甚至是批判

的態度。所以在佛教圈子裡，不同宗派的佛教傳統對於原始佛法，也有看成似乎是一個新宗派的成立。對於隨佛法師有關原始佛法的考證，目前許多人認為還是一家之言，所以許多人都還保持著保留和觀望的態度。這些種種也伴隨著質疑的聲音。雖然，原始佛法是以佛陀在世的教導為根據，是讓佛弟子多了解我們的老師--佛陀的教導的根本，但是基於以上的這些情況，原始佛法在佛教圈子的弘傳和推廣面對一定的阻力，也成為了一個困難。由於大家都是佛教圈子的一份子，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樣，為了促進大家對原始佛法的了解，這需要妥善的溝通。要向佛教圈子溝通，這是非常耗時和敏感的，在缺少人力、物力和人脈的情況下，這個溝通的工作更是非常不容易。

最重要的一點，一個宗教的發展需要年輕的生力軍。佛教需要年輕人的參與才能後續開展。原始佛法需要向年輕人推廣。雖然，佛法的智慧是普世和跨越時空的，但是這需要依現代年輕人感興趣的角度切入。另外古老佛經的語言，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是生澀和難懂的。這讓許多年輕人提不起興趣來學習原始佛法。因此，對年輕人介紹佛法的智慧，需要一些技巧和相應他們的呈現。原始佛法在這方面是剛剛起步，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來進行這項工作。目前，向年輕人推廣原始佛法，還處於一個摸索期，也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問：以你對教會的參與和了解，原始佛教會採用甚麼方法、途徑、工具來傳播原始佛法？

答：現在有許多工具來傳播內容和活動訊息，原始佛教會也善用了以下的工具，如：社交媒體、通訊工具、內容傳播平台及網站。

此外還有印刷會刊《正法之光》，其他書籍、弘法影音光碟廣為流通。當然

最根本的還是通過進行佛法課程、禪修課程來傳播原始佛法。這讓學習者可以有機會和老師親身接觸。佛法的學習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人的問題需要通過人與人的接觸，以及人影響人改變才能有所助益。學習佛法後而改變和獲得利益的人做為親善傳播大使，這樣也能達到更好傳播的效果。

我認為在各國在地成立原始佛教會也是推廣原始佛法重要的一環，為了傳播的區域更廣泛，我們的一些佛法課程也通過視頻的方式在多個國家同步進行。這些的課程的進行，都通過各國在地的原始佛教會在運作。



附錄 2：簡介

（1）受訪者隨佛禪師簡介

隨佛禪師（Ven. Bhikkhu Vūpasama）為華人，出生於臺灣，修學佛法至今已四十餘年，在世界各地創辦「原始佛教會」，是還原、振興已經隱沒約有兩千二百餘年之原始佛教的法脈傳人。

禪師出家於緬甸銅鑠部僧團，剃度師是承續雷迪大師(Ven. Ledi Sayadaw C.E. 1846~1923) 禪法及道場系統之 Baddanta Zagara Bhivamsa 長老。禪師現今擔任中華、美國、馬來西亞、澳洲、歐洲原始佛教會終生導師，兼臺灣、馬來西亞、紐約等地中道禪林的導師，相近共學為奉守原始佛法的「中道僧團」。

隨佛禪師對於佛教教法的探究與修行，主要的研究是「從佛教傳承的最古老教義中，探尋佛教初始時期的教法，並致力於釋迦佛陀教法、禪法及菩提道次第原貌的探究、闡揚與實踐」。

隨佛禪師不僅傳承原始佛教法脈，也熟習漢傳佛教各宗宗義，印度菩薩道之「般若」、「瑜伽」與「如來藏」等三系思想，特別是對《般若經》、《中論》的思想與「禪宗」的禪法，有深入的體會與教學經驗。

2011 年，禪師在臺灣、馬來西亞、美國等地，延請南傳佛教各國長老與中道僧團共同舉辦《四聖諦佛教聯合宣言》，促進錫蘭、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美國、馬來西亞、臺灣各地僧人的交流合作，提昇「四聖諦佛教」的社會影響力。

2014 年依原始佛教會為基礎，再創立「四聖諦佛教會」，團結仰信「四聖諦」的原始佛教及南傳佛教，提倡「原始佛教、南傳上座、漢傳顯教、藏傳密乘，四系一家，同利人間」。

2015 年，禪師依據《阿含經》、《佛說阿彌陀經》、《毘尼母經》的傳誦，著作《三階念佛彌陀禪》，提倡「持名念佛、定心念佛、實相念佛」的三階念佛，導歸「見

因緣法之實相念佛」，正確為世人揭示「由末法向正法」的彌陀法門。《三階念佛彌陀禪》指出：「彌陀行者終是原始佛教行者，原始佛教行者也是彌陀行者」，促進原始佛教、漢傳佛教是一家無爭、和諧共榮的新時代。

自 2013 起，禪師在中國各地寺院廣弘禪法，引導中國佛弟子學習經法、禪法，促進佛教文化的交流、學習。

2015 年，隨佛禪師與日本曹洞宗東隆真禪師、錫蘭佛牙寺 Wendaruwe Sri Upali Anunayaka Thero，共同舉行聯合宣法，促進佛教各界的合作。

隨佛禪師已經完成阿難系漢譯《相應阿含》（現誤譯名《雜阿含》）及優波離系南傳《相應部》的比對研究，更進一步的根據漢譯《相應阿含》、南傳《相應部》之〈因緣相應〉、〈食相應〉、〈聖諦相應〉、〈界相應〉、〈五陰（蘊）相應〉、〈六處相應〉及〈四念處等道品相應〉等〈七事修多羅〉的共說，「依經證經」的還原佛陀原說教法。

原始佛教的教義，不同於分別說部為主的南傳佛教。原始佛教最主要的內容有： 1.「六處分位」的「十二因緣法」； 2.「十二因緣觀」的九種禪法； 3.觀十二因緣、次第起七覺分，先斷無明、後斷貪欲的「禪法次第」； 4.依七覺分，次第究竟「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成就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一乘道次第」。

隨佛禪師既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錢財，也無「為僧人管理金錢供養的淨人」，常年遊化宣法於世界各地，不定居一處。

（本簡介取自原始佛教會網站：

<http://www.arahant.org/2014-Ven-V%C5%ABpasama-Thera-jian-jie> 查詢日期：2017/11/21）

（2）受訪者道一尊尼簡介

道一尊尼（Ven. Tissarā），生長於臺灣，為中道尼僧團的首座，領導、攝受中道尼僧團，守持終生不受取金錢，也不用南傳的淨人。尊尼入佛門修行已二十七年，出身純樸的農村，自幼勤奮操勞，孝順父母、照顧家庭。

1987 年入佛門修行，先在寺廟發心，後讀佛學院，精勤學習大乘經教，特別是印順老法師宣揚的印度初期大乘之般若、中觀學說。

1994 年，親近隨佛長老學法，自此走入「四聖諦佛教」的學法道路。

1998 年受戒於印度菩提長老的座下，精勤學法、獻身原始佛教的復興。

1998~2000 年前往泰國、緬甸森林禪修中心參學。

2000~2005 年間，道一尊尼一方面受學於隨佛長老，深入探究《相應阿含》與《相應部》當中的古老經法，尋覓「佛陀原說」的真義；二方面隨同僧團行腳遊化於臺灣各地，體驗頭陀行、塚間修。

2007~2014 年，在美國、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各地遊化傳法，教導禪修、開展原始佛教，不畏艱辛、不求名利、犧牲奉獻，深得各地學眾的敬仰、擁戴。

尊尼目前擔任中華原始佛教會會長，其他給地區原始佛教會常務理事。

（本簡介取自原始佛教會網站：

<http://www.arahant.org/2014-Ven-Tissar%C4%81-jian-jie> 查詢日期：2017/11/21）

